

國聞周報

第九卷

第七期

要目

中華民國廿一年二月廿二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
總包立券之

國聞週報社發行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郵票代洋九五扣合外國鈔票照津市合價不通用者退還

廣告每期刊例

地位＼尺寸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後封面	三十元	十五元	七元五角	四元五角
前內封面	三十元	十五元	七元五角	四元五角
後內封面	二十五元	十三元	六元五角	四元
正文前後	四十元	二十元	十元	六元
普通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三元

刊登四期八折十二期七五折二十四期以上七折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二）廣告如用圖版可由本報代辦照收製版費（一）廣告費至少須預付半數餘俟出版時收清（一）本報每星期日出版廣告收稿於星期三截止（一）廣告文中西均可惟須用楷書以免致誤（一）在登載廣告期內可贈送本報一份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靜安寺路斜橋路天樂坊五十號

總發行所　國聞週報社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一號甲
漢口　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哈爾濱道裡警察街二十七號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二十日重訂

下行車

站別	到開時刻	第七次	第三次	第一〇五次	第五次	第二〇一次	第一〇一次	第一〇三次
北平前門	開	五・五〇	八・二五	一一・一〇	一六・二五	一七・一五	二〇・一五	
豐台	開	六・二四	八・五五	一一・四五	一六・五五	一七・四四	二〇・四八	
天津總站	開	九・二六	一一・一六	一四・三四	一九・一六	二〇・一一	二三・四二	
天津東站	到	九・三五	一一・二五	一四・四三	一九・二五	二〇・二〇	二三・五〇	
天津東站	開	九・四五	一一・三五	一四・五三		二一・三〇	二四・〇〇	
塘沽	開	一〇・四八	一二・三二	一五・五六			一・一〇	
唐山	開	一三・〇五	一四・三〇	一八・二〇			三・三〇	
北戴河	開	一六・四四	一七・一六	二二・三五			七・〇九	
秦皇島	開	一七・一三	一七・四〇	二三・〇二			七・三七	
山海關	開	一七・三五	一八・二五	二三・四〇			八・三五	四・四五
錦縣	開		二三・一五	三・二五			一三・〇五	一〇・二五
溝帮子	開		一・〇〇	五・〇七			一四・三五	一三・一五
大虎山	開		二・〇五	六・一三			一五・三八	一三・二四
皇姑屯	開		五・三〇	九・一五			一八・五〇	一七・一五
南滿站	開		五・五五	九・三五			一九・一五	一七・三五
遼寧總站	到		六・〇五	九・四五			一九・二五	一七・四五

上行車

站別	到開時刻	第四次	第一〇四次	第一〇二次	第一〇六次	第八次	第二〇二次	第六次	第十次
遼寧總站	開	〇・一〇	六・四五	九・五〇	一四・二〇				
南滿站	開	〇・四〇	七・一〇	一〇・二〇	一五・〇〇				
皇姑屯	開	一・〇〇	七・三〇	一〇・四〇	一五・二〇				
大虎山	開	五・二〇	一一・〇三	一四・〇〇	一八・三〇				
溝帮子	開	六・三八	一二・二五	一五・一〇	一九・四〇				
錦縣	開	八・一〇	一四・三〇	一六・五五	二一・三〇				
山海關	開	一三・三〇	一九・五二	二一・五五	二・五〇	五・五五			
秦皇島	開	一三・四五		二二・二八	三・一四	六・二三			
北戴河	開	一四・一四		二三・〇六	三・四〇	六・五二			
唐山	開	一七・一〇		三・二〇	七・〇五	一〇・三三			
塘沽	開	一九・〇三		五・三三	九・二二	一三・一二			
天津東站	到	一九・五五		六・三七	一〇・一五	一四・一三	七・三〇		
天津東站	開	二〇・三〇		六・五〇	一〇・三五	一四・二四	八・〇〇	九・一五	一六・〇〇
天津總站	開	二〇・四三		七・〇六	一〇・四八	一四・三九	八・一二	九・二六	一六・一三
豐台	開	二三・一六		九・四三	一三・五四	一七・四七	一〇・四二	一一・四五	一八・四八
北平前門	到	二三・四三		一〇・一〇	一四・二五	一八・二〇	一一・〇九	一二・一三	一九・一五

說明

平吉直達特別快車第三及第四次每日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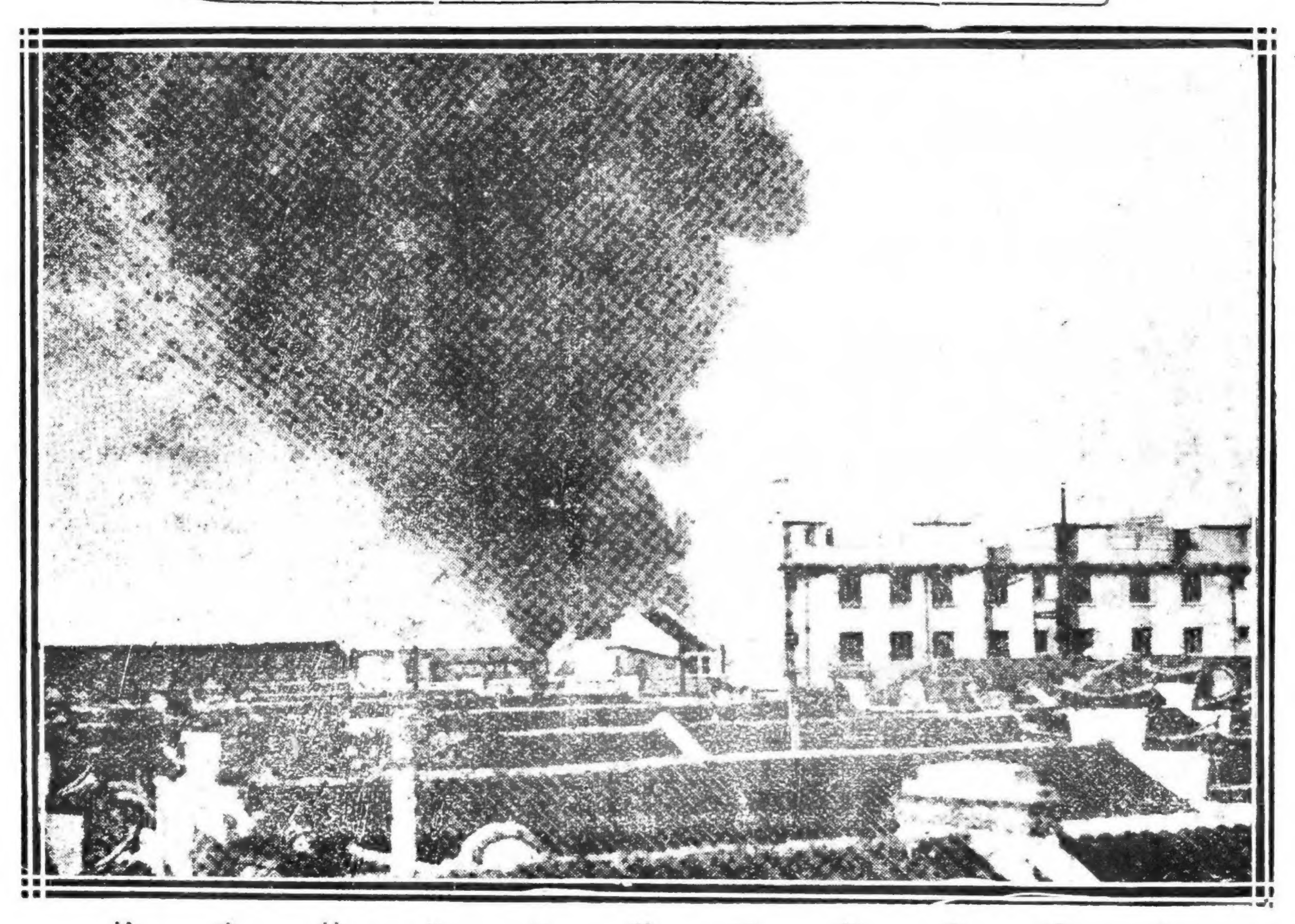
平浦直達特別快車第二〇一及第二〇二次每日由北平浦口雙方對開

上海對日血戰



上海寶山路虬江路口我十九路軍捍衛國土誓死抵抗之情形

日本極端暴行



上海商務書館印刷工廠被暴日擲炸彈焚毀時之情形

時人彙誌



傅秉常

傅秉常廣東南海人，生於一八九五年，畢業香港大學，習工程，曾任滬杭甬鐵路工程師副主任，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參贊，一九一八年一九二零年伍廷芳博士秘書，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六年廣東海關監督及外交委員，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外部秘書及外交次長，一九二七年隨伍朝樞赴美，一九二八年秋回國任國民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及立法院委員，一九二九年任中國駐比利時公使，但未到任，一九三一年冬任國府外交部常務次長，未幾即辭職。

更正

本報第六期時人彙誌郭秉文之像片誤刊桂崇基應即更正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向取公開態度。投寄之稿。或創作。或譯述。凡與國內外政治經濟等問題有關。或介紹學說。以及有價值之紀載。均所歡迎。體裁白話文言不拘。

二、稿件篇幅以自四千字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四、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預覆。原稿如欲檢退者。請投稿時聲明。並需附足寄還郵費。如能附繕成詳明地址封皮尤佳。

五、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署名。得由投稿人自定。

六、稿件本社有酌量增刪權。如不願增刪者。請先附帶聲明。

七、登載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者。概不致酬。

八、稿費於每月底核算。登載稿件。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三十元。

乙、酌酬本報或天津大公報。

丙、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九、本報徵特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需附有略歷)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酬金每件五角至三元。或同價値之本報。

十、投稿請寄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是幸。

本報編輯部啓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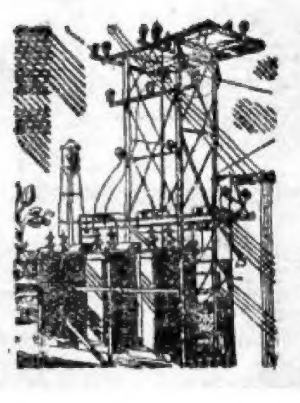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十二年於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於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於兵。或困於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惠稿。請寄上海總編輯社部。自當代爲刊布。



國聞週報

第九卷第七期目錄
民國廿一年二月廿二日出版





海上血戰記



記者

自日軍雲集上海，早已躍躍欲試，一切不法挑撥行爲，我國官方盡量忍耐，企促日本之覺悟。乃日人不自悔禍，兇燄愈熾，一月十八日日僧五人在上海馬玉山路附近被華人毆傷，藉口唆使日本浪人焚三友實業社工廠，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向上海市府提出抗議，要求懲兇道歉，封閉反日各種團體，限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時答覆，上海市府對日本要求四項完全接受，同時幷令社會局會同租界捕探，將抗日會查封。日本總領事村井正式宣布華方答覆爲滿意。孰意我國愈百般忍辱求全，而日海軍司令鹽澤，仍根據預定計劃，發動暴行，中外商業市場之滬市，終未能避免窮兇極惡，慘無人道日軍之轟炸，屠殺，焚燒，繁華歇浦，頓成瓦礫，我政府至此不得不抵抗矣，我軍人不能不誓死與暴日戰矣！血戰以來，半月有餘，日人雖連調大兵進攻，未能絲毫摧我陣線。而此一戰且促進我國民精神之統一矣。

日軍決心挑釁

一、一月二十八日日軍開始暴行

上海二十八日路透電，華方雖已接受日方要求，日海軍司令鹽澤仍決定二十八日晚占領閘北。日軍已下命令，午夜動員。鹽澤謂，『日軍已決定分配海軍兵力於閘北，俾維持秩序與和平』。

又路透電，在二十八日午夜前，日軍照『預定計劃』開始占領閘北。日海軍在虹口公園外齊集，巨大之鐵甲車七輛，汽車二十輛，準備載日海軍赴華界。道旁日本居民甚多，但旁觀之外人甚少。午夜前汽車四輛在日人之狂呼聲中出發，日本照像者用鎂光攝影極夥。占領計劃，爲在通閘北之各馬路口，分派軍隊，信號發動後，一齊衝至閘北，其他部隊繼之。在海軍前進之後，裝置軍用電話。在日軍出發稍前，路透社記者至閘北，街上已無人踪，雖日人稱北站有華軍四千人之威脅，應行撤去，但北站並無一兵，毫無抵抗，北站被佔後未幾即開始接觸。日軍乘我軍防禦工作未嚴密之際，分五路由租界向虬江路福生路天通庵進攻，即佔淞滬線滬站。接觸後，北站我軍及憲兵將站奪回。眞茹來兵車三輛應援，息滅全站電燈，機關槍聲甚密，間有野砲聲。日軍鋼甲車由天通庵江灣路衝入華界，與警備部鋼甲車相遇交戰，日不敵，即被我奪獲三輛。日軍數路均被擊退。二時後日兵在虬江路用機槍掃射寶通路民房，因起

火，紅光燭天，迄晨十時未息。

二、二十九日滬戰情況

日艦繼續來華

東京一月二十九日路透電，『龍田號』巡艦率驅逐艦四艘自佐世保出發赴滬，艦上載有海軍陸戰隊。又電，巡艦三艘，航空母艦二艘，驅逐艦四艘，已奉命在佐世保集中，準備於必要時開滬。又電，據傳日驅逐艦十餘艘已於今晨駛經長江口之葛茲拉夫。東京二十九日新聯電，上海之事態急迫，華南方面日本海軍現況如下，派遣軍艦總計四十七隻，陸戰隊〇〇〇〇名，上海有安達，常盤，大井，堅田，能登呂，荻，薄藤，蔦，浦風，夕張，五月，水無月，長月，文月，如月，望月，彌月，三日月，陸月，夕月，陸戰隊〇〇〇名，鎮江有勢田，南京有天龍，對馬，平戶，蕪湖有比良，保津，九江有熱海，大冶有伏見，漢口有藤，柿，桃，柳，檜，長沙有隅田，沙市有鳥羽，宜昌有二見，馬尾有北上，菱，堇，廈門有葦，梨，汕頭有竹，蘆。

日軍司令鹽澤

日機猛烈轟炸

一月二十九日午日飛機轟炸益烈，集中華界閘北火車站，華方防守甚為堅强，車站有一角全被炸毀，有幫助防衛之鐵甲車一輛被擊甚猛，不得已撤退，六時十五分日軍占領閘北華軍司令部，但日軍因分配兵力援助其他緊急地點，失去已占領之北站，日海軍在浦東登岸，保衛日本紗廠，午租界高樓樓頂有中西人士瞭望日飛機繼續轟炸閘北，怵目情景，火光衝天，無法制止，日機擲彈六小時，日兵死傷約百餘，我方第六團第二營傷亡二十餘人，第一營十三四人，特務營查車兵傷二人，一營三連少尉排長受流彈。機關槍連長因截擊日鐵甲車，陣亡。日海軍未轟擊吳淞砲台，日軍顯受陳銘樞七十八師有力之抵抗。

中外人士憤懣

滬領袖領事美領克寧漢氏對日方失信，異常憤懣，蓋昨晨日當局宣稱，日方將不於星期四五發動，而竟挑釁也。日軍發動時，英美方面會向日方責問，日方答以英美僑民毋須驚慌，祗須四小時可解決全部華軍，但英美武官觀察，目前之情形，謂如華軍械精，則四小時內反可解決全部日軍。二十九日滬納稅華人會函工部局及領事團，抗議日軍恃租界作戰。市民聯合會午後推代表四人訪費信惇，聲述日兵以租界為護符，動則由租界出，靜則退入，實破壞租界中立本旨，請採取有效方法抑制。費答，在一週前已顧慮及此，曾分向英美兩總領事請其速調附近海軍警衛，但未經兩總領事注意。現發生重大事變，各領事均以急電報告各本國政府，不久當有具體答覆，當善為處置。代表等又以北四川路等處，何以單獨交付日兵駐守，致種禍根，應即由美兵換防。答，戰禍已發，換防現不便與談。

余或向各領事磋商設法，並向日領事提請轉囑海軍弗任意擲彈，日領雖允，事實上仍未辦到。商會及銀錢兩會集議，以日方背信攻擊，一致憤慨，決議罷市。十一時各馬路商店一致停業，並藉此促政府出兵。商會通告罷市後，又公告徵集物品現金，慰勞前敵將士，總工會二十九日下令總罷工，難民到租界無處投宿者甚多，各團體正籌設收容所，各界正紛募物品，慰勞十九路軍，應募者極踴躍，有年糕餅乾等物。孫科自動捐慰勞金十萬元，紅十字會救護隊分赴華租分界處救難民及傷兵，因交通不便，救護車不能通過，被救者甚少。

日領商求停戰

二十九晨八時日副領白井往滬市府訪吳鐵城，由俞鴻鈞代見，日領表示願商停戰，俞答須與中國軍事長官磋商，下午俞復訪日領，謂停戰須以八時爲限。我方所提停戰條件，須日艦以後來滬之陸戰隊，不得登陸，須由英美保證下午六時，我軍進至北四川路租界邊占領日海軍陸戰隊本部。日兵全逃入租界，同時北四川路一帶發現便衣義勇軍，以手槍等短兵向日兵進迫，日軍再退虹口，又退楊樹浦，死傷載道。八時戰路停，但至九時後戰事復起，日軍再進北站以東，曹家渡日本紗廠中之日兵與我軍交戰。領袖領事美領要求雙方停戰，蔡廷楷答覆須日軍登艦，否則爲追擊總須通過租界云云，我軍進至北四川路崑山花園。川沙保安隊報告，浦東白龍港到日艦二，陸戰隊登陸，閘北五十萬居民，多數未能逃出，情況極慘。

二十九日早四時十五分，日軍司令命日機轟炸閘北，令下後五分鐘，泊黃浦中日本『能登呂』航空母艦飛行隊，即於昏黑中經租界飛往閘北空中，開始可怖之轟炸。未幾閘北火起，黑夜之中，火燄徹天，光照數十里。日機飛翔華租界空中，機聲軋軋，與戰事激烈之步槍機槍隆隆聲相混雜。中日軍隊在日機威脅下火拚，滬市長吳鐵城氏爲最失望者之一。吳氏接受日本要求後，以爲閘北可以保全，有人責其作此項決定，氏以憂鬱狀辯護云，『因余爲上海市之公僕，拯救上海乃余之責任。爲救上海，余已犧牲個人情感，不顧個人功罪毀譽』云。但在十二小時內，上海竟變成火燄彌天之修羅場。

二十九日晨四時日機起飛視察，因霧重，視察不清，我方飛機兩架亦追蹤防禦。九時，日機低飛，至寶山路，商務書館上空，擲彈三枚，我機即乘勢以機槍向下掃射，擊落日機一架。落於閘北太陽廟滬泰長途汽車公司門前，日航空兵跌斃。日飛機四架二十九晨六時前後共投彈約八十餘枚，均在人烟稠密之區。由高處遠望，每一彈落，濃烟先起，炸聲隨發。租界內落三彈，一在法租界外灘，傷三人，一在英領署門前。餘均在閘北區內。午後二時，又由高射砲擊落日機一架，落商務書館附近。日機午刻向眞茹國際電台投彈，在台東爆發，無大碍，三時再來投兩彈，均在農田中爆發。虹橋小南門各擊落日機一架，共四架。

日人除兵士外北四川路一帶，尙有便衣持刀日人隨地工作，該處一帶華人被毆辱者甚多。閘北寶山路南段一帶，自晨四時起火，迄晚未息，延燒區域甚廣。商務印書館總廠晨十時受

炸彈起火，至五時許全燒，損失逾千萬。因無人施救，各處均聽其延燒。午後二時，北站中炸彈起火，火燄如洪爐，至六時全燬。站內旱橋炸斷，站內兵士依然奮勇作戰。午後閘北火起五處，海寧路西段中彈，燒百餘戶。

我政府決抵抗

上海市長吳鐵城於答覆日本要求，不十時後，日軍依然開始其暴行。國民政府，認日人此舉在欲占領東南政治經濟重地，威脅政府承認其併吞滿蒙，二十九日中政會議決對暴力誓死抵抗，三十日宣言遷都洛陽，決定永久奮鬭。(參讀另文)警備淞滬之十九路軍士氣尤為激昂，誓與暴日死戰，捍衛國土，應戰尤為刻苦奮勇。

十九路軍通電

二十九日十九路軍將領通電云『暴日佔我東三省，版圖變色，國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殺人放火，浪人四出，極世界卑劣兇暴之舉動，無所不至。而砲艦紛來，陸戰隊全數登岸，竟於儉(二十八日)夜十二時在上海閘北公然侵我防線，向我挑釁。光鼐等分屬軍人，惟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土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絕不退縮，以喪失中華民國軍人之人格。此心此志，質天日而昭世界，炎黃祖宗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叩艷(二十九日)子，』戴戟預立遺囑，託妻寄子，決死報國。蔡廷楷亦與妻訣別。蔡廷楷表示，我軍以逸待勞，子彈極充足，只求醫藥糧食不缺，即足效死。十九路軍士氣甚振奮，全日巷戰，雙方多用步槍機槍手溜彈。我方以日軍以租界為障蔽，使我不便返擊，甚激奮。又以戰區附近多是中國民居，故寧棄大砲迫擊砲不用。終日機關槍聲時起時落。租界義勇隊因炸彈關係，北站方面退至界路以南，閉門而守，工部局對日人行動放任。日男子加入作戰，另有青年武裝代任警備。

三、三十日戰事稍停

上海市府抗議

二十八日晚日軍發動後，上海市政府對日本領事提出抗議云，『逕啓者，查關於本市最近中日交涉，本市長為求和平解決計，對於貴總領事所提條件四項，業經接受，並於今日(念八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函復送達在案，當時貴總領事並經表示滿意。詎料今晚十一時念五分，市公安局接到貴總領事館信封一件，內附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致本市長及市公安局長公告各一件，略稱，帝國海軍，鑒於多數邦人住居閘北一帶，為維持治安計，欲以兵方配備該處，以負保安之責，本司令希望中國方面應將閘北方面所有中國軍隊及其敵對設施，從速撤退等語。即晚十二時，市公安局接到閘北報告，日本海軍陸戰隊，在該處開始自由軍事行動，向華界進攻。查貴總領事對於本市長之答復，既經認為滿意，而貴國海軍，突然出此軍事行動，殊堪詫異，所有破壞和平及本市安寧所發生之一切責任，應由貴方負之。本市長相應提出嚴重抗議，即煩查照，轉致貴國海軍方面，迅予停止軍事行動，以免事態再行擴大，並希見



復爲荷。此致日本國駐劄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

同時對駐滬各國領事通牒，說明日軍挑釁經過，請主張公道。其原文云，『逕啓者，查關於最近中日交涉事件，本市長爲求和平解決，以保本市安寧計，業經完全接受日本總領事所提條件四項，並於今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函復日本總領事，並已表示滿意。詎料今日(二十八日)晚十一時念五分，市公安局接到日本總領事信一封一件，內附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致本市長及公安局長公告各一件，略稱帝國海軍鑒於多數邦人，住居閘北一帶，爲維持治安計，欲以兵力配備該處，以負保安之責，本司令希望中國方面，應將閘北方面，所有中國軍隊及其敵對設施從速撤退等語。旋即晚十二時，市公安局接到閘北報告日

本海軍陸戰隊，任該處闖於自由軍事行動，向華界進攻。查日本總領事既經對本市長答復表示滿意，而日本海軍方面，突有此種軍事行動，殊堪詫異，所有破壞和平妨碍本市安寧之一切責任，當由日方負之。除向日本總領事提出嚴重抗議外，相應函達，煩頌查照，主持公道，實仞公誼。此致英國駐滬上海領事璧約翰，法國駐滬上海領事柯克林，美國駐滬上海領事克銀漢，意國駐滬上海領事，德國駐滬上海領事丰理德。」

北站內落三彈

卅日下午一時後，戰事入息止狀態，惟不時仍有斷續槍聲。日軍西至北河南路口，南至蓬路，多數集中於此。午前北河南路口日軍不時發槍，但站中守兵不欲耗費子彈，不應。北站內共落三彈，一中站頂起火，另一落月台，未燬，毗連淞滬總站屋亦未被火，旱橋畔落一彈，適當各軌交叉處，橋兩旁貨棧及小屋均燒，旱橋站無恙。另燬機車一，又鐵甲車一列共三輛被炸壞，更西之火車堆煤處及附近小屋燒去，餘燼未息，車站牆外有男女屍各一倒臥，無人收拾。三十日午十一時有紅會救護車漸由北河南路駛往閘北，日兵開槍阻止。下午三時日水兵以防止便衣隊爲由，縱火焚民房，北四川路與廸安大戲院附近大德里一帶火勢極烈，係用汽油澆木柴引火，故燃燒極速。該處所住多粵人，市面熱鬧，日人欲盡付一炬，不准工部局救火會施救。

日本艦隊到滬

日巡洋艦龍田號及第二十六驅逐艦四隻，載特別陸戰隊三千人，及大宗軍火，於三十日午後四時駛進吳淞口，陸戰隊即登陸，補充前線。又航空母艦加賀號，於三十日午前十時半，開抵揚子江口。時傳日海軍司令鹽澤聲明現在滬之日艦及戰隊數目，除吳淞口之鳳翔•加賀•能登呂三艘外，浦江內有軍艦二十餘隻，特別陸戰隊五千名。

四、三十一日閘北又激戰

停戰會議無效

三十一日英美兩總領事在英領館約中日兩方當局磋商避免戰禍方法，華方到有區師長壽年吳市長鐵城，日方到司令鹽澤，日領村井，英美防軍司令，暨工部局總董麥克敦。首由吳市長聲述日方毀約經過情形，加以嚴厲之質問，並由區師長質問日方，何故違背停戰信約，日方飾辭置辯，但表示亦願意設法避免戰禍。我方謂最妥善方法，爲首先撤至租界線內，英美防軍司令亦有同樣主張，態度尙爲公允。日方須請示政府，以三日爲期，但毫無結果。

閘北戰事又作

閘北方面三十一日晨有保衛團被日軍攻擊，死傷甚多。北河南路一帶日軍擬聯合靶子路以南之日軍，圖進攻寶山路及車站，雖用機槍掃射，卒未得逞。晚十一時二十分，閘北方面槍聲又起，且雜以砲聲，至十二時最爲劇烈，機關槍聲亦大作，蘇州河橋北電燈全滅，北四川路靶子路口，及七浦路等處均有衝突。

日機轟炸電台

三十一日晨九時十分，日飛機四十架由吳淞方面飛滬示威，環繞滬市一週，未擲彈。內日機十架投數十彈，轟炸國際

電台，駐軍用高射砲轟擊，射落日機兩架。下午一時高昌廟方面發現日機二架，我海軍立派三機追逐，開機槍射擊，日機逃去。

我對英美抗議

外部因滬租界會議指定淞滬鐵路以東地段由日軍防範及日軍憑藉公共租界作軍事準備，三十一日特向英美兩使提出嚴重抗議。據三十日路透電，公共租界工部局爲日軍侵犯租界中立，向領團提出抗議。

日派陸軍來滬

東京三十一日新聯電，上海事態之重大化，三十日午後日本參謀本部陸軍省驟呈緊張，作戰動員輸送等之關係當局開會，研究至深更，今後萬一須派兵赴滬時，似將派遣平時編成一個師團程度之兵力。

三十一日午，在上海及其附近之日本軍艦如下，上海（砲艦）安宅．堅田，（巡洋艦）夕張．常盤．大井．龍田，（驅逐艦）荻．薄．蔦．浦風．五月．水無月．文月．長月．望月．夕月．如月．陸月．彌生．卯月．栗．檢．柿．梅。吳淞口（航空母艦）能登呂，（驅逐艦）三日月．菊月。揚子江口（巡洋艦）那須．阿武隈．由良，（航空母艦）加賀．鳳翔，（驅逐艦）冲風．峯風．矢風．澤風。南京（巡洋艦）天龍．平戶．對島。

十九路軍通電

二日，十九路軍將總指揮．蔡軍長．戴司令及全體將士通電，『暴日貫澈其武力侵略之政策，傾其國力，冀圖吞併我疆土，消滅我民族，東三省旣被占領，乃肆其兵威於長江流域，我不得已，乃有自衛之抵抗。中央政府因首都地位危險，時時在敵人砲火脅迫之下，應急制變，斷然不疑，遷都洛陽，與法都之遷波爾多，土都之遷安哥拉，同爲禦敵圖存之必要政策。武裝同志全國國民方幸有安全行使職權之政府，以領導民族奮鬪，不必恨疑，無可辯難。方今日寇深入，國瀕於亡，血氣之倫，只有發揮一致效死之精力，滌除詆挑傾軋之惡習，舉凡私見之異同，權利之夢幻，一洗而空。我十九路軍奉命守土，盡捍患之天職，雖至最後之一彈一卒，對於中央之遼遠，應援之困難，絕無顧慮。希望全國武裝同志，激發愛國自衛之良心，人自爲戰，在其守土之下，敵來則與之應戰，成敗利鈍，不容計及。吾人深信能奮鬪者不滅亡，服正義者得勝利，世界若有公道，暴日必不得逞。吾人尤切望於分處於各方之中央委員，政治領袖，發揮其挽救危亡之抱負，通力合作之精神，劍及履及，蒞止於洛陽行都，智者運謀，勇者致力，應付此存亡一髮之危機。古人有言，覆巢之下無完卵，不自救者，其結果爲自殺，我十九路將士，以純潔之心，貢於黨國，望我邦人君子聽此最後之哀鳴，其亦鑒其愚誠，宥其戇直。蔣光鼐．蔡廷楷．戴戟暨十九路師．旅．團長全體官兵叩冬』

英美軍到甯滬

上海三十日路透電，英軍韋爾夏第一隊於今晨抵此，瓜代蘇格蘭皐錫聯隊，但因頃間情勢緊張，蘇格蘭隊返國令取消，頃間駐滬英軍總數達二千八百名，浦江中英艦，終日升火，

砲衣盡卸。馬尼拉美國亞細亞艦隊亦開上海。

華盛頓三十一日新聯電，駐南京美國總領事巴克黎於南京及蕪湖方面之軍事行動可能性增大，本日向美國政府要求增派驅逐艦赴上述兩地。

三十一日路透電，美海軍又派驅逐艦一艘至南京，增添前派一艦勢力，另有美驅逐艦一艘，奉派至蕪湖。

五、二月一日日軍暴行擴大

日艦砲攻南京

一日夜十一時，下關與車站間之日陸戰隊，對中國巡隊開槍。十一時二十分，停泊下關日艦，即發二十餘砲，轟擊獅子山砲台，探照燈四面探照。我砲台未還擊。全城電燈均息，飛機場以探照燈照耀天空，以防日機襲擊。我軍在沿江各陣地，嚴陣以待，日軍未登岸，中日軍互以機關槍步槍交轟，至二日晨一時始止。(詳情參看另文)

日軍在滬進攻

閘北戰事，三十一日夜十二時停止，一日午前，亦平靜。至一日下午三時，日艦一艘開至十六舖，有日陸戰隊十餘，經軍警逐令返艦，未起衝突。二時日人在北河南路口添架機槍，向北站射放，同時東西赫司格爾路日軍亦進攻，一時機槍聲大作，義品里起火，四時後，槍聲較稀。日軍在四川路橋畔架鐵網，不准西人通過，事實上蘇州河北租界區域，已劃為日軍佔有地。曹家渡警察所，三十日晚被日軍占去，一日晨，被我軍奪回。

滬商會提要求

二月一日上海市商會函工部局總董，略謂日陸戰隊挑釁以來，旅滬日商人多組便衣隊，私藏槍械，向中國良善市民肆行屠殺，或私人綁刼，暗中處死，生命財產，喪失不可數計，日人蔑棄善性，仇殺華人舉動，已使貴局維護界內治安之權能根本搖動。租界當局對於此等日人携帶槍械，組織便衣隊之行為，若無取締及肅清辦法，則界內中國市民惟有亦許無限制自由携帶槍械，不受貴局通常規則之拘束，以便自衛。萬一貴局不能接受此議，則無異容許日人隨意屠殺華人，事變之擴大，恐有不忍言者。再界內警察，係受貴局管轄，以維持治安為職務，如欲參加本國戰爭，即應解除警察職務，乃界內日籍警察，類多與便衣隊取同一行動，實違背紀律，予華人以威脅，惟所以造成此種現象，實因貴局於此次事變之際，竟將華捕槍械悉數收繳，而日捕槍械仍許携帶之故，應請貴局將日捕槍械亦一律收繳，方為正辦云云。

日援軍已到滬

日第三戰隊巡洋艦三艘，三十一日下午四時半到，水雷艦四艘同來，載來特別陸戰隊七千，即登陸。載航空隊來滬之加賀、鳳翔兩艦，駛入浦江，停楊樹浦。日郵船照國丸，一日三時進口，載來陸軍一批，在匯山碼頭上陸。

六、二月二日日陸空軍大舉轟炸

日機轟炸全市

二日午後一時，日航空母艦鳳翔號飛機二架出動，盤旋公共租界及閘北，我軍用槍仰射，日機乃去。三日又飛起，在

城內城隍廟一帶共擲四彈，有死傷，新開河擲一彈，南市各處，被日機炸彈及日間諜擲彈傷者二十四人，死一人，內婦女九人，廟內房屋損壞數處。閘北方面，日機在偵察我陣線，在寶山路投三彈，繼又在天通庵方面投四五彈，法租界落二彈，傷二人，眞茹落六彈，未生損害，四時飛去。

日軍砲擊閘北

日軍在虹口公園靶子場，安置八生的野砲四架，三義里陣地五生的砲數架，重攻閘北。由午後二時起，用榴散彈與我軍開始砲擊，至晚十一時始止。三時，天通庵一帶，迫擊砲機關槍聲突起，至晚十二時半，尙未停止，流彈飛達四馬路靜安寺路，雙方陣地，未有更動。

日浪人擾南市

日人冒充華人至南市謀擾亂，上午在小北門捕獲一名。下午二時有二人在老西門投手溜彈二，死婦人八，傷男婦女各一，當場拘獲日人兩名。搜出炸彈。日方購游民，縱火東方圖書館，經留館守衛捕獲四人，交十九路軍槍決，據供受日方購買，第一次縱火時，每人三十元，後增加，最後向東方圖書館縱火，每人許給三百五十元。虹口六三花園中地下埋藏軍用品糧食甚多。靶子路唐紹儀宅現被日兵佔作分隊司令部。

外人對日抗議

日軍爲攻擊北站便利，又占北山西路鐵門，防守之英義勇軍退讓。關係各國合組之防守會議向鹽澤抗議，要求日方不得單獨自由行動，及干犯他國防禦軍範圍。據上海三日路透電，租界防衛會議，於二日深夜向日方提出抗議，反對其在租界內單獨作軍事行動。公共租界工部局與日當局接洽，要求恢復在虹口行使職權，查日軍占據該區後，推翻工部局權力，障礙租界當局一切通常職務，包括警權與司法權在內云。

戴戟電京報告

二日滬各商店仍罷市，僅兌換店等營業，閉市者居十之九，開市無期，各業除各車行米店旅館營業特盛外，餘均無生意。

戴戟電京，二日下午三時許，日方以多數大砲在閘北方面向我轟擊，並以飛機在閘北眞茹一帶拋擲炸彈，傷我兵民無數，六時許敵又開砲，按本日猶在停戰期內，敵方竟橫施兇暴，除已知照吳市長外，敬請中央轉知各國公使，主持公道爲禱，職戴戟叩冬（二日）酉。



淞滬警備司令戴戟

七、三日日軍總攻擊

閘北激戰終日

三日日軍向我軍總攻。晨八時，日機兩架飛閘北，半小時後去，大砲偕關機同時並作。十一時後，日軍乘日機到時，

由寶興路福生路之間數次向北站方面衝鋒，大隊集於北河南路租界方面，我軍向北站增援，砲火甚烈，為開火後最激之一戰。午刻共來十八架，以三架為一組，向各處投彈，半小時即去，二時後又來四架，擲彈較多，四時半去。日機向我軍陣線擲黑色炸彈多枚，火力較强，多處起火，天通庵站南面民房燃燒最烈，濃烟飛騰，迄四小時未熄，江灣附近有一處大火，燒兩小時許，車站北面及郵政局後民房亦起火，各毀屋數棟。戰烈時，租界西區新閘路，卡德路一帶，落下砲彈七八枚、彈上有鐵鑄記號。日機來時，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巡捕，均向上開槍警告。四時後砲聲略止，六時後，槍砲聲停止。晚十一時，日軍向我閘北吳淞總攻擊，因吳淞我防禦甚堅，日艦均被我還擊而退，但閘北十一時以後，日軍分二路進，一向虬江路，一向天通庵路，迨十二時十五分，形勢甚為嚴重，砲聲隆隆，均係日方向我轟擊，我並未還擊。四日黎明，青雲路一帶房屋均被日方轟毀，我軍防線並未移動。

我軍還砲準確

我十九路軍在火線者僅一團，因係久戰之士，故後備隊未續上，軍士極鎮定，陣線無變更。日軍共用野砲五尊，砲位在[illegible]子塢內，我軍砲彈均落入該塢中，我第一砲即將日軍司令部後墻擊坍，十一時許，砲彈均中日軍步線，射擊最激烈時，日軍司令部屋頂瞭望兵，均避入屋內。

日海軍攻吳淞

三日上午十時，日軍第三艦隊之由良，那珂，阿武隈等驅逐艦，協同航空隊，向我吳淞砲台轟擊，欲掩護步軍登岸，將砲台旗杆擊斷，我軍為自衛計，實行還擊，激戰二小時，擊沈日二十六號驅逐艦一艘，傷二艦。日飛機十一架投彈二十餘枚，我官兵死傷三十餘名，被我軍擊落飛機一架，沈落海中。日領館於吳淞開砲後發報告，謂係我先開火，館員並聲言必去此危害，並由日總領通知港務司，謂日海軍將進據吳淞砲台。

市府再提抗議

三日市府再向日領抗議云『逕啓者，查自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海軍陸戰隊向我駐軍開釁以來，連日在公共租界之一部暨越界築路地段及閘北其他地點，有中國市民橫遭逮捕，不經審判手續，被處私刑或加殺戮情事，據報至今受非法監禁者，尚有數百人，似此違反人道及國際公法，本市長不得不提出嚴重抗議，用特函達，請即飭知貴國海軍司令迅予釋放，並對此項橫施私刑及殺戮之兇犯迅即依法嚴加懲處，以後對於此項情事，務請負責加以取締，並希見覆為荷，此致日本駐劄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

又向工部局抗議云，『逕啓者，查關於公共租界當局容許日本軍隊以租界區域為攻擊本國軍隊之根據地一節，本府業經向貴局提出嚴重抗議在案，未蒙答覆。在過去數日間，復迭接報告，日本海軍陸戰隊屢次武裝，通過租界以達滬西及其他地點，作種種軍事行動，危及本國人民之生命財產，而租界當局雖經宣言中立於先，復經本府抗議於後，仍復予以優容，尚未見切實制止，殊為詫異。相應重提抗議，並嚴重聲明，所有因此而發生之一切責任，當全由租界當局負之，請煩查照見覆為荷

，此致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麥克那敦，』

英巡洋艦到滬

三日英巡洋艦「白維克」號開到，所載亞吉爾與蘇格蘭軍隊於午刻在海關碼頭登岸。

羅馬二日新聯電，義首相莫索里尼本日派遣一萬噸級巡洋艦特連得號及驅逐艦易司鐵諾號運載軍隊赴上海，義政府聲明，係為保護義國僑民。

八　四日日軍仍總攻

閘北仍有激戰

四日晨七時起，日軍仍在靶子場方面用大砲猛轟，至下午四時，發砲逾五百發。日步兵在北河南路口起，沿寶山路一帶，衝鋒十數次，我軍沈着應戰，取守勢，不多還砲，靜待日軍衝至相當地點，始以機關槍掃射，助以迫擊砲，日軍每次衝出，均被擊退，死傷極多，日軍砲彈多落我防線後方，居民受損極重，我軍砲火則以日司令部及分司令部之日本小學為的，子彈在兩處百碼以內炸裂者不少，租界西區落下日軍砲流彈不少。至十一時，日軍不支，開砲益烈，江灣路有日軍一隊，被我軍包圍，我軍乘機反攻，青雲路方面已攻過淞滬路線而至寶樂安路，一方由南段進逼至吳淞路，日方甚吃緊，後方所有軍隊，悉已開赴該處戰鬬。下午一時，日機二架在閘北投彈，四時後始去。經九小時激戰後，我軍陣線，屹然不動，日軍損失約二千人，我方死傷四百餘人。

日艦再攻吳淞

四日晨十一時起，日驅逐艦及巡洋艦再攻吳淞，戰事頗烈，日軍失利，又被我軍擊沈一艦。初戰時，蔡派兩隊埋伏，日砲火發時，我不應，日以為台兵已逃，派陸隊五百餘登陸，擬進佔，不意中伏，悉數被俘。至三時半始停，日機被擊落一架。

日組第三艦隊

美陸戰隊一千三百人，四日到滬。

日本派陸軍一師來滬，在途中。日海軍中將野村四日下午一時，乘旗艦啓程赴滬，就遣外第三艦隊司令新任，該隊包括駐上海以南中國沿岸之一切日本海軍。野村此來，係因日海軍遣外第一艦隊司令鹽澤攻滬失敗，故以野村代之。

九、五日日軍總攻被挫

日軍全線總攻

五日晨一時，租界人民方在酣睡中，突為日軍重砲聲震醒，全市震撼半小時，是時砲彈約每分鐘爆炸一次，日砲大概為六吋口徑，嗣又續開小砲，我方對起始猛轟並未還擊，但對於以後攻擊，奮勇迎戰，槍砲聲至晨四時方漸稀。天明後日軍復事砲擊民房，繼續發射，飛機再來閘北，火終夜不熄，地點在車站之東。因日機投彈，又有新發火地方。晨五時起，日軍由天通庵一路取攻勢，用裝甲汽車衝鋒，同時以大砲不斷轟擊，我軍於猛烈之砲火下堅守，以機關槍步槍應戰，乘日軍火力稍

弱時，時時進迫。日軍前進頗猛，惟舉動欠敏活，故進則損失。九時日軍向寶興路橋衝進，我方不抵禦，待其過第一道防線，乃由兩旁突出，截其後路，獲鐵甲汽車兩輛，全線全日無大變化，戰事以天通庵爲最烈，日軍向此方增援者最多。我義勇軍佔領沈家灣者，仍向前進逼，界路尚有日軍屍數十具，無路前往收拾。我方發砲不多，但日方則不斷射擊，至午後六時略停，八時槍聲亦少，戰事休止。

吳淞口未有砲擊，僅有日機投彈，無損失。日艦向軍工路閘北電機瞰開數十砲，損害極微。另據路透電，五日閘北激戰結束時，華軍雖經日方猛攻，有數處被迫却退後，又恢復以前陣線，華軍情勢略見良好。北站雖經一星期來日軍頑强進攻，仍屹然在華軍手中。今晚鹽澤告新聞記者，稱彼本希望今日總攻可將閘北華軍擊退，氏公然承認此舉未能成功。

日機不斷轟炸

五日晨七時至下午五時，日機不斷替換飛行，惟偏在閘北天空，擲彈較少。滬西落炸彈甚多，一彈去英兵營僅三丈附近。閘北東區香山路寶山路公興路天通路等處，因被炸於十時後相繼起火，焚燒均烈。日機至眞茹車站投彈，站內有車七輛，炸毀牟輛，內載有馬匹，日機被擊落，一架落站旁，一落暨南學東北，暨大中彈被燬，日軍對文化實業機關炸擊最力。復旦大學一部分被焚。

空軍援滬建功

五日晨我飛機四架赴滬虹橋，至眞茹時，我戰鬥機二架，見有日機兩架正擲彈，即上前搏擊，被我機擊落一柄，餘一架飛去。繼至閘北，遇日機六架，正擲彈，我機用機槍掃射，當擊落一架，其餘四架逃回艦，一架受傷，沿江而逃，我機追至江陰，終將該機擊落江中。我機頂被日機擊穿，飛機員朱達先亦受微傷。

何應欽慰勞電

五日，軍政部長何應欽電慰勞十九路軍將士云：『接讀冬電，精忠貫日，義憤薄雲，以一致効死之精神，爲國家民族爭人格，凡有人心，靡不感動，緬懷勞勛，佩慰良深。我全體武裝同志，禦侮救國，敵愾同仇，値此存亡危急之秋，人懷一死報國之念，誓以全力爲貴路軍後盾。至於散居各方之中央政治領袖，愛黨愛國，必不後人，當能剋日共集行都，同商大計也。除分電哀懇外謹先電復，並祝努力，何應欽歌（五日）。』

英美義艦到滬

五日英國駐華海軍司令凱萊乘英艦「根特」號，到滬。美運輸艦「兆豪」號載第三十一隊步兵一千二百人，午後抵滬，上海美軍包括海軍在內，人數共達六千。義巡洋艦「特連得」載陸戰隊一支隊，及驅逐艦「易斯麥洛」號，五日由吉多軍港出發赴滬，特連得號有卡哈格利提督乘坐，該氏被任爲義大利極東艦隊之指揮官，出發前謁墨索里尼請訓。

日畏無敵戰法

據上海五日新聯電，華軍之野砲射擊，甚爲準確，數日來陸戰隊本部已被砲彈命中十餘次，華軍殊不可侮。日軍參謀部亦如是的言說。日軍因不諳市街，故犧牲極大，華軍尤能利用民宅，在二樓或三樓，安設機關槍，若日軍以鐵甲車爲先頭

衝鋒射擊之際，則沉默不應戰，及至日軍認爲無妨開始前進之時，華軍即由鐵甲汽車縱隊之後部衝出，向其亂射，此種無敵的戰法，是以使日軍之死傷者甚多。

十、六日戰事未進展

日軍在待援中

日軍艦間宮五日晨到匯山碼頭，陸戰隊千餘人登岸，隨帶野砲十餘門。六日晨又到一千五百人，即開滬西。晨八時許，日軍在天通庵站，以便衣日人爲先鋒，臂纏紅布，向車站方面衝鋒兩次，均被我擊回。寶山路九時亦有同樣衝擊，我方有顯著之進展，北車站方面，日軍僅以步槍迎擊，全線大致平靖，日軍在待援中。上午十時，日機十一架飛來，留兩架在防線所在之閘北天空低飛偵察，餘繞全滬盤旋，飛行甚高，似防我攻擊，十一時去。日機曾到眞茹擲彈，我方以高射砲迎擊，並有飛機追擊。一日機受傷落地，餘逃。滬日機三時半共九架，盤旋閘北空際甚久從事偵察，有二機擲彈，四時半去，上下午共投彈七八十，未引起大火。午間日軍由六三花園方面，包抄閘北北面之八字橋，被我軍擊退，即行追擊。下午五時後，日軍砲擊二十分鐘，晚十一時閘北砲聲起，砲聲較往日爲巨，至十二時三刻後路疏。日軍六日晚下令總攻，天通庵寶興路北河南路同時有激戰，我軍乘機反攻。吳淞砲台，亦有日機六架前往擲彈，要塞司令，改以七十八師副師長譚啓秀接充，以利指揮。


日遣外艦隊司令野村中將

工部局覆華會

英砲艦驅逐艦各一艘，六日午二時進口，載來大批陸戰隊及多量軍火。公共租界工部局覆納稅華人會，謂日本陸戰隊便衣隊潛奪市政職權，造成租界東北西區極度恐慌之事實，業經本局向領事領袖提出嚴重抗議在案。現正用種種壓迫，使日方停止其目前行動。本局已在各波及區域內，恢復重要職務，至該區域內全體居民之安全，現在採種種方法拯其危難云。

十一、七日日軍猛攻吳淞江灣

砲擊閘北竟日

六日夜十一時，我閘北部隊派少數部隊向敵進攻，敵一夜不寧，消耗子彈甚多。七日晨起大雪，敵機十餘架，到閘北眞茹一帶，圖猛轟，擲彈百餘，均未命中，敵迭以猛烈砲火掩護步兵，以機槍炸彈向我閘北及八字橋方面猛衝，均被我擊退，敵我傷亡均大。日軍重砲仍由靶子路西向轟擊，至下午五時未停，發二百餘發。夜間閘北沉寂無戰事。

吳淞江灣大戰

野村到滬後，變更戰略，因日軍不利巷戰，閘北戰事，損失太多，故戰事趨重吳淞江灣方面。六日晚，日援軍四千餘到滬後，即擬定計劃，以海陸空會攻吳淞砲台，並限二十四小時攻下。至七日晨九時許，即將停泊川沙白龍港一帶軍艦十餘艘，及楊樹浦一帶之驅逐艦六七艘，先後調淞，備與飛機及陸戰隊同時會攻。日艦集中吳淞後，因見我砲台停有英艦二艘，

恐誤中惹起問題，故未敢開砲。陸路方面，由宇松少將率新到陸戰隊千餘人，分兩路運至吳淞附近之蘊藻濱，一路係由江灣路乘軍用車並鐵甲車十餘輛，經張華濱運抵蘊藻濱，當於十時許與我翁照垣旅步哨衝突，該處有一小濱，我軍於第一道壕作戰，旋佯敗，宇松等遽進，遂陷入圍中，受猛烈砲火，死亡甚多。後路斷絕，待另隊陸戰隊到時，已不能救。我軍復向第一道壕，宇松於深夜逃回。另一路則由虹口匯山碼頭以日本郵船會社及日清輪船公司之小輪運至蘊藻濱登岸，當與該地日軍會合。十二時許再度猛烈進攻，我軍以機鎗來福槍掃射甚利，同時以手溜彈轟炸敵之鐵甲汽車，敵始終未得逞。空軍方面敵以飛機七八架，冒雨猛襲，目的在毀我獅子林砲台，投彈甚多，均未命中，僅傷台兵數人，我方以大砲還擊，故敵機不敢降低，復以風雨霧阻，不便飛行，我方砲火又烈，至下午三時許，敵海空兩軍不得逞而退。日軍損失奇重，砲隊司令兩田大尉受傷。日陸軍師團先遣隊於下午三時半，在吳淞登陸，四時三刻日驅逐艦砲擊在蘊藻濱與黃浦合流處之吳淞鎮，日本陸軍與鐵甲車數輛自滬開到協助，因濱上大橋被毀，日軍不能前進，戰車無由利用，日軍乃在南岸開砲，轟擊淞鎮，我軍防衛淞鎮極為英勇。日陸軍參加淞戰者九千餘，以蘊藻濱戰區為最激烈，至八日晨九時止，日軍死傷千餘，我方因取守勢，死傷不及百。

日軍設飛機場

楊樹浦電燈廠前空地在租界範圍內，日方強占作機場，列存飛機十餘架，六日晚始竣工，工部局並未敢阻止。又據日方電訊，七日早九時十分，為掩護日本陸軍在吳淞登陸，而在華軍陣地投彈之加賀爆擊機(一一三三八號)被華軍以高射砲擊毀機翼，駕駛員田淵航空兵受傷，飛回機場。

工部局之矛盾

上海市府六日晚重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抗議，以日海軍利用租界為攻擊華軍根據，已提抗議，現據確報，昨有大隊日軍抵埠，係在租界登岸，散布租界各處，為攻擊華軍準備，而危害本市治安，乃貴局猶復優容，殊難索解，相應重提抗議，請切實考慮，採有效辦法，嚴加制止。再據報一二日內復有大批日軍來滬，希注意，勿任其在租界登陸，以維貴局嚴守中立宣言，而免本國人民誤會云云。

工部局六日覆市政府，謂租界中立條件，唯締約國能維持而担保之。日本既為締約國之一，日軍在租界內一切行動，應由日政府單獨負責，與工部局無關。工部局並向日方抗議，日以爆擊機戰鬪機在公共租界空中飛行，危害各國居民生命財產。又向我抗議，飛機砲對租界方面天空放射。納稅華人會七日函工部局，如再任日軍蠻行，不即阻止，八十八年中外人士慘淡經營而欲維持不敵之上海繁榮，直接間接均將為日本暴軍所砲毀，應速轉告關係各國，放大眼光，迅採有效辦法，勿謂保全蘇州河以南彈丸之地，即可保全對華商務云。

日閣荒謬聲明

日政府七日午前零時，對上海事件發表聲明，其要旨如下，(一)確保東洋之和平及貢獻世界之和平的發達，乃係日本政

府一貫之外交方針，近年來中國之排外運動與政情之不安定，日本在列國中站於蒙最大犧牲的地位。(二)上海事件係與青島，廣州，厦門等處之不敬記事事件，及暴行事件相同，即中國官民對於日本及國民之侮辱暴行，以上海事件爲最顯著，其結果，事態遂極重大化。(三)其結果日本政府爲使事件於局部的解決方針之下，故提出解散反日會等四項之要求，上海市長曾與以承認。不意第十九路軍由於內政上之關係，在租界附近從事戰備，閘北一帶之保安隊亦已逃走。因此公共租界當局乃於二十八日午後四時，宣佈戒嚴令，日本陸戰隊根據協定，正在警備閘北地方之際，中國方面乃出於反擊的態度，中日遂發生衝突，卒有今日之事態。(四)上述之暴行事件與中日之衝突事件乃完全別個問題。其次陳述二十九日停戰協定以後之經過。(五)無統制之中國現狀，若反顧過去許多事例，上海附近之中國大軍將出於如何暴舉，殊難預料。一方日本陸戰隊，目下控制十數倍之中國軍，繼續不息之努力，日本居留民陷於極度不安之狀況。且海軍兵力之陸上派遣，乃有一定限度，是以此際認爲有派遣陸軍兵力，以排去華軍之威脅，庶幾可以早日恢復上海之常態，而安列國國民之心之必要，所派之陸軍，可以與海軍兵力協力以達此目的。(六)此次日本陸軍之派往上海，乃係與已往相同，即爲保護多數之日本臣民之巨額之財產，並盡防備租界之國際的義務，關於兵力僅派必要之限度，其行動乃係依據確保列國共同利益之方針。因此中國方面若無停止敵對行爲，對之行使必要之對抗手段，並不欲進取攻勢。日本當然無政治野心，且亦無侵害該地方列國權益之意圖，業經聲明在案。日本政府對於上海地方之希望，係在依據列國協調相互扶助之精神，與有關係之各國共謀該地方之安寧與繁榮，俾而擬對于東洋之和平與福祉有所貢獻。

陸軍省更以談話形式，發表聲明如下，關於上海事件之經過及派遣陸軍之主旨，業經政府聲明。目下上海附近華軍，爲蔡廷楷之第十九路軍，任第一線者爲陳光寬之第六十師一萬一千名，第二線爲毛炳文第六十一師一萬一千名，第三線爲郭純桀之第七十八師約一萬名，又眞茹蘇州間區域內有警衛第三師，南京附近有警衛第一師集中，此外有新編抗日決死隊二十二隊，及飛機隊若干，亦已加入戰線。此等軍隊受暴戾之軍閥煽動及闇愚的民衆之煽動，其增長達於極點，對日戰意頗爲強硬，日本居留民比較列國多出數倍，遇此急迫之情勢，而由陸軍派出一部兵力增援之事，不能不謂爲臨機應變之處置云。

十二、八日我軍大勝

日軍猛攻慘敗

八日戰局大勢，日軍仍事急攻，我則沈着應戰，故日之軍火生命損失爲多，而我方則建築物質上之損毀爲甚。八日仍陰雨，日飛機受阻。閘北方面午前日軍發二十餘砲，但正午起忽連續砲擊，我軍未還擊。正午，日軍千餘名，由西寶興路向我軍進攻，野砲手溜彈同時施放，雙方激戰兩小時，日軍衝入，我分途退却，日追擊，我伏兵四起，彈如雨下，日軍退却不及，被我截擊，殺傷約七百餘名。八字橋方面，晨九時日方猛

烈攻擊，至午後日軍屢次衝鋒，均被擊回，旋退回天通庵之北，砲火未停。閘北方面寶興路，下午二時至晚八時，日砲擊未停，五時半後復有密集之機關槍聲。七時此路日軍五百餘再衝鋒，被我包圍殲四百餘，十一時一刻砲聲及機槍聲又起，約十分鐘始停。

攻吳淞又大敗

日軍此次攻淞，初聲言決於三小時內占淞，後爲我軍擊退，首次死傷三百餘，如是衝鋒數次，均不得逞。後復大舉進攻，同時以新運來陸軍參加作戰，激戰兩晝夜，死傷無數。八日更大調部隊約九千餘，分途向淞猛攻，飛機大砲同時動作。陸上部隊爲水道所阻，且戰略拙劣，進展甚難，向東北圖越楊行鎮，迫獅子林砲台之後，此方我有重兵，不容彼進。同時日擬用小船塞河而渡，惟爲濱北我機關槍砲火所阻。我士氣振奮，沿蘊藻濱一帶，沈着應戰，敵軍無法前進，我繼派部隊向敵左翼進攻，日軍死傷約千名，爲開戰來空前大勝。

守滬將領通電

蔣光鼐、蔡廷楷、戴戟通電云『自儉（二十八日）夜暴日攻滬，我爲自衛，武力抵抗，血戰經旬，暴日竭海•陸•空之力，與我攻戰，卒不得逞，官兵忠勇，有死無退，海內外同胞同志，痛心於民族國家之危難，祈一致奮起，予以精神物質的援助。』

市府通告各領

上海市府八日通告各國總領事云，『查關於租界當局容許或不制止日本軍隊利用租界區域爲攻擊中國軍隊之根據地一節，本市長業經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嚴重抗議，並聲明所有因此而發生之一切責任，應全由租界當局負擔在案。惟租界當局，雖明知日本軍隊之上述行爲，足以破壞租界中立，及危害本國人民之生命財產，迄今尚未採取任何有效辦法，加以制止。本市長不得不請貴總領事及其他各國總領事，嚴飭該工部局即予採取有效辦法，以制止日本軍隊之上述行爲。同時鄭重聲明，如本國軍隊爲自衛起見，對於利用租界爲根據地之日本軍隊，施以攻擊時，各國僑民之生命財產受有損害情事，本國政府概不負任何責任。』

英方提議休戰

八日晨，英提督凱萊大將訪重光，商停戰事，凱萊復與滬英總領事卜雷南氏晤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野村，稱上海戰事，中日雙方均未得利，但財產損失極重，勸野村停戰。據郭泰祺語人，凱萊提議，曾在上海外交問題討論會內討論，惟一條件，即上海問題必須視爲列強最近通牒內中日各種懸案之一部，並非單獨問題。

十二、九日日軍仍進攻

日軍拒絕調停

英提督凱萊八日向重光接洽結果，調停不成，其與我方所商定方法，日拒絕之，且提我方預先聲明不能接受範圍內之

條件，現日以戰不能勝，有傷體面，決不願中止戰鬥。

又據「倫敦每日電訊報」駐滬訪員訊，英海軍司令凱萊及駐滬英總領事卜雷南氏所提休戰案，頃已宣言失敗，華方稱，條件欠缺公允，日方則不準備加以若何考慮。據日使重光談，中國欲召集一圓桌會議，對滿洲與上海情勢，一併加以討論，但日本不同意同時談判兩件顯然不同之事件。氏稱，和平談判之第一目的，在恢復上海常狀。



奮勇抗日之蔡廷楷將軍

日仍砲擊吳淞

吳淞八日晚激戰，至九日天明始止。日軍不得手，一部後退，並在軍工路樹防禦物，防我襲擊。日屢欲於蘊藻濱建浮橋渡淞，但被我機槍掃射，且該處河面闊三十餘丈，工程為難。日軍以損失重，從事整理，故未能猛攻，砲擊亦不烈，轉以飛機擲彈作威脅。九日晨一時許，日陸戰隊乘卡車七十五輛，滿載日兵士，進迫蘊藻濱，陷入我戰壕者四十輛，死傷甚衆，餘逃回。晨七時，日機一架在淞投彈，華豐紗廠貨棧，永安紗廠工房，均被炸毀，江灣午刻起焚燒甚烈。日兵昨在淞附近築砲壘，駐軍七百，九日晨我敢死隊百餘人，以炸彈衝鋒突進，燬砲二，毀壘，死傷日兵四百餘，敢死隊三十餘人生還。下午有日艦多艘，對吳淞砲台與淞鎮，作最綿密之轟擊。下午四時，發生大爆炸，濃烟延長數英里。外人報告，日攻淞約陸軍四千，陸戰隊六千，但日方則謂無此數目。

閘北戰況稍靜

九日晨寄時至天明，閘北未有戰事。午間日軍開砲不多，但晚九時天通庵方面又起猛烈攻擊，雙方重用機槍，有一二處起火。

九日晨有日機二架，到租界上空投彈，法領署對門大樓落一彈，傷一婦，曹家渡落三彈，法租界杜美路落二彈。又日細作活躍，在各處擲彈擾亂。又八日晚至九日晨租界內落各種砲彈甚多，狄思威路越界區落彈更多，捕房不得已遷出。

日軍死亡甚衆

九日午盛傳日方有一高級將領，於昨晚在前方受傷，在醫院截去一臂，今晨死，又傳今晨吳淞日艦上，曾有追悼式。

連日死傷日軍，均用卡車運回，屍首層層積壘，每車壘五六層，約五六十具，陸續運回，兵士用鹽防腐，運回本國。便衣隊則運滬西埋葬。九日午北京路有五卡車運滬西，外以蓬布為障，本報記者曾親見兩車有人足翹出，有赤足者，由其膚色一望而知為屍體。日陸軍參加攻淞者，步兵兩聯隊，騎兵一營，騎兵昨已全滅，其開往前方之鐵甲車，迄未見開回。

十四、十日日軍大舉轟吳淞

日軍全力攻淞

日軍決用戰艦三十三艘，集中砲力，攻取吳淞砲台，日軍司令預定十日晨攻下吳淞。晨七時，日機七八架炸擊建築物，九時起，復用七生的半砲多尊向我陣地猛擊，同時軍艦亦開大砲，砲聲傳達甚遠。其步隊未進攻，但在第二防線試搭浮橋，運赴前方，砲聲迄午未停，我方因敵遠，未加還擊，故前哨線極靜。

閘北一帶平靜

十日閘北虹口平靜，除日機到時槍砲聲隨起外，前線僅不時開槍，可稱平靖。日砲位仍置靶子場，發砲不多。日機八架，晨八時至麥根路車站附近投彈甚多，但未起火，四機曾至市府龍華一帶偵察，未投彈。十時，閘北青雲路擊落日機一架，機師全斃。十一時始得出險，午後日機再來五架，在閘北盤旋，五時回楊樹浦。

外報盛讚我軍

上海泰晤士報載，昨午十一時華軍由江灣方面進攻，日陸戰隊第六營聞警赴援，尚未達最前線，忽有華驍勇騎兵數百，挺力疾馳而進，陸戰隊開機槍，但騎兵仍挺進，躍過日軍前線沙袋防禦物，袋後日兵死傷奔逃，陸戰隊被衝散，乃分結方陣，各自爲戰，激戰兩小時餘，日軍用大砲飛機助戰，華兵始退回防地。此役極令日人驚訝，日軍官對以騎兵隊攻擊機關槍陣地，尤覺駭異云。又駭報紀載，我飛機於低空中追擊日暴擊機時之靈活，致日機狼狽而逃，亦示讚許，有身經歐戰之三西人，目擊此戰，謂前見空中戰鬥多次，然無如此次兩機對戰情景之驚人者云。

我陸空軍援滬

粵飛機隊長丁紀徐十日晨率飛機八架出發援滬，張惠長至機場致訓詞，勗以遵奉總理遺訓，爲國盡忠，爲黨效死，以保衛國土，男女親屬，到場送者千餘。預定即晚宿長汴，十一日午抵京，聞即午巳抵韶，略息隨又起航。張惠長通電，空軍已開始動員赴滬，與敵周旋，物質雖不如人，但爲國家謀生路，爲民族爭人格，不能再事忍辱，寧爲殉難鬼，不爲亡國奴，請合力援助，俾物質有所補充。又駐贛航空第五隊，接粵張惠長電，即日派戰鬥機廿架經過南昌轉滬應戰。顧祝同部八十八師師長俞濟時爲援滬發出通電云，慨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舉國憤慨，世界震驚，遠戍將士，感泣實深，而我政府始終本諸和平禦侮之旨，冀國際之同情，迺者正義尚未得伸，倭禍愈演愈烈，始而虛言恫嚇，藉題發揮，繼而各處慘案，威逼而來，既占我遼東三省，擾我津沽，尤復得寸進尺，不惜破壞世界和平，蹂躪我萬商雲集之滬濱，封豕長蛇，鯨吞之象畢露。濟時等忝列戎行，救國具有決心，以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亡國失地尤爲軍人之大罪。是以噩耗傳來，義憤填胸，撫衷皆裂，值此國家存亡關頭，爰本中央團結禦侮之旨，請命殺敵，現已全部開滬，聽命蔣總指揮光鼐，誓與我十九路軍親愛將士，喋血沙場，共同生死，以爲我中華民族爭固有之人格，圖最

後之生存，寧爲戰死之鬼，羞作亡國之民。實逼處此，尙希我各界同胞，念祖國之淪亡，禍至之無日，凜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之戒，惆奴華胄之慘，各竭力之所能，同挽國運，勿使臥榻之側，再任他人酣睡，彼倭雖狡，終爲我鐵血正誼所降服，則區區之島奴，何足懼哉，仗義陳詞，還希全國同胞垂察教我爲幸。陸軍第八十八師師長俞濟時副師長李延年，旅長楊步飛，錢倫匙，王錫，八十七師旅長宋希方同叩佳(九日)



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

美法軍續來滬

美黑鷹九日抵滬美步兵第三十一隊，十日下午二時半，代英國蘇格蘭隊，防守對北站之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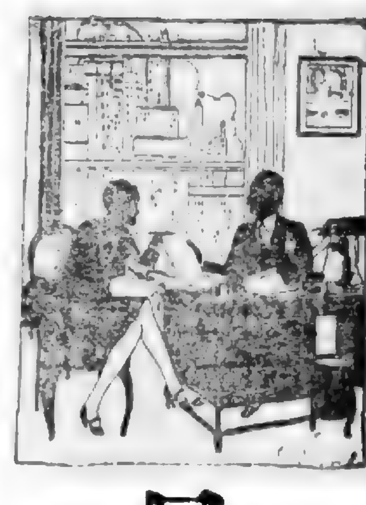
法國遠東艦隊旗艦「瓦爾達克羅梭號」巡艦，自海防抵滬，載來安南步兵一營，將在法租界登陸。

美使覆我照會

美使照會，答覆外部前次抗議日軍以租界作軍事行動根據地，略謂前次來照所開各節，業已呈報本國政府，並已奉覆，謂已訓令駐東京美大使，促請日政府令行上海日本軍事長官，勿再利用公共租界爲根據，以攻擊中國管轄區域，並稱中國去照內容，係美政府及各關係國政府之所共同關心而繼續考慮者。

本稿記日軍在滬暴行，截至二月十日爲止。目下滬戰，雖經美英法三國公使，竭力調停，惟日閥毫無悔禍之心，續派大部援軍來滬，我軍爲自衛起見，勢必作長期的抵抗。國際情勢，亦因滬戰而尖銳化。今後演進至何種地步，殊非吾人所能預測。而擾亂世界和平，日人將自食其果也。

二月十五日，敬慈。



日軍攻滬國際震動

敬慈

一月二十五日國聯行政院第四次討論中日問題之初，原擬發表一空洞宣言了事，近二十八日日軍攻滬，我國乃向國聯提出盟約第十五條，形勢轉變。同時美，英，德，法，義分別照會中日，停止戰事行動，並向日本迭次抗議以公共租界爲作戰根據。惟日本一面敷衍英美，一面向上海繼派大兵，再提出類似共管中國之毒案，劃中國五大商埠爲不住兵區域，英美早已洞燭其奸，慨然拒絕。我政府則抱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方針。惟日方毫不悔禍，勢必欲占上海而後已，其有意向世界挑戰，非常明顯，世界大局，恐愈將紊亂。

滬戰前之國聯

一、國聯援用盟約第十五條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行政院舉行秘密會議，中日兩代表外之十二國代表出席。對於中日糾紛問題，根據最近上海情報，加以討論。並研究主席保羅彭考在下次行政院全體會議宣讀之宣言，宣言內容，尙未公布，據路透社探得消息，確超過一般人所想像，無異爲最近美國照會之應聲。該項宣言，歡迎美牒中論及國聯工作，尤以預期之調查團結果。並指陳華盛頓條約，除中日兩國外，關係與門戶開放政策有關係之列强，國聯不能批准任何與國聯盟約原則衝突之解決方案。又論及盟約第十條，該條規定會員國應尊重並擁護領土完整，以抗外來侵略。結論指陳，解決方法延遲愈久，其達到愈困難。又謂在國聯調查團第一次提出報告前，毋庸再有議決案。

我代表顏惠慶奉政府訓令，照會國聯秘書長德留蒙，要求援用國聯盟約第十條與十五條。該照會稱，遠東情勢現時如此緊張，日本侵略行動，頻頻發生，性質嚴重，中國不能再適用盟約第十一條，以保持其利益。查國聯規定，會員國領土完整被侵犯時，可援用盟約第十條，至第十五條之規定，由國聯採取嚴厲行動，以終止於世界和平有嚴重威脅之衝突，此條援用可不須獲得爭執國間之同



國聯行政院院長保羅彭考

意。按國聯迄今一切努力之失敗，係由於一切決議秘須獲得行政院一致同意，包括中日兩國在內。中國採取此項步驟，一般印象，以爲將不免引起制裁問題。

據日內瓦合衆社電，據國聯人員稱，如日軍占領上海，行政院能作敏捷處置，因歐洲政界要人將齊集日內瓦，參加二月二日開會之裁軍大會，隨時可召集列強外長全體組成之行政院會議。如裁軍會議代表電告各國政府，請求由電訊中賦予全權，並可召集國聯特別大會。因國聯處理遠東問題之無能，國聯方面，尤其各小國，漸認不如將日本在遠東行動，提交國聯大會。諸小國認日本行動，對於彼等較對列強尤爲重要，蓋彼等認日本行爲，危及保障小國之和平機關全體，故感覺應確定遠東政策，請求國聯採納，彼等之參加，可與遠東侵略以較嚴厲之制止云。

援用第十五條

廿九日，國聯行政院秘書長德留蒙正式通知行政院，稱中政府提出盟約第十條及十五條後，行政院立即開公開會議，主席保羅彭考聲明，中國已請求援用盟約第十五條，行政院必須按照該條條文辦理，行政院無推諉在盟約下所負責任之理。中國代表顏惠慶稱，日本用武力行動，以冀獲得解決，係直接違犯盟約，彼感覺不得不援第十五條呼籲，俾行政院能增加其措置此事之力量，並宣讀關於日本在滬侵略電文，謂此事須由日本負完全責任。日代表佐藤發言，對滬事發生，令行政院不克清理中日爭端，表示遺憾，此非日人完全之咎，按照華代表宣讀之電文，一若日水兵係無故進攻，但彼願宣讀同樣官方電文，以顯示另一種之情形。佐藤氏繼稱，中國在第十五條下呼籲，以代原來之第十一條，使情勢根本改變，並質問行政院對一問題，是否同時能適用兩條條文，以前決議案是否有效，將視行政院對此點之決定如何，在行政院對此點決定前，莫如展緩調查團行期。又稱，中國不企圖直接交涉，率然在第十五條下，將此事提出，彼感覺明智方法，莫如繼續在第十一條下進行，日代表力駁援用第十五條，謂直接交涉之可能，並未探求罄盡云。主席保羅彭考於答覆佐藤時，指陳行政院無權決定援用第十五條是否具有適當理由，日代表安達主席之法學專家委員會會議決定，行政院無質問申訴當否之權，僅能按照規定行動，在一新條文下呼籲，對於以前在任何其他條文下之行動，程序或決定，並不能視作廢棄。佐藤答稱，彼對主席關於第十五條程序之解釋，不能完全同意，此爲一極嚴重情勢，世界和平，因此或將受有妨礙，行政院已採取一嚴重決定，肩負重大之責任，故彼對於程序是否確當，至爲關切，氏提議將此問題加以研究，並表示其個人意見。佐藤述及世界和平或將受有妨礙時，滿場聽衆，顯然加以誹議。主席於結束辯論時，緊急向中日代表呼籲，分電本國，避免作危及生命與造成一不可挽救情勢之進一步舉動。氏稱行政院仍將密切觀察中日事件，佐藤於答覆時稱，彼極願將行政院意旨，轉達本國政府，但中國方面本日所採步驟，令危險情勢更見惡劣，並令解決更見困難，惟彼將勉從行政院意願，努力從事云。（第十五條原文載本報

組滬事調查團

國聯行政院既受理中國援用第十五條請求後，不但應從關係雙方獲得充分消息，且須採集國聯方面認為可靠之中立報告，作為最後決定之根據。秘書長德留蒙乃分電各國政府，並探詢美國政府是否準備與國聯合作，由英，美，法，義，德，西，挪七國駐滬領事，組織上海國際調查團，就地調查，提出報告。

英代表駁佐藤

三十日，行政院開會，德留蒙提議，成立上海國際調查團，委員為英•法•德•義•西•等國駐滬總領事，美國總領事亦參加，調查結果，向國聯委員會報告，我國代表顏惠慶發言，歡迎國聯秘書長德留蒙決定對滬事採有力辦法，但恐此種決定，仍未能剷除病根，因在現時滿局牽延期中，難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顏氏申述中國援用盟約第十五條，不僅關係滬局，且希望國聯採取辦法，終止中國領土之被占。日本代表佐藤力辯日本有侵犯中國領土完整之暗示，謂日本不論在滿洲或他處，無併吞任何中國領土意嚮，已如日外長芳澤氏迭次聲明。繼謂日本僅係採取防衛手段，一向遵守此種觀點，日軍延緩撤退計劃中之占領區域，僅為迄今未能肅清滿洲不良份子，恢復南滿線之安全，殊與日本原意相反，在上海亦有同樣之自衛需要。佐藤為證明其演詞，提出日本駐滬軍最高指揮鹽澤之長文報告。結束時對援用盟約第十五條，再提出法律方面反對理由。英代表西錫爾在辯論時，請行政院注意日本迭次向國聯擔保，避免任何足以引起衝突事件，但日政府顯然保留採取任何保護日僑生命財產必需行動權利。西氏繼稱，因此種保護事件，日方認為可在距離南滿線數千英里外，占領土地，殊屬遺憾之至。結論稱，國聯援用第十五條，不但在法律上有充分理由，且為圓滿的調解爭執雙方之唯一可能的辦法云。

我代表發通牒

三十一日國聯行政院通過秘書長德留蒙提案，組織各國使領在滬就地調查委員團。行政院主席保羅彭考氏宣佈，行政院議程雖已議畢，但仍將繼續開會，觀察滬局。顏惠慶照會行政院，稱中國為自衛計，今後將以武力抵抗。中國代表團發表牒文三件，皆未道及中國向日本宣戰之事。其中一牒，先述上海事變之原因及其進展，稱在此形勢之下，中國政府為保全主權起見，自不得不以武力自衛而盡力抵抗日軍之攻擊。此種侵犯及佔領上海之圖謀，實為對於國聯公約，國聯議決案，巴黎公約以及九國協約之一種新侵害。中國對於各該約章素來嚴格遵守，對於日人暴行，未嘗不忍耐受之，無奈日人得寸進尺，惡行日益進展，無可遏止，今時局益形險惡，不久並將危及各大邦，故中國向國聯要求，從速決定有效辦法，以阻止日人之强暴行為，俾使各項公約及世界和平皆得賴得保全云。一日，中國代表又通知國聯行政院，指摘日本破壞滬休戰協定，派鐵甲車與砲隊再度進攻。國聯已請求會員國駐滬領事迅速組織調查團。

國聯特別會議

二日，因英政府請求，國聯行政院召集一特別會議留一深刻印象，因此會召集，裁軍會議開幕延開二小時，全場寂靜，注意聆英代表杜瑪斯氏演詞。英代表杜瑪斯宣稱，英政府頃正與美國合作，並已決定作進一步努力，終止現時中日間遺憾情勢。英美兩國兩信其他政府亦將採同樣舉動，因此二國會向日本與中國政府提出正式抗議，要求㈠停止一切暴力行動與作戰準備。㈡雙方撤退上海區域內軍隊，劃出一中立區以保護租界。㈢立時開始談判，按照非戰公約與十二月九日國聯行政院會決議案精神，解決一切糾紛。又報告英政府已命令軍隊於劃出中立區時，參加合作。法，意，德三國代表，宣布贊同此項行動。日代表聲稱，相信日政府歡迎劃中立區提議。顏惠慶對英，法，義，德各代表重要宣言，均深為感佩。法代表達迪，於宣布散會時宣稱，令英，法，義，美與行政院採取同一步調之目的，頃已達到，法國將增加遠東海陸駐軍，義大利亦將添派軍艦與海軍赴滬云。

國聯公開會議

九日，上海領團滬事調查報告稱，事變起因，由於日方在滿行動，結果引起抵制日貨，以致煽動日方情感，釀成猛烈之仇視精神，（領團滬事調查報告全文，見下期本報，第二次報告，亦於十四日到日內瓦。）顏惠慶請求行政院，立時召集會議，討論領團報告。九日下午，行政院舉行全體公開會議。我顏代表當中述上海情形之惡化，謂戰事仍繼續進行，日方之戰爭準備，且更增其威脅之程度。滬日軍則積極增加，至於滿洲方面之軍事，已擴張至哈爾濱，情勢已不能容忍，中國已不得已而採取主權國應有之自衛行動，即受最大犧牲，亦將毫無猶疑。究竟國聯方面將採何種步驟，以立即制止日方之敵對行動，並使其撤退武裝軍隊，亟願聞教。日代表佐藤答顏演詞，關於在華日軍數目，極力辯護，日本在遠東之行動，已經為充分之解釋。為終止敵對行動計，日方願退至指定防線以內，但中國亦須退至線外，劃出一中立區，歸中立方面管理，惟此項問題必須在上海討論，因日內瓦方面不能獲得充分之消息。並稱，新任第三艦隊司令野村奉有設法停止戰事訓令。佐藤陳述此點時，引起場中不信任之喧聲，主席保羅彭考不得已拍桌，令會場靜默。英外長西門爵士聲稱，余提議國聯行政院，應繼續運用其善意之和平力量。國聯會員國以及美國駐滬領事，頃正努力，擬恢復上海和平，此可視作一種有價值與有希望現象，日政府曾經擔保，願意儘速息爭。最後稱，日本行動係因上海排貨運動促成。顏氏起立駁稱，排貨為日本在華侵略之結果，並非其侵略之原因，在日軍占領中國領土期內，世界無一國能迫令中國人民購買日貨。法代表主席保羅彭考，請中日與其他有關係國家，迅速考慮在危險區劃中立地帶方法。於結辯時，述及上海當地談判情形，認為似有能獲得具體結果之良好機會。在現時進行階段中，行政院必須取審慎觀察態度，等候續來報告後定奪。會議於晚八時二十分散。

我請開全體會

十二日午，中國代表團照會國聯秘書廳，請召集國聯大會緊急會議，處理遠東事件。中國要求係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五

條第九欵，中國方面之請求，將於行政院會下屆開會時提出討論。（按第九款原文如下，按照本條，任何案件行政院得將爭議移送大會，或經相爭之一造請求，亦應即如此辦理，惟此項請求，應於爭議送交行政院後十四日內提出）目下各國代表已齊集日內瓦，有即時召集該會議之可能。

二、英美對日本五次抗議

滬戰前之英美

滬戰未起前，日軍作軍事布置，並有封鎖吳淞港口風傳。英美兩國，在滬顯有同樣利益，美政府乃非正式向英國提議，擬採用經濟制裁方法，以遏止日本在滬運用暴力（二十七日合衆社電）。美政府於二十七日，通牒日政府，希望日本勿在租界內有軍事行動。二十九日，據美國務卿斯蒂生發表對日勸告經過云，數日前情勢初見尖銳化時，彼曾與英大使談及滬局嚴重，請其與本國政府協商，並談及對日勸告。因滬公共租界已有充分軍警保護，除非租界軍警顯然無力保護界內生命財產時。日本不應武力占領租界。二十七日美政府即以此意通知日方，現時已接到日方答覆，保證尊重上海國際之權益云。英國對日政府亦有同樣勸告。

英駐日大使林德萊

英美對日抗議

二十八日晚，日軍發動攻滬後，我駐美使館隨即通知美外部，美政府先英國四十八小時，對日政府提出嚴重抗議。日本正式向美國再作擔保，以謹慎態度，尊重上海公共租界利益（三十一日路透社電）。據東京三十日新聯電，英國政府會同美國政府對於上海事件向日本提出抗議，駐日英大使林德賴根據訓電訪問芳澤外相，請其注意英國臣民之生命財產及利益危險，並抗議使用公共租界為攻擊根據地，要求從速恢復平時狀態。芳澤外相答稱，對貴國之憂慮，充分諒解。當講求手段，不使生命財產陷於危殆，並確言不使用公共租界為攻擊根據云。又據倫敦三十一日路透電，英外部發表下列公文，「駐日英大使林萊爵士昨日（三十日）通知日本外務大臣，稱奉到本國政府訓令，請日政府注意日本近頃在滬行動，令英國僑民遭遇生命財產危險，並對于日軍使用公共租界作為進攻根據，提出抗議。該使又請日政府運用一切努力，于最早可能期內，恢復通常事態。英政府並已將訓令林使事，通知美政府，請該政府提出類似勸告，另據消息，美政府已採取同一行動」。

芳澤力事鼓惑

三十一日下午日外相芳澤邀英美法三國大使至外務省，解釋誤會，並請彼等轉請各該政府考慮滬事，設法勸華軍撤退。會談後，芳澤將談話大旨告外國新聞記者云，非華軍停止增援，或撤退至一安全地點，不僅日水軍地位，即公共租界自身，亦將遭遇性質極嚴重之危險。惟一避免希望，在於共同壓力

下，令華軍同意撤退，懇請英美法三國共同採用此項壓力。各國大使僅係口頭傳達各該政府觀點，係勸告性質而非抗議，勸告內容，並不一致，各國自有不同立場云。

美對日再抗議

據華盛頓三十日新聯電，鑒於上海事態急迫，美國內之諸和平團體，對美國上院外交委員長波拉建議美國對日經濟絕交者甚多。又據華盛頓一日路透電，美政府根據日軍侵滬，違犯國際權利之廣義原則，向日政府再提抗議。據此間推測，英國亦將作類似舉動。

英美派兵赴滬

一日美白宮會議，發表宣言，稱已命令陸軍第三十一聯隊與駐馬尼拉海軍陸戰隊約一千名赴滬，預料四日後可抵滬，一俟情形許可時，軍隊即撤回馬尼拉，調令美駐亞洲艦隊司令戴樂大將，率艦隊開滬。

同日英外部公布，唐寧街相邸召集會議，出席者有首相麥克唐納，財長張伯倫，外長西門，海長蒙式爾、參謀總長米林元帥，外部司長范希達，討論滬局，並考慮海陸軍情勢。政府飭令駐滬英總領事，倘令劃出中立區時，應設法令英軍可以合作，並請求美政府採取類似行動。請中日政府接受劃出中立區計劃，立時命令各該國軍隊遵照履行。決定自香港派戰艦一艘，步兵一營，砲兵一中隊赴滬。駐香港英艦卜維克號一日下午三時開滬，載有阿吉爾與蘇格蘭軍隊八百人，山砲隊一中隊，三日晨抵滬。在旱塢之肯伯蘭艦，奉令儘速準備應用，航空母艦赫米斯號已將飛機裝置完竣，準備立時北開。英海軍司令凱萊氏乘根特艦自巴達維亞開滬。

三次抗議勸告

三十日晚英政府訓令致駐日英大使、抗議日軍在滬之造次行動，以及繼續用公共租界為作戰根據。滬事起後，英國對日採取外交步驟，迄今已有三次。英外部燈火通宵不滅，令人憶及歐戰期中景象，由此足徵英方對滬局之關切。一日下午，英大使林萊再度訪問芳澤，討論滬事，並探詢日本應付上海情勢計劃。美大使福勃斯氏再訪芳澤。駐日法大使奉令，為滬事第二次提出與英美相同之外交步驟，嚴促日政府注意，尊重上海公共租界權利。

美駐日大使福勃斯

五國停戰計劃

二月二日下午六時英美兩國大使同赴日外務省訪問芳澤。六時四十分法大使亦到，英美法三大使，對於三十一日芳澤外相上海事件希望調停之提案，根據各該國政府訓令，以文書提出三國共同之具體案。同日，英，美，法，德，義五國，先後照會我國，提議停戰，其牒文與致日牒相同，原文如次，『案奉本國政府電訓，轉致貴國政府關於列國提議停止衝突，(一)雙方根據下開條件，立刻停止各種暴力行為。(二)兩國間

此後不再有動員或準備任何敵對行爲。(三)在滬中日作戰人員，退出彼此接觸地點。(四)設立中立區域，分離雙方作戰人員，以保護公共租界，該項區域由中立國軍警駐防，各種辦法由兩國擬定。(五)兩國一經接受該項條件後，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據非戰公約及十二月九日國聯決議案之精神，在中立國觀察者或參與者協助之下，迅速進行商議，以解決一切懸案之爭議。相應照請查照辦理爲荷。』(我方覆牒見後章)。



法駐日大使馬大

日覆牒無誠意

日外相芳澤於四日午後六時，於外務省接見三國大使，手交日本政府之回答文，其要旨如下，(一)中國軍之挑戰及類似之行爲，須即時完全停止，若得確保，日軍亦中止戰鬥行爲，否則日軍即保留完全之行動自由。(二)鑒於中國方面從來之不信行爲，及現在之重大形勢，日本方面不作戰鬥準備之事，乃係不可能。(三)關於閘北附近設置中立地帶，而以領事及軍隊指揮官任警備之事，完全無異議。(四)滿洲事變，與上海事件，完全兩樣。關於滿洲事變，已有去年十一月十日理事會之決議，且滿洲事件之解決，不能受諸第三國關係者及參與者援助之事，乃日政府既定方針，故不能同意。(新聯社電)

英美四次抗議

英美對於日本用上海公共租界爲對華作戰根據，於日本政府發表回答文同時，再提出抗議書。據紐約五日路透電，紐約時報稱，胡佛總統對於中日間調和辦法，已擬定某項方式，庶可和平討論中日間衝突之責任問題。須待斯蒂生與英首相以橫大西洋電話商議，暫不通知各關係政府。如日政府拒絕接受是項計劃內容，則日本之威信勢將更受損失且或將引起嚴重之危局云。

三國調停滬戰

十一日晨，英美兩使赴滬，法使十日晚已先行。三使此行，將努力調解滬事，使雙方停止軍事行動。各國以滬事影響各該國商業甚巨，目前中日相持不下，各國均受重大損失，故亟謀滬事先行解決。三使曾向我外交當局表示，當局以滬事責在日方，我不過自衞抵抗，如日方不來侵，停止軍事自不成問題，聞政府亦不願滬事延長，在滬之郭泰祺等隨時可與關係各方接洽。英美法三使到滬後，以私人資格作調停。內容在未得雙方同意前概不發表。

美國五次抗議

十五日華盛頓接上海美總領事克銀漢報告云。日軍事當局擔保不再有危及租界治安軍事行動以後，仍有日本戰鬥機二架飛公共租界美軍防線天空，來往六次之多。國務院據報，以日方如此破壞其諾言行動，應立刻制止，現已電令駐滬美防軍，倘再有此種行動，必須取斷然處置。同日國務卿斯蒂生宣稱

，美國政府正式向日本抗議，以上海公共租界爲根據，令日軍登陸。日使出淵赴國務部，申述日本政府避免上海任何大戰之意志，但繼續堅持中國軍隊自上海撤退之必要，日本認華軍之在上海，該地日人安全有危險。同時斯蒂生將數日前協助美籍華人楊夫人尋找滯留戰區楊氏子之上海美副領事林華，遭日本武裝義勇軍毆辱，楊夫人亦大遭侮辱之事件，詳細報告國務部。上海美總領事克寧漢在此事發生後，立即向日本抗議，日官方當即道歉，但本日國務卿斯蒂生宣稱，此爲最嚴重之事件，已命將關於此案之各方情形，作詳細調查。全華盛頓甚緊張，等候預期中日本對上海之攻擊。政府人員對滬事仍維持靜默，但皆認自九一八日本占領東北以來，遠東情形從無如此惡劣。國務部同日公布，允許上海美國外交軍事人員對於將發生之緊急事件可自由權宜處置，使彼等以自己之判斷，用美國名義抗議及分配上海美國軍力，保護美國利益。斯日，英國駐美大使偕英國官吏數人至國務院，討論遠東事件。

三、英美以外各國對滬戰態度

法日並無諒解

滬戰未起以前，法國對滬事態度，似近消極，主張在國聯組織範圍以內，採取行動，贊成共同行動，不贊成單獨有所舉動。日軍攻滬後，法國消極態度變更，據巴黎三十一日路透電，半官方宣稱，法國對滬事不能消極，法方一向參加駐滬領團考慮，並繼續施用和緩勢力，參加國聯行政院議決，領團調查滬局事。又二十九日英美對日政府所採步驟，請注意尊重公共租界地位，法國亦曾參預。駐西貢巡艦瓦爾達克盧梭號，及法國在遠東所駐軍隊，不久開滬，保護法僑生命財產。並否認滬法租界當局有允日軍通過訊。又據華盛頓一日路透電，關於上海緊急情勢法國與英美採取同一立場訊，華盛頓方面，一般認爲滿意，其初因法國態度，似近消極，一時遂傳有法國與日本合作之說。據華盛頓一日路透電云，駐美法大使，通知美國務卿斯蒂生，稱日法諒解說不確，足証此項傳說係完全無稽。法國上議院外交委員會九日開會，由某會員報告遠東事件，凡日本方面用以自辯護其侵略東三省行爲之各種理由，皆在報告中簡略說明。報告員發表意見，日本之侵佔中國如果實現，則西方各國決不能享受預許之各種利益。如與共產主義之奮鬬，及和平安定之恢復等等，中國反將成爲世界和平之一大危險。日本之佔據上海，已足使崇拜日本之人，覺悟該國之野心無限，因而將發生種種困難云。

義取同一行動

一日，義大利政府正式通告美國政府，對於上海發生之危機，決與西洋各國取同一之行動。義政府並派海陸軍赴滬，華盛頓接到意兵在滬公共租界登陸訊，極爲興奮，並極表示滿意，(見一日路透社電)。

德報抨擊日本

三十一日德意志時報，評論滬事稱，今日世界經濟組織，綜錯繁複，遠東事件亦與德國人民發生切膚關係。勿論吾人之同情，果屬何方，但德政府對於東亞衝突態度，頗爲明瞭，

即除守嚴格中立與極端裁兵外，另無他法。倘令距歐戰結束十三年後之今日，又有燎原之大戰爆發，可以撫心無怍之國家，惟有德國。蓋德國爲世界和平已作偌大犧牲，裁軍限度超出可能範圍之外，今世界仍有武裝强國，未能自世界大戰可怖之結果，獲得教訓，殊堪扼腕。該報又稱，遠東事件德國雖有干涉意嚮，但非物質方面所許，德國將以極大注意，觀望情勢，惟無論如何，當不至牽入漩渦云。

澳洲前總理許士評論華事時，請澳洲人士認明國聯無力保護弱國，反抗侵略。氏稱澳洲唯一安全須仰仗强烈之自衛，並忠實擁護英國云。

荷蘭下院社民黨議員主席動議，請荷蘭政府宣布，仿照英美銀行辦法，凡荷蘭本國與荷屬東印度各銀行一律不允借欵與日本及中國，爲作戰用途，並請政府考慮是否有採取禁止軍械子彈輸出之較嚴厲辦法需要。

近日英報宣稱日俄有秘密協定，俄國已正式否認。

四、日本之共管新毒計

日承認調停說

據電通社東京九日電云，國際聯盟，依華方要求，適用第十五條第十六條之提訴，設置上海調查委員會。鑒於日現閣在野時代，曾作退出國聯之決議，未便遽採積極態度，最近由國聯秘書長德留蒙，轉經日代表非公式的向日政府提出如左之妥協案，即日政府曾以英美法三國政府所提出調停案第五項中，含有滿蒙問題，表示反對之意，但此僅適用於上海事件，仍望予以承認。芳澤外相接到此項妥協案時，即與外務省幹部協議後，決意應允，日內即將向日內瓦之日代表團，電達此意，日方在國聯中之情勢，似可望依此好轉。此項外務省案內容，大體如次，(一)依滿洲事件之特殊性，不採取與十二月十日決議相反之行動。(二)上海事件，係屬中國排外運動之一，各國亦同其利害關係，故宜於三國參加之下，開始直接交涉，惟關於排日問題，則不容他國過問。

日滅華新毒計

電通社九日東京電云，關於上海事件善後措置，近經外務陸軍與海軍三省當局協議後，意見已趨於一致，政府幹部亦表贊意，一俟提出閣議討論後，即可作爲政府解決方策。其大綱如次，(一)以上海爲中心，在其周圍二三十英里內，設置中立地帶，而由各國協力保障其中立性。(二)中立地帶須作爲無武裝區域，且絕對不許中國軍閥干預。(三)由中國保安隊，當中立地帶警備之責，並仍承認中國當局之行政權。(四)租界仍維現狀。又據路透社電，日外務省擬就一種方案，目的在對於上海特別問題，以及中國一般問題，作一永久的解決，此項方案公然被認爲探試性質。提案要點在滬•漢•津•粵•青島各大通商週圍，劃一不駐兵區，寬十五至二十英里。滿洲亦或可劃爲不駐兵區，惟可駐紀律較佳之中國軍隊，供警備之用。據舌人稱，頃間尚未正式探試各國意旨，但外務省已訓令日本駐外各使，以正式或非正式態度，於適當時會，將此意見披露。日本於獲得妥協後，並無在滬駐兵意嚮，只須日政府保護僑民

生命財產之直接目的達到，立時即行撤兵。日政府深盼能避免戰事擴大，並謂日本無在上海設立租界意嚮云。

美拒絕日要求

美政府對日本提議滬．漢．津．靑．粵五埠及東三省不駐華軍，已表示不能接受。各國已洞燭日本提議之奸謀，決不能受日聳動。同時我外交部已分電駐英．美．法各使及顏使，向關係國聲明絕難接受日方提議。

羅文幹駁謬議

二月八日，我外長羅文幹，發表重要談話如次，『上海為中外和平通商之重埠，自開埠以來數十年間，中外當局均能相安，上海得今日之發展，即其實證。此次事變，純由日兵利用租界攻擊中國軍隊所造成，其責任日方負之。中國軍隊守衛中國領土，係屬自衛之合法行為，斷無因日兵違犯條約無理侵犯之軍事行動，反使中國放棄領土以內之生存自衛權之理，此實破壞迭次經國際條約保證之中國行政權之完整。至和平區域，純係臨時隔離兩軍衝突之設置，事後立即取消。設日本在上海表面為通商，而竟作其軍事根據地，據京滬交通之咽喉，則以後上海自不能安全，此不特有碍各國之商務及其一切在華利益，且恐為破壞遠東和平之一主要爆發點，此當為各國政府人民所共同認識清楚。至於路透社所傳日本外交界對於上海漢口天津廣州青島五埠，自十五至二十英里以內，中國不得駐兵，與東三省不能駐兵，或僅駐小部分軍隊，專司警察職務之說，更屬駭人聽聞。在上海一隅尚屬不可，理由既如上述，何況他埠與東三省，直是剝奪中國全部之生存自衛權，及獨立國一切法律上應享之權利與保障，任壤地最接近侵略最便利之一國之宰割。世間任何戰敗國，均不能簽訂此項苛酷自殺條約，何況中國並未對任何國宣戰乎！關於東三省問題，且有國聯迭次議決案之保障，以証明公理事非之所在乎！總之，日本破壞非戰公約國聯盟約及華盛頓九國條約，肆其武力，侵略中國領土，而無辭以自解，乃欲以國際利益，聳動各國。不知其用心與結果，全與國際利益相反。吾深信國際間正義猶存，各友邦均能認明是非利害及條約上之責任，決不為此別有用意違背事實之宣傳所動。至於中國政府之穩定，係中國內政問題，中國人民自能決定。至所謂中國商民歡迎此項主張，吾知愛國商民，必聞而義憤填膺。乃日本外交當局反稱此主張為道德的計畫，吾不知以強陵弱，而反誣弱者為侵略強者，並不任其有生存之保障，國際間有此道德否耶！吾願世界認識今日之中國，已非一九零一年之中國也。國民政府斷不能簽訂三十一年前時代落伍之條約，此則余敢負責代表聲明者也。

日仍堅持毒計

電通社十二日東京電云，駐華英使藍博森美使詹森及法使魏爾登，將為調停滬案，十二日在滬與日使重光會見。日政府以曩曾由芳澤託英美法三使斡旋停戰，對於該三使之調停，似將表示允意，惟仍主張以左列各項為基礎條件。㈠日本殊不願使事態擴大，故華方若能停採攻擊的態度，而將軍隊由租界撤退至相當距離之地點，則可應允停戰之約。㈡日本得作華方

於該約成立後，若復有違約行爲，則仍當斷然加以攻擊之保留。㈢爲維持上海治安計，提議在滬市周圍二十英里，設置中立地帶。至該地帶內之行政權，雖仍操諸中國政府之手，其治安警備，則由工部局之國際巡警隊當之。日政府已依此方針，於十一日向日使重光拍發訓電，命即於四國公使會議中，提出中立地區案，而力期其實現云。

五、我國正當主張

外部關宣戰說

二月一日，外長羅文幹，電國聯秘書長德留蒙稱，頃得消息，謂各國報紙，多稱中國擬向日本宣戰，該項消息全無根據。中國對上海事件，並非向日本宣戰，不過採取正當防衛，此項行動，爲中國主權上應有之權利。日本運用其殘忍的强暴及侵略政策，進逼不已，而中國則始終忠實遵守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之各種義務，然因日本對中國繼續施以兇暴的攻擊，中國政府不得不採取自衛上必要手段，倘日本止其暴行與侵略，中國政府不致取敵對行動云。

一日晨，外部紀念週，政次郭泰祺報告，略謂滬事發生，匪特國人與政府認爲嚴重，國際間亦皆屬目。東省變起，繼以天津青島福州各地之糾紛，長江口岸日僑，現復相率撤退。日方政策唯一目的，在武力威脅吾國政府爲城下之盟，將其侵佔事實予以法律上之承認。國府遷都洛陽，在避免對方之武力威脅，抱定不屈辱的精神，保護領土國權，維持國家的人格。我方爲正當防衛，已有充分準備，惟所謂正當防衛者，與外間謠傳之對日宣戰，係截然兩事。蓋中國之於日本，毫無侵略野心，純取自衛自保，彼方苟以兵力壓迫，則我惟有抵抗，是與不顧國際間之信義而專事侵畧者，迥然不同云。

我方覆五國牒

英，美，法，德，義五國，十二月二日，先後照會我外部，提議停止中日衝突（通牒原文，已見本篇第二章）。美照會先到，德義最後，內容完全相同，惟以單獨形式提出，實係共同行動。我外部於四日分別覆照五國，對提案各項，表示同意，尤重視來照提議由第三國參加，或視察下中日談判一切懸案一點。復牒原文如次，

『爲照覆事，接准貴公使照會，將貴國政府對於解決現在事變之各項提案，通知中國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因動於懇切願望，嚴格遵行足以保障世界和平暨國家主權獨立及土地行政完整之國際協定義務，對於貴國政府所通知之提議，特行接受。再者各友邦對於遠東時局，既具有極大之關係，不僅爲和平之一般利益計，且爲各友邦所共同簽字上述國際協定之尊嚴計，中國國民政府，熱望各友邦與其以觀察者之資格，不若以參與者之資格參加將來之會議。至提議中第四節所用中立區域及中立者字樣，國民政府所欲指出者，即該項字樣殊不適用於現時中國方面之情勢，故提議分別改爲和平區域及第三國等字樣。相應照覆』（其與滬戰有關之各項牒文，另見海上血戰記。）

六、國際輿論指斥日軍

日軍攻滬後，全世界輿論，爲之沸騰，英美兩國，最爲震

動。對於日閥行動，指斥不遺餘力，尤多誅心之論。茲將各報大意，彙譯於左，

泰晤士報

一月二十九日晨，倫敦泰晤士報，（時作袒日論調）社評稱，日本行動對中國政府不但不能達預期之結果，且將令長江一帶愈呈紛擾，甚或重新引起排外之煽動。認現時情勢至為精微與難決，日鹽澤司令冒昧之行動，更增加與公共租界有關之十四國之責任。該報承認美國向英合作之提議，必須加以最嚴重之考慮，但稱英美關於中國之能力以及日本之意嚮，在觀察上有重要之歧異，故兩國政府對於現局之眞正事實，應有一致之觀點。結束時稱，日政府或應立即消除在美國與其他國家逐漸增加之印象，以為日本方針純係由日本海陸軍人所控制。

三十日評論稱，滿洲調查團應迅速赴滬考察，似較赴滿作過期之調查為佳，如此國聯將得一直接機會，對於事實作公正之陳述。該報贊同英政府對日勸告，謂倘令日軍二十八九日之行動，事先已經知悉，則勸告措詞，或須示見嚴厲。希望英美繼續合作，相信如欲恢復上海秩序，國際應採用較强烈之行動云。

二月三日社論，稱西門爵士所述之英國對遠東政策，必得民衆之擁護無疑，但民衆切盼政府能切實執行之。現英國輿論對於日本之極端行動，較前尤深憤激。又謂日本國民應知彼等在中國之海陸軍代表人物之行動，已轉移世界對日之同情心為反對心，並失去日本所獲有各國之援助，在上海日軍之不法行為，已失去各國所認日本文明之程度，而此種心理之趨變嚴重，於事件之解決影響頗大。然在東三省亦然，因欲解決此種事件，非國際共同辦理不可也。除日本外，各國在中國均有鉅大之利益，各國絕不能坐視日本以暴力在中國攫取優越之地位也云云。

英各黨報

一月二十九日，曼哲斯德導報（自由派獨立報紙）社評稱，華方對日本之哀的美敦雖已同意，日方仍確切占領中國之領土，中國輿情激昂，故反日團體有沒收日貨之舉。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此種舉動，並不足異。排貨運動之範圍擴大，如能為日本佔領上海之合法藉口，則日本同樣可以佔領中國之大部分。西方列强在中國沿岸利益較滿洲為大，倘令彼等之商務與投資，遇有嚴重之威脅，則將迅速採用前此因原則問題而避免之行動。今後發展，將視日人懸想西方各國已經表示之特殊「忍耐」，尚餘若干限度。美國顯然歡迎英國對於其較强烈之方針，能以表示合作，惟迄今英國尚未出此，日本之進攻或可令此達到目的。倘令英國能在中日爭端之較早階段中，準備與美合作，則滬變或可不至發生云。

三十日該報續稱，在國聯行政院開會時，日本不遲疑的用炸彈與機槍轟炸閘北無辜之平民，其蔑視國聯，直可謂無以復加。此種行動不得謂之為戰爭，毋寧似為一種之屠宰行為。國聯行政院對於日本蔑視，並未稱其所干冒之危險為太過，但日

本對於久受蹂躪之國聯行政院，最後是否超軼範圍太多，則殊堪疑問者也。又稱，上海與滿洲情形不甚相同，其對於行政院各國——尤其英國——之利益，更為接近，行政院被迫似已不得不採取行動。美國反對武力方法甚烈，無論何種方針，如不顧及美國之態度，終難有成功希望。故吾人應與美國以及行政院各國，採取同一陣線，對於國際之盜匪行為，行使消極抵抗，吾人至少應以此為出發點也。

一月二十九日倫敦每日電訊報(保守黨機關報)評滬事發展云，以前諒解日人對滿洲之態度者，對於日人在處於爆發情勢之上海，運用武力，殊難不生疑慮。列強在滬均須保障其廣大之利益，日本要求踐行任何強國有權進行之舉動，雖不能置諸不問，但日必須能控制此危險情勢，使不致損碍他國之利益云

又每日前鋒報(工黨機關報)宣稱，日本帝國主義顯然下決心，擬作類似征服中國之行為。指陳上海與中國其他地方性質不同。並稱現有內地之偉大勢力，逐漸將發生影響。結論稱，日本新近侵略中國，其結果或非日本帝國主義之勝利，而為其自殺云。

日內瓦報

十一日，「日內瓦日報」之星期四號內，載有社論一篇，其標題為「破腹自殺」。該論文。對於國聯行政院上星期二之會議，表示不以為然之見解。此次會議，曾使一般參加者皆受到一種不舒適而痛苦的印象。吾人方面與其見國際道義的變節現象之延久，毋寧見行政院發表一種莊嚴的宣言以塞責，蓋此舉雖無榮譽之可言，然總勝於虛無一物也。日本代表如辯答而離走，則吾人當向之祝一帆風順之詞，蓋寧無日人而生，不應為日人而自殺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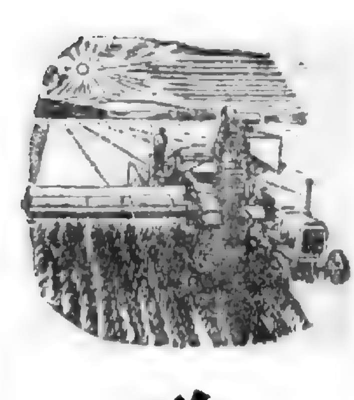
平津英報

一日京津泰晤士報社評論中國現局略稱，在一嚴重危機中，欲於表面有聲色而不占重要之事件中，抉剔精義，為事蓋不甚易，中國現局有待吾人之說明者在。中國頃有宣戰之說，雖尚未證明，然無論如何，已有戰爭地位之存在，不過未正式宣布而已。此次為一民族的鬬爭，其根本重要點，在能完全消泯萌蘗中之階級鬬爭，此種轉變至饒劇意與特性，殆根於中國不屈撓之民族根性也。在歷史上，中國輙能聯合對外，其抵抗潛力之例證，斑斑可考。閘北一役使統治階級協力作民族之奮鬬，至於其他一切鬬爭，無存在之餘地矣。國際情勢因國聯援用盟約第十與第十五條，以及英美對滬租界所採之堅強態度，亦趨明瞭。查第十條之規定，於會員國領土完整被侵犯時，可以援用，津內容規定，行政院應採取辦法，履行「尊重與保存」此項完整之義務，第十五條令行政院有權得解決任何爭端，於必要時，並得採取執行此項解決之行動，不須得爭執方面之同意，即可採取嚴厲之行動。日本反對甚烈之第三者干涉，實際今已確定。第一步行動，已指派各會員國駐使，組織委員會，調查滬事，並提出報告與建議。國際之決定，意中大概將以遠東問題交付一國際會議，一如十年前解決山東問題之華盛頓會議。據聞日本不願屈服，並以退出國聯為威脅，查日本威脅之效用如何，殊堪疑問。國聯決定為一種試驗，非當事者所能避免，倘令日本迭次之聲明，果具誠意，在事實上欲得一公正與友誼之解決，以代其武人統制東亞之野心，如柏林報紙所指摘者，則日本應以光明磊落之態度，接受國際會議之解決辦法也。此項會議範圍，應求廣大。而在組織的。政治的。與經濟的方面，應整個探求一解決中國問題之方法，其性質應

與不澈底之華盛頓會議相異。蓋華會未能解決中國不安定與紊亂之根苗，倘令二十年來為中國憂患之根本問題，不能解決，而惟求速效，殊非長久之計，此吾人之鵠的也。日軍方操占領滿洲之勝算，於此時是否願參加會議，殊堪疑問。彼等是否將干冒大不韙，以抗全世，是否將重演成一九一四年夏有歷史性之重大一幕，胥將於此答案卜之矣。現時上海之所謂和平會議，予吾人以解決危機之期望，其結果與上海有直接關係。上海事件之結果，關係整個爭端，吾人曾謂幸運將藉日軍之鍛鍊，而為中國造成一完整國家，閘北一役似即收此效果，無論日軍之或和或戰，在幸運之鐵砧上，最後已鑄成一國家矣。

三日該報社評，論上海事件危機，標題為日本反抗世界大意如次，法人有議諷成語曰，此獸甚惡，擊之則自衛，以之擬近日上海事件中日軍所用方針，頗甚吻合。現時國際之釜，已在沸騰，但尚未達頂點。此項危機既牽涉國際，則今後各幕仍將續續披露，國聯機械之運用，在國際衝突中，已樹立一種嶄新之技術。宣傳與辯論常先於宣戰，而宣戰輒足以制裁一切。日本之邁步，愈陷愈深，其藉口•解釋•挑釁與通牒，層出不窮而於上海事件中，更直接打擊三大國之鉅大利益焉。列強對日抗議一而再，再而三，申申令其作公共租界與法租界不侵犯之擔保，其意義果安在耶。此不僅因吾人對於日本若干之解釋，證之以後事實，極為可疑，而主要原因，則因列強明瞭日本在滬舉動，非欲以一石而投雙鳥，即欲以其舉動，摧毀列強之地位，使其無從維持。夫日人一舉，使六萬工人失業，果何所為而如此耶。使他日情勢稍定，世界明瞭在現代國家獨立與經濟互賴之原則，與歐戰前武力征服原則之歷史鬬爭中，其地位究在何處，則觀中日事件一幕之紀述者，將無異讀中世紀史之一頁。據已往四月間之一切事件，一般觀念似以為將全世界四分之一之人口絕對可以置諸外國軍人統制之下，已往蒙古人與滿洲人之行為，日本將步其後塵。但忘却西方文化，已深入中國民衆之心中，民族理想已築成不可搖之基礎，非以前人類歷史上任何時代所可比擬也。一般對於中國之舊理想，以為常屈服於夷狄，而令其同化於中國之文明，元清兩代即其先例。然中國人並非一不能戰之民族也。綜觀中國歷史，和平與戰爭時間幾各相半，而歷來大血戰之事例，亦史不絕書，如吾人憑現局之推演而不加以制止，即可證明之矣。中國智識階級常訴諸智理與妥協，段祺瑞氏勸國人屈服，而任時間與民族力量發生效力，此足以代表舊日之見解。而現代理想，則含蓄於民族主義與民族之鬬爭中，英國嘗以三年之力，擬屈服南非之荷蘭倔強民族，致引起全世界之誹議，謂英人自違其信仰，英人經重大之犧牲後，遂慨然許南非聯邦以自由，於此可證明英人能維持其信仰，以及眞理之終不容摧毀也。美副國務卿凱式爾氏斥日本軍閥作戰之狂妄而曲恕其國民。就目下言，此種區別似仍不甚明瞭，但大致可謂確實。日本軍閥占領整個之政治機關與輿論，其幕後把持之力量，至為堅牢。日閥自歸政皇室以後，其傳統之僭越地位，並未稍變，自平族奪取藤原一族之政權後，日本向為武人專制，最近有南次郎與井上藏相之爭，而九一八之變遂勃發矣。頃間鬬爭中之主要問題，即中國是否可以復興，而成為東亞一大國家。在日本方面，即將軍制(或幕府制)是否為時代之落伍，在經濟上是否能容許其存在，在政治上是否足為民主制之障碍，而其存在是否能不危及日本前途唯一希望之中日親善與合作，如吾人現時每日聞見之事件，是否足為團結之基礎，抑此項基礎，仍須建於平等同意於精神上諒解之原則上耶。

(二月十六日稿)



政府遷洛誓與暴日決鬪

竟遲

一月二十八日日軍開始轟擊上海，十九路軍誓死抵抗，政府鑒於南京受日本軍艦威脅，恐不能自由行使職權，乃決定遷都洛陽，誓與日本作長期奮鬪！何應欽留京負滬寧治安之責，羅文幹負外交之責。後中央又決定外交由汪精衛負全責，軍事由軍事委員會負全責。對日基本方針為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上海軍事雖未完結，如粵方飛機張發奎軍皆自動赴援，外交已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五條提請召集國聯大會特別會議。上海一戰，誠中國復興之轉機。誠如汪精衛先生所言，世界有可敗之軍隊，無可亡之民族，國人勉之哉，國人勉之哉！

外交問題，自孫科赴滬後，當事者老成謀國，力戒浮囂，返復推敲，絕鮮聲情激越之論調。有人謂陳友仁絕交政策，姑不論利害若何，祗能認為係一種起身砲，不惜以國家為個人辯誣之工具，此說亦頗動聽。一月底外交不抵抗，內政不合作，汪蔣進京後，不生不死之局面，迄未展開。局外人頗多疑難。乃二十八日滬潮擴大，時局陡呈急轉直下之勢，汪以病軀出撐危局，尤令人驚其勇氣。前此認孫科決不回京，汪長行政院聲浪甚高，此中經過無數波折，揭穿言之，孫之不得不去，亦有其難言之隱，各方以蔣先生為中心人物，交相推重，蔣謂本人以力避獨裁之名而下野，今昔形勢無殊，何能再度上台，力勸汪任艱鉅，本人願從旁協助。汪請致力黨務，仍以行政實際責任委之於蔣，三讓三推，迄莫能決。二十七日勵志社之協議，蔣勸汪毋再讓退，意態懇摯，汪為之動容，勉允接受，仍畀孫以立法，以示融洽。一月二十八日中央終日開會，形勢非常緊張。

外委兩會

外委會二十七夜十二時方散，會議時王顧等將顏使請訓來電提出討論，加以研究。顏電陳十五・十六兩條因國際形勢不能提出，即提出亦無效果。本人主張提第十條。當時討論頗久，即晚由外部訓令顏使，對第十條相機應付，十五十

六兩條分顏考慮提出。下午四時，外委會又在中央黨部開會，蔣作賓，顧孟餘，王正廷，顧維鈞，羅文幹均到。蔣汪亦特出席，對日外交整個方計有具體討論。

懲戒友仁

二十八日中常會，對陳友仁談話，以陳忘却黨的立場，外長非責任內閣比，外部之上尚有中政會決定方針，不能謂政策不行而走。以黨員論為干犯黨紀，以國民論為喪心病狂，決交監察委員會懲戒。

同日晨十時，中政會臨時會，決議㈠關於陳友仁在滬談話，決由中政會秘書長曾仲鳴發表談話辯正，並說明政府之組織地位。㈡恢復檢查新聞，但以關於軍事者為限。㈢對外財兩長繼任人選，討論亦久。決定任羅文幹為外交部長，宋子文為財政部長。

汪長行政

二十八日中政會，加推王士東，周鯁生為外委會委員。二十八日中央全日開會，各委極忙，外交方計已定，而以充實政府為主，故決定請汪長行政院。汪與蔣在會場表示，決積極負責，任何會議須本人到者，無不到，決不離開南京。中政會臨時會，晚七時半開會，到蔣介石，汪精衛，顧孟餘，王正廷，何應欽，陳銘樞等數十人，至十時半散後，接開中央臨時常會，關防極嚴。會場除委員外，一律不准入內。中常會主席蔣，決議㈠行政院長孫科辭職，照准，選任汪兆銘為行政院長。㈡立法院長張繼辭職，照准，選任孫科為立法院長，孫未到任以前，以副院長覃振代理。十時四十分散。

二十九日晨十時，汪到行政院視事，在大禮堂召集全體職員訓話，一切照舊，盼安心努力工作。汪就職通電文云，（銜略）均鑒，奉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常務會議臨時會決議，行政院院長孫科辭職，照准，推選兆銘為行政院院長，遵於一月二十九日先行到院視事，特此電達。汪兆銘豔（二十九日）印。

決定抵抗

二十九日晨十時，中央要人在勵志社開談話會，到蔣，汪，陳銘樞，張繼，居正，邵力子，孔祥熙，曾仲鳴等，專對滬事及應付辦法交換意見。馮玉祥談，滬上事初起，吾人隱忍已極，對所提條件一一容納，而日人竟出此行為，辱我太甚，捍衛國土，保護人民，軍人之天職也。二十九日正午，外委會常委在外部政次辦公室開會，王正廷，顧維鈞，顧孟餘，蔣作賓，羅文幹均到，討論滬事，備提出下午中政會決定。下午三時軍方要人何應欽，朱培德，陳銘樞，李濟琛等在勵志社談話，有所商討，四時餘，方赴中央黨部出席中政會議。下午四時中政會開會，主席汪，陳銘樞報告十九路軍因自衛而抵抗，誓以死力保衛國土，至於最後。並謂日陸戰隊猛撲後，我軍守衛得手，業射下日機兩架，俘獲日鐵甲車三輛，擊毀一輛，我方死傷約三百餘名等語。當決定對於地方糾紛小事，我方固可讓步，但有關領土主權，決不能絲毫讓步，對暴力來侵犯時，必須抵抗。決議㈠准陳銘樞辭行政院副院長，以宋子文繼任。㈡成立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通過，推蔣，馮，閻，張學良

，李宗仁，陳銘樞為委員，行政院長，參謀總長，軍政部長，海軍部長，訓練總監，軍事參議院長為當然委員，指定蔣，馮，何應欽，朱培德，李宗仁為常委。㈢准黃漢樑辭財長，以宋子文繼任。㈣准曾仲鳴辭中政會秘書長，由葉楚傖繼任。宋子文二十九晨離杭，乘汽車由京杭國道來京，下午四時到京，逕赴中央黨部出席中政會，散後汪宋同赴北極閣商財政。

外部宣言

外交部二十九日為滬事發表宣言如下，『自上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開始佔領瀋陽後，日益擴張其暴行，積極實施其武力侵略政策，今則國際商務集中之上海，竟被日軍侵入矣。本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上海吳市長對於日領一月二十日之牒文，已經予以日領認為滿意之答復。乃是夜十二時，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忽通告市政府，要求中國軍隊撤退，由日軍佔領佈防，同時即以武裝軍隊向中國軍隊首先用機關槍施以襲擊。二十九日繼續進攻不已，並以飛機二十餘架，不停止而且無區別轟炸居民稠密區域之閘北。該處已遭大火，居民死傷極多。當地中國行政交通文化機關及主要商店，多遭炸毀，截至現在，仍繼續其敵對行為。上海正在猛烈砲火之下，中國當局處此情形，為執行中國主權上應有之權利，不得不採取自衛手段並對於日本武裝軍隊之攻擊，當繼續嚴予抵抗。日本侵佔上海，顯係再行違犯國際公法凱洛克非戰公約九國公約以及國聯決議案之暴動，而且轟炸砲擊人烟稠密之商埠，尤為人道所不容。各國人民生命財產，亦受重大危害。各國商務將有因是而全歸停頓之虞，此種責任，應完全由日本擔負。上海為中國經濟商業中心，而且地接首都，攻上海即係對於首都加以直接危害與威脅，日本現正擴大軍事侵略行動，中國各地隨時均有重大危險發生，應請各簽約國家採取有效行動，履行其條約上神聖之義務，勿使人道公理公法條約竟為日本暴力所蹂躪破壞無遺。』

外長宣言

羅文幹三十晨十時半到外部接事對職員談話，屬各安心工作，並發表徐謨為常務次長。

外長羅文幹三十日發表宣言云，『當茲中華民國歷史上國難最嚴重之時期，鄙人為責任心所驅使，遂不得不勉應國家之急，以服務於外部。查自去歲九月日軍侵佔瀋陽及東省之其他各地後，形勢日難忍耐，現在日本軍隊復又攻擊上海，情勢愈更緊張，蓋不惟國際間之利益發生危險，即我首都之安全亦頓受威脅。日本方面現雖已連續實施其種種暴行與侵略，中國方面則對於反對侵略及以戰爭為國家政策之國聯規約．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仍行繼續遵守。中國政府現已決定，此後日本軍隊對於中國領土如更有攻擊，則必盡其能力之所及，從事正當防衛，須知自衛自保，乃各國應享之權利，無論在何情勢之下，固不能希望其放棄者也。中國人民極願與一切以平等相互原則待我之各國人民維持並增進其友誼，今若中日兩國人民間之友誼維持發生障礙，則實以日本之連續的侵略為之。況日本之連續的侵略，自不能不於中國人民之感情上發生其必然之結果也

。現如欲使中日兩國人民恢復友誼關係，則必須日本政府採用武力壓迫以外之手段。蓋武力壓迫不惟不能醫此創痕，且反使其日益加劇故也。現在鄙人業已就外交部長之職，自當遵照國民政府決定之政策，竭其能力，勉效棉薄，凡我國按照國際法律，國際條約所應享有之主權獨立，領土及行政完整，均應使其毫無損害。尤願舉國上下予鄙人以充分之贊助，俾鄙人之努力克底於成。

外部通牒

三十日我外部為上海事件致國聯及九國公約簽字國駐華公使之牒文，云「為照會事，查自上年九月十八日日本無端侵佔瀋陽後，即繼續在東三省及中國其他各重要地方積極實施其武力侵略政策，今且侵及國際商務集中之上海矣。本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上海吳市長將對於上海日領事一月二十七日之來文業經予以駐滬日本總領事認為滿意之答覆，乃是夜十二時，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忽通告市政府，要求中國軍隊撤退，由日軍佔領佈防，即以武裝軍隊衝入閘北，向中國軍隊首先用機關槍施以襲擊。二十九日繼續進攻一日，並以飛機二十餘架不停止轟炸居民稠密區域之閘北，該處已遭大火，居民死傷極多。當地交通機關及暨南大學，商務印書館各文化機關與主要商店多被炸毀。現仍繼續其敵對行為，實屬違反國際公法·凱洛格非戰公約及國聯盟約，且蔑視國聯行政院迭次決議，而對於華盛頓九國公約尤屬直接侵犯。因此不獨各國人民生命財產均受重大危害，即人道與文明基礎亦受威脅，其責任應由日本完全擔負。中國政府為遵守國聯迭次決議，對於日本種種侵略行為，極端隱忍，詎意日本悍然不顧，竟令日軍攻擊上海，威脅首都，故意擴大事變之軍事行動，中國當局忍無可忍，不得不採取相當手段，以實行其國家正當防衛權。上海為中國之國際商業中心，現既在嚴重局面之下，中國重要各地亦隨時均有重大危險發生。日本違反華府會議九國公約，危害中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貴國政府為該公約之首創者（簽約國），相應緊急照請貴公使，迅電貴國政府，本其在該公約上之所負責任，速採有效之手段，嚴正制止日本在中國領土內之一切軍事行動以及違反該公約之一切其他行為，俾該公約之尊嚴與遠東之和平均得維持，並希查照，宜予辦理見覆為荷，須至照會者。」

蔣氏通電

卅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將士電云：「限即刻到，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各將士各軍官學校師生諸同志均鑒，東北事變，發始迄今，中央為避免戰禍，保全國脈起見，故不惜忍辱負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與正義，促倭寇之覺悟。不意我愈忍讓，彼愈蠻橫，滬案發生，對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軍攻擊，轟炸民房，擲彈街衢，同胞慘遭蹂躪，國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氣，寧能再忍。我十九路軍將士既起而為忠勇之自衛，我全軍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種滅患迫燃眉之時，皆應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抱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決心，以與此破壞和平蔑棄

信義之暴日相周旋。中正與諸同志久共患難，今身雖在野，猶願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特本血誠，先行電告。務各淬勵奮發，敵愾同仇，勿作虛浮之豪氣，保持犧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黨國幸甚。蔣中正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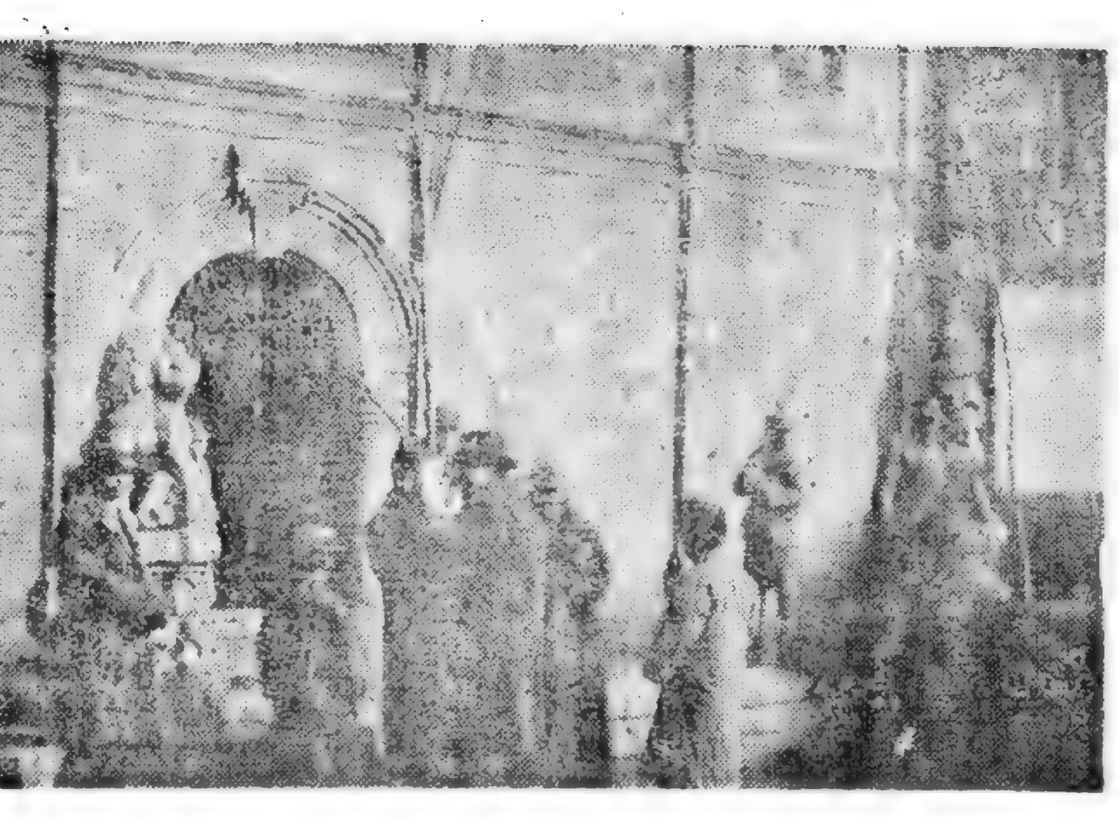
國府宣言

國民政府三十日發表宣言云，『自日本以武力侵佔東北以來，政府一面尊重華盛頓九國條約、國聯盟約、凱洛格非戰公約之精神，雖釁自彼啓，仍堅持忍耐，以候簽約各國之主持公理。一面嚴飭軍警，應以全力捍衛地方，保障人民生命自由財產之安全，苦力維護，於茲數月。而日本進逼不已，最近竟以大批戰艦駛至上海，並輸送陸空各軍，藉口市民抗日舉動，以便用暴力橫相恫嚇。夫人民組織團體，以急國難，而禦外侮，本出於愛國之熱誠，苟無越軌行動，政府無從加以干涉。惟政府爲避免戰禍計，已不恤一再遷就日本之要求，始則對於民衆抗日之言論行動稍涉激烈者均予禁止，繼且曉諭各種民衆團體活動，取銷抗日名義，以杜强鄰之藉口。本月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四十五分，上海市政府對於日本駐滬領事之要求已予以日領自身亦認爲滿意之答覆，而同晚十一時二十五分，日本第一外遣艦隊司令官忽來通告，迫我上海駐軍讓出防地，俾其佔領。軍隊有守土之責，詎能應其所求。日本軍隊遂即向我軍進攻，竟使上海繁盛市面罹於兵燹，且使用無限制之飛機轟炸政策，平民生命財產，慘受荼毒，數量之巨，無可估計。同時首都及長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鎮，亦有日本軍艦到處挑釁。夫日本所以繼續使用此等暴力政策，且進而愈厲，其用心不過欲威脅我政府，使屈服於喪權辱國條件之下。政府受國民付託之重，惟知保持國家人格，尊重國際信義，決非威武所能屈。惟有堅持原定方針，一面督勵軍警，從事自衛，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一面仍運用外交方法，要求各國履行其條約上之責任。日本此次輕啓兵戎，破壞和平，不但中國領土主權遭其損害，舉凡華盛頓九國條約，國聯盟約，凱洛格非戰公約亦爲之毀棄無餘。政府深信中國對於此等行爲，有正當防衛之權利與義務，同時深信各國爲維持世界和平及國際信義，亦必不能坐視。茲者政府爲完全自由行使職權，不受暴力脅迫起見，已決定移駐洛陽辦公，望我各省區行政長官及軍隊長官，同心協力，各盡所職，以靖地方，而安人民。尤望我全國民衆以勇毅沉着之精神，共赴國難，勿囂張，勿畏葸，務使暴力無所施，正義得以申，國家安危，悉繫於此，願共勉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兆銘。』

移洛通告

國府宣言暫移洛陽辦公，政府負責人員除何應欽奉命留京處理一切維持治安，羅文幹留京主持外交外，其餘重要人員均於三十晚北上，赴洛陽主持一切。何應欽發表負責談話云，現外侮益亟，政府爲捍衛國土，保障主權，免除威脅，完全自由行使職權起見，暫移洛陽辦公，以後首都治安，除由京滬衛戍司令長官憲兵司令及首都警備司令等積極維持外，並經政府命令本部長負責處理，地方治安，決無他虞。二日國府

通告移洛云，『本府及所屬各院部會處，均已遷往洛陽，南京各原機關，業經停止辦公，所有京外各機關投遞文件，仰均逕向洛陽投遞可也，特此通告。』


行政院及中政會(原第三職業中學)

汪氏報告

三十一日下午七時，汪在開封聯歡社，報告國府移洛之原因及經過，茲錄其大意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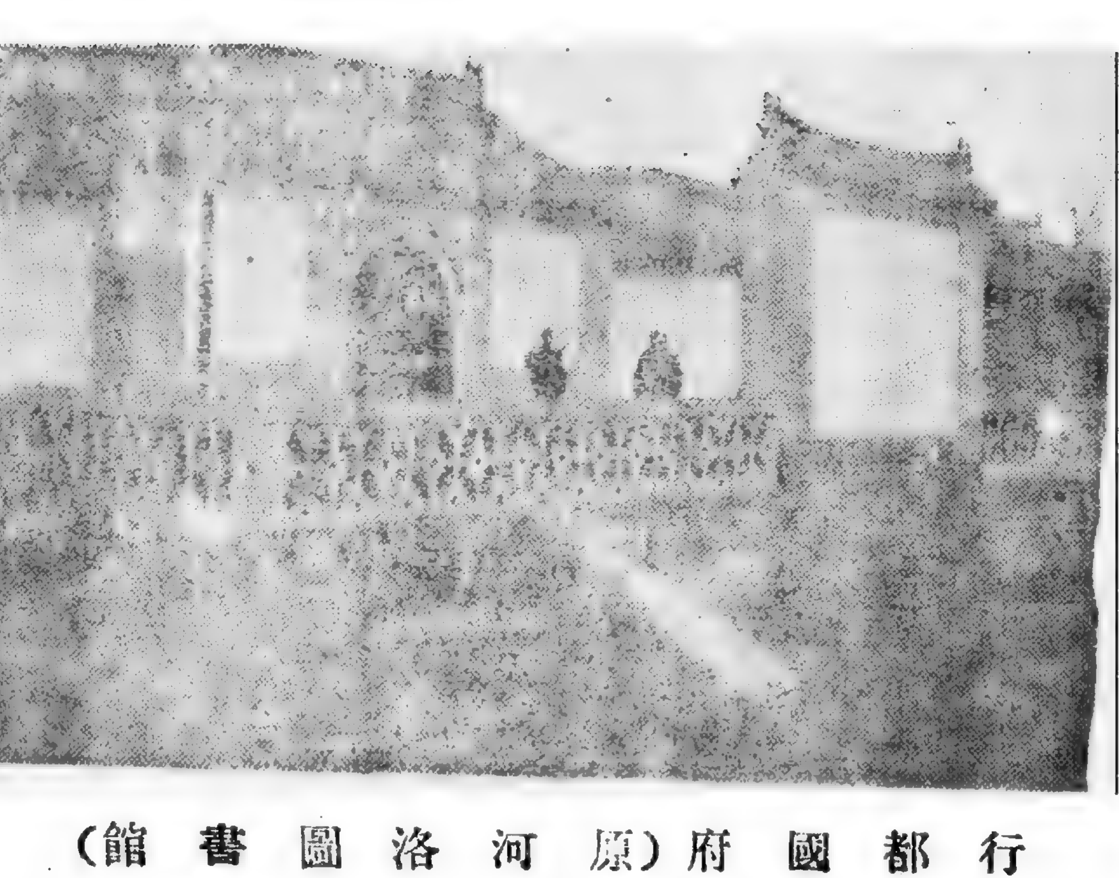
日本以暴力侵占東北，已有四個多月還沒有得到解決，事情何以遷延如此之久，是我們不肯簽字於喪權辱國條件有以使然。如果我們肯和袁世凱那樣簽字於二十一條，那麼這件事情便早已解決了。解決的結果是怎樣呢，喪權辱國，國家人格從此毀滅，民族生命從此斷絕。我們一定不肯簽字，日本便想用種種方法脅迫我們，攻錦州，窺熱河，我們仍不肯屈服。日本更進一步，以海陸空軍兵力來攻上海，威脅首都，同時並派遣大批軍艦，駛至下關．鎮江．蕪湖．漢口．宜昌．重慶．各處江面。二十八日駐京日本總領事館，正式宣布率全體館員至下關日本軍艦，同時日本軍艦在下關者，已作種種爭鬪準備。我們對於這種威脅，先就上海來說，對於日本的無理要求，儘可能的範圍內，極力忍耐，極力讓步，表示我們無意開釁，倘使不幸而終至發生衝突，亦必使釁自彼開，為天下萬國公見之事實。我們於接到日本駐滬總領事要求上海市政府於二十八日午後六時以前圓滿答覆，否則將採自由行動通牒以後，經各方慎重考慮，訓令上海市政府，於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四十五分，圓滿答覆日本駐滬總領事，認為滿意。廿八日夜十時，艦隊司令要求我們淞滬駐軍退出閘北，歸其占領。十二時起，兩軍遂發生衝突。政府所以出此，明知日本此次舉陸海空軍兵力而來，意在對我挑釁，故將其所藉為口實者一律退讓，從事實上證明，釁自彼開。我們決定不簽字於喪權辱國的條件，同時決定對於日本的侵略行為，

要予以抵抗，前者是消極的方法，後者是積極的方法，這兩種方法，不但並行不悖，而且缺一不可。到了日本軍隊要占領上海，則我淞滬駐軍抵抗的時候到了。所以第十九路軍便奮勇抗敵，屢戰屢勝。上海既然如此，沿江各重要城市，自然應該一律籌備抵禦。在這時候，南京的國民政府，應該怎樣，成爲我們所急切討論的一個問題。須知道國民政府之定都於南京，相信世界各國不會發生戰事的，是中國對於世界各國之一種和平表示。爲自從華盛頓九國公約，及國際聯盟公約，凱洛格非戰公約，相繼締結之後，簽字各國有共保和平之義務。國民政府之定都於南京，爲的是相信自己，及相信別國，都有尊重簽約的決心，不會破壞條約，甘爲戎首。二十八日日本軍艦駐泊下關者增至七艘，一旦啓釁，政府機關不能完全自由行使職權，全國政務便成解體，終陷於無政府的狀態，其貽禍國家，寧可思議。因爲這樣，我們終於決定將國民政府移至洛陽辦公。我們未嘗不顧慮到以下三點，其一•國民政府遷移，沿江各省會不會因而搖動呢，但是國民政府與各省地方長官不同，地方長官是有守土之責的，而國民政府之責，則在於統籌全國，而不在於守土。我們的決心，我們將保衛南京之責，交給京滬衛戍司令官，首都警備司令等，並以軍政部何部長留守南京，主持一切。其二•國民政府遷移，會不會使淞滬駐軍聞而失望呢。國民政府已將後方接濟，籌有辦法，指定專員負責。其三•國民政府遷移，會不會使東南人民發生驚懼呢，政府預備以最大之犧牲，爲長期之抵抗，移至中原腹地，固結各種力量，以策應全國，國民政府遷至洛陽辦公，其最大精神，即在於此。以上所說，爲國民政府遷至洛陽辦公之原因。此後必入於長期奮鬥的境況，斷然無疑。我們並不主張對日絕交，因爲日本對我所用手段已經超過絕交，超過宣戰，已是不斷的進攻與占領了。僅對日絕交，是不能發生何等作用的。不主張對日宣戰，因爲此次日本對我雖無宣戰之名，而有宣戰之實，這種事實，是破壞萬國聯盟公約，華盛頓九國公約，凱洛格非戰公約，不但侵害中國，而且侵害各國。不但中國對日本有正當防衛之權利，各國對於日本有干涉其野蠻舉動之義務。中國此時應聯合簽約各國，以制裁日本，用不着宣戰的。現在除了團結全黨同志的力量，全國同胞的力量之外，不能不打開一條生路，我們唯有向着這條生路，以勇敢沉毅的精神，猛烈前進。

行都布置

國府及中央各部院，遷洛者已千餘人，除主席森林，行政院長，汪兆銘外，中委到者有蔣•馮•朱培德•邵力子•張繼•李濟琛•王法勤•丁惟汾•王懋功等及中央黨部工作人員。黨部及國府設河洛圖書館，國府內各處在前院，黨部在後院，訓練總部設師範附小，職業學校爲中委住所，行政院及中央政治會議均在此辦公。軍政部無線電台設於第八中學，軍事

委員會已成立，在城內第四師範學校辦公。各機關大抵尚無公可辦，僅接收文件，以示洛陽爲政府所在地而已，實則各部部長，無一在洛者。在京滬分設中委駐滬辦事處與留京辦事處，兩辦事處之建議案，須由中央核准後方生効力。



行都國府（原河洛圖書館）

日艦脅京

國府遷洛後一日晚十時，日艦用燈打旗語，聞槍聲一響，日艦隨即發砲，共九響，有實有空，在下關落三彈，一落獅子山，二落天光里二十七號，一彈連穿過三家，半彈爆發，半彈嵌入牆壁，附近十餘家屋瓦盡成硫磺色，玻璃咸穿小孔。另一彈則較小。同時日軍曾開機槍，京滬車站旁邊茶樓亦落一彈，未炸。城內電燈一概熄滅，我獅子山砲台駐兵因日艦意在尋釁，並未還擊。但沿江一帶防衛工作極其鞏固。至二日晨一時四十分，電燈復明，治安如常。下關江面日艦三艘，均下警戒旗，我艦七隻及英美艦，亦均下警戒旗。江邊及下關一帶，我軍特別戒嚴，自衞抵抗。下關商店及城內均閉市。二日晨首都警察廳長晤日海軍司令，協商停止開砲。

往復抗議

外部向日本嚴重抗議日艦發砲事件文云『據衛戍司令警察廳長報告，停泊南京下關之日本軍艦，突於本月一日下午十一時後陸續發砲八響，用探照燈探照，命中獅子山下關車站北極閣淸涼山幕府山等處，同時發放機槍步槍，自十二時後始止。中國方面爲避免衝突，並未還擊等語。查日本陸戰隊不顧國聯行政院決議及九國公約與非戰公約，進攻上海，中國軍隊中國人民正在憤激之時，乃該日艦復在下關無故發砲放槍，實屬故意擴大事態。因此挑釁行爲所發生之一切責任，應由日本方面完全担負。玆特提出嚴重抗議，應請查照，仍令該日艦等不得再滋事端，並保留正當要求之權』云。

日本向外部抗議文云『南京下關日清碼頭警戒中之帝國之海軍，本月一日午後十時，突遭中國正規軍不法攻擊，同時並受獅子山砲台三發之砲擊，致生重傷者一名及輕傷者一名。因之帝國海軍在自衛上不得已加以反擊。無幾，中國方面沈默，帝國海軍亦即行中止反擊，務使攻擊損失止於最少限度。查日



（日艦威脅之下關）

本公使館鑒於最近上海方面情形之惡化，雖使駐南京帝國領事及館員並僑民全部避難下關日清碼頭，同時由駐南京帝國領事對於中國各關係機關屢次警告，愼重措置辦法。而中國方面突然出於本件之挑戰手段，甚為不合。因此帝國公使館對於國民政府外交部提出嚴重抗議，並聲明保留關於本件帝國政府正當要求之權利也云。

外部答覆日本抗議文云，『准二月二日節略稱，南京下關日本海軍本月一日午後十一時突遭中國正規軍攻擊，同時並受獅子山砲台所發之砲擊，日本海軍不得已加以反擊。無幾，中國方面靜默，日本海軍亦即行中止反擊，務使攻擊損害止於最少限度等語。此次下關日本軍艦不顧國聯行政院決議及九國條約非戰公約，無故發砲，命中獅子山・下關車站・清涼山・幕府山・北極閣等處，並開機關步槍，實故意挑釁。來照誣稱係遭中國正規軍及獅子山砲台發砲所致，殊非事實。查中國政府依照國際公約及國聯行政院勿擴大事態之決議，在南京城外並未派有正規軍，且有嚴令獅子山砲台，未奉命令，不准開砲，是所稱先受中國正規軍攻擊一節，完全不確。茲據獅子山砲台報告，當日本軍艦發砲時，本砲台因未奉命，始終未予還擊，所稱該砲台先事發砲一節，尤屬並非事實眞相。除對於下關日艦之不法行為另提嚴重抗議，要求迅令該日艦等勿再滋生事端外，相應略覆查照。』

汪馮南下

目前時局，外交與軍事並重，外交由汪負責，軍事由軍委會主持。中央因對日外交軍事，須當面指示何應欽等

，乃推汪精衛，馮玉祥，朱培德，李濟琛南下面訓，三月午離洛，四日晚九時抵汴，晤劉峙，五日晨九時到徐，王均等赴站迎接，汪當召七師軍官訓話，朱培德談，此次南下，欲利用外交方式解決難局，現英美法各國在菲律濱新加坡兵艦已出動，決以武力調解和平，滬銀行停止匯兌，擬商宋子文積極籌餉，以濟軍用。汪馮等下午二時抵蚌，汪談，同人等到洛，開第一次會議，對日方針已決定，軍事取抵抗，外交自得援助，英美法對我表同情，所提調停事接受。將赴滁州會何應欽云。六日晨二時，汪等由蚌赴滁州，何應欽•陳銘樞•羅文幹•陳紹寬•陳公博等，五日晚北迎至滁州，兩車相遇，何等遂過車，當在車上開談話會，商議一切。六日晨抵浦鎮，何等六日午回京，陳銘樞赴滬，汪馮等暫留浦口。

汪氏談話

汪七日在浦口發表談話云「現在中央黨部，國府均已移至洛陽辦公，以機關論，已經固定，至余對外交主張，余去年在滬，即主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此主張至今未變。蓋軍事上若不抵抗，則外交無進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可使軍事勝利更有把握。最近英美等國之提議，余認爲大體公允，故政府已大體接受。此次十九路軍明愛國之義，盡守土之責，政府豈有漠視之理，外間惡意造謠，實可髮指，雖軍事秘密不容宣布，而事實總可證明。現在財政困難已達極點，滬經此巨禍，影響金融，尤爲深切。惟有政府與人民以艱苦卓絕之精神，同心協力，救此危局，其方法如財政公開•緊縮政策•廉潔政府•皆爲當務之急。中央黨部在洛決議，國難期間，國府以下各機關職員只發生活費，即是表示舉國一致刻苦自勵之精神」云。

汪馮返徐

七日晨在京中委居正，邵元冲，何應欽，陳銘樞，陳公博及羅文幹等渡江赴浦謁汪，馮，商討外交軍事各問題，十日下午三時，汪精衛過江入城，至勵志社稍息，何應欽，陳紹寬，羅文幹往訪，對軍事外交均有談商，晚六時仍渡江回浦鎮。十一日晚汪精衛，馮玉祥，李濟琛，朱培德登車北上，十二日晨九時抵徐州東站，王均等赴站迎接，汪談，此次南下，在京籌劃一切，外交極抱樂觀，因英美法各國所提條件，我國完全接受，各國公使爲求避免戰事擴大，十一日已赴滬調解，最近當有和平實現云。

蔣氏行蹤

蔣五日下午一時半，由洛陽赴開封，晚八時半到鄭州，未下車，九時半車開，六日上午十時抵汴，劉峙等在車站歡迎，午後劉峙召集在豫全省軍事長官會議，將請蔣出席參加，討論要案及加緊防務及軍費各問題。九日晨五時，蔣離鄭赴洛，十時抵站，邵力子，陳繼承，林競等登車晉謁，邵與蔣談對甘省政務整理方針，決定先令川軍退出甘地，交還財政各權。蔣允代向川軍疏通。蔣並召見洛縣長方廷漢，詢問洛縣政務，囑迅將龍門溫泉各名勝修葺，方條陳繁榮洛市計畫，蔣頗嘉納。允即撥款興工。蔣對外交近況，向邵力子等有所說明，聞

各國所提調停滬案辦法，使日軍恢復一月二十八日前狀況，向後撤退，劃中立區，現由外長羅文幹拒絕，正商其他方法。旋葉楚傖來謁，報告中央黨部近況，十一時，蔣下車入城，往訪林森，蔣因外交緊急，在洛不擬多留，即將東下，往來於鄭汴間，俾於汪等就近接洽，十日上午三時，蔣赴鄭，上午八時到，下榻隴海二十四號房錢宗澤處，劉峙奉蔣召，十日下午四時半由汴到鄭謁蔣，對軍事有所商洽。當晚七點十分專車返汴，俞飛鵬下午一點半專車赴汴，張鈁到鄭謁蔣，請示剿匪機宜，十日晚十點南下返信陽。

蔣汪會徐

汪以外交緊迫，滬案未決，由京電蔣赴徐會議。蔣接電後，偕宋美齡等，於十一日晚十時抵徐北站。汪，馮，李，朱暨張學良代表鮑文樾，閻錫山趙丕廉代表楊愛源，中委陳璧君，秘書曾仲鳴等抵東站。得蔣在北站消息，汪即命開車赴北站，停二股道，蔣專車停三股道，蔣見汪車至，登汪車，與汪馮李朱等會議國事大計，約二小時久，蔣汪李以軍事委員名義，分電各要人，在徐召集會議。十二日，汪，蔣，馮，李，朱等在徐兩度會議，交換意見畢，蔣十二晚南下巡視，即返。汪朱仍住北站車上，馮患感冒，偕李濟琛移花園飯店。

汪談抗日

十三日晚，汪精衛發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要旨，略謂此次中國不屈於日本之暴力，而出於正當防衛，必須有最大之決心，極巨之犧牲，方得最後之結果。過於畏葸，

固為不可，徒作壯語，更為不可。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着着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備，吾人認清此點，即須從舉國一致着手，以土廣民衆之中國，對富國强兵之日本，縱使有一二城鎮，不幸而落彼手中，而中國之內，人人皆抵抗，處處皆抵抗，日本雖有二三百萬精兵，亦不能遍布也。世界上有可敗之軍隊，無可亡之國民，切須牢牢記住此二語。苟行之不懈，日本必有力竭之日。列强亦必羣起而共踣之。至於外交方面，中國此次有十分理由，可要求國際聯盟華盛頓九國公約開洛格非戰公約簽字各國出而干涉，中國既有此理由，在外交上決不可放棄，切勿以為外交無用，而決然持之不顧，不僅對各國如此，對日本亦如此，日本所希望於我者，惟簽字於喪權辱國之條件耳。然自去歲九月十八以來，南京政府隨時可以簽字，而終不肯簽字，最近舉可遷都洛陽，以作長期抵抗之計，而仍不肯簽字，則中國之決心亦可概見。日本終必放棄此不可得之希望，然後乃有中日交涉之可言也。

（二月十六日稿）



—欲知蘇俄現狀者不可不讀—



三版業已出書
售價大洋一元
郵費一角一分

本書爲大公報記者曹谷氷先生於廿年三月奉社命赴俄考察歷時五月所撰對於蘇俄五年計劃過程中之工業生產國防軍備以視察之所得忠實紀述全書共二百六十餘頁約十餘萬言關於蘇俄一般設施紀述亦詳讀之如身置其境無異躬遊蘇俄也初版一萬部未經出書即已售罄預約當即趕印再版一萬五千部除開支預約者外所餘之數亦經售完購讀者仍復日有數十起直感無以應付故已決定翻印三版未印及一半即逢津變今於遷移館址之後業經趕印齊竣先行裝訂若干部以便應付各地之批購如承購讀務希早爲寄欵是荷

天津大公報出版部啓

三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一年一月廿九日起
至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止

國內

哈爾濱陷落經過

李杜等組織自衛軍

日軍既占錦州，東北最後之壁壘已失，僅有吉林省政府統治下之賓縣等縣，爲一塊乾淨地。而哈爾濱一埠，因有中東路之關係，日人尚不肯破臉與蘇俄相爭。日本軍閥乃嗾使爲虎作倀之僞吉林省政府主席熙洽，派于深澂等出兵，攻擊阿城等縣，張作舟馮占海各部，力與抵抗，因衆寡不敵，馮占海軍於二十五日自阿城繞道至哈東，二十六日晨，攻入哈埠，第七旅長李杜部騎兵，先後開到，馬占山部劉團亦開松浦，聲援李杜，李杜馮占海等，遂據哈爾濱以拒于深澂軍。二十七日，與于部劉團在距哈三十里之黃山嘴子交戰，于軍大敗，敗潰阿城。同時，日機三架飛哈，向王兆屯二十六旅旅部擲三彈，被騎兵擊落一架。李杜遂與中東路護路軍司令丁超，二十二旅長趙毅，二十五旅長馬憲章，二十六旅長宋文俊，二十九旅長王瑞華，暫編第一旅長馮占海，騎兵旅長宮長海，姚殿臣等，成立吉林自衛軍，李杜任自衛軍總司令，以護路抗日。

吉林省治安維持會

吉林自衛軍成立後，並組織吉林治安維持會，發出通電云，『國家當軍事時期，地方政治，失其重心，則必有執行治安之機關，隨軍事而產生，古今各國，不乏先例。吉林自日軍入境，熙洽納欵，久已太阿倒持，政非其政。賓縣政府，草創未久，僅賴二三同志竭蹶支撐，僻於偏促，亦虛號召爲難。當此軍事嚴重之時，凡百政務，所關重要，治安所繫，常與軍事相提携，有一不備，實不足保持秩序，維繫軍心。哈爾濱地居衝要，五方輻輳，事務紛繁，現自衛軍樹立以來，義聲所播，中外具瞻，關於軍事期間，地方一切行政，不可無總攬負責之機關，以期集中人才，共挽國難，茲經共同議決，設立吉林治安委員會，公推護路軍總司令丁超爲委員長，所有軍事行政外交財政等項，胥歸轄理。本會章制及委員名單，俟組織成立，另行公布，此次治安會之設關係吉林地方，變出非常，爲適應時事之需求起

見，一俟大局安定，吉省合法政府完成，即行撤銷、合併聲明，除電呈國民政府備案外，謹先電聞，伏希公鑒，吉林治安委員會東（一日）印。』

自衛軍李杜發宣言

吉林自衛軍總司令李杜等發表宣言云『遼吉事變，迄今四月，杜以本旅僻守依蘭，枕戈待命，原意東北一隅之地，得與外交大局隨同解決。乃日人入據吉垣，欲以亡韓故智，首倡改變行政權，脫離中央關係，造成獨立局面，利用熙洽，積極進行，近又收買不肖軍人于深澂輩，招納土匪，爲虎作倀，更欲囊括吉疆。包藏禍心，而對中蘇共管之東路，歐亞交通之商場，亦欲全部納彼範圍，歸其支配，以求完成新政權之策劃。我人身命財產，所藉爲綏衛少延喘息者，將隨新政權而完全喪失，東北國疆，乃亦蕩覆無餘。杜等分屬軍人，職在捍國，處此情形危急似亡非亡之際，正思有以圖存，適據報于逆深澂，將擾哈埠，剷除一切行政建制，改組新特市，當即躬率全旅，星夜馳援，於一月二十七日會同護路軍總司令，暨趙宋馮王各軍，毅然奮起，出臨近郊，迎頭痛擊，立將于軍擊退，連日負隅阿城同賓雙城各境，跟蹤進兜，方期掃蕩頑逆，務絕根株，詎料日人悍然助亂，仍復劫取路車，毆傷路員，進兵長哈，實屬藐視國際，恣逞強權，當經嚴集各軍，合力抵禦。在此形勢嚴重之日，正我軍人效命疆場之時，賴我各友軍深明大義，一致團結，共負國難，爰組織自衛軍，闡明本軍衛國衛民之宗旨，安分僑商，一體保護，凡有侵略疆圻擾亂治安者，願共擊之。敵愾同仇，義無反顧，成敗利鈍，非以逆期，茲以軍部成立，承各友軍共推杜權攝總司令，勉荷艱巨，尅日就職，望我父老子弟，念國土之垂危，痛淪胥之將及，互相救危，共策進行，謹此宣言，佇候明教。吉林自衛軍總司令李杜・中東鐵路護路軍總司令丁超・前敵總指揮王之佑・總參謀長楊耀鈞・第二十二旅長趙毅・二十五旅旅長馬憲章・二十六旅旅長宋文俊・二十九旅旅長王瑞華・暫編第一旅長馮占海・騎兵旅旅長宮長海・姚殿臣・團長陳德才・張琦・張春霖・路永才・陳宗岐・王孝之・于德一・趙秋航・守廣甲・朱春田・劉作賓・趙維斌・張廣喜・徐俊武・李輔臣・張桂林・山林游擊隊統領宋希曾等同叩，世（三十一日）印』

馬占山又通電抗日

一度抗日奮戰之黑龍江將領馬占山等，又於三日發出通電，表示態度，願誓死抗日，其原文如左，『本軍抗日，前以力盡援絕，暫避海倫，一以圖整理部隊，聯合友軍，俾作最後奮鬬，一以冀外交有效，日方覺悟，而得直當解決，枕戈待命，誓死禦倭，區區下情，業於佳電通告奉聞。詎意日本軍閥，倒行逆施，既侵我領土，摧殘政權之完整，復強占東鐵，破壞歐亞之交通，近更變本加厲，肆其凶燄，予東北之毒流正湧，對東南之爪牙又張，以浪人策略，解決東北善後，以海陸淫威，開闢東南新局，同惡相濟，無所不用其極，苟彼武力足恃，則世界從此絕無公理之存在，倘我人心不死，應全國一致共作奮鬬之犧牲，國如喪亡，家亦不保，事實昭然，無或僥倖，國難益急矣，責

任愈重矣，古山等謹率部曲，效死殺敵，念茲在茲，義無反顧。惟由我海內外同胞，共凜匹夫有責之義，義起動員，毋任個個擊破，而保我子孫，還我山河，在此一舉，彼有良械，我有熱血，精神終助物質，勝算貴在決心，禍燃眉急，切共圖之。並盼各友邦人士，一致主持公道，勸轡陳詞，不勝引領之至。馬古山・謝珂・蘇炳文・程志遠・張殿九・苑崇穀・吳松林・王爾瞻・崔伯山・徐景德・樸炳珊。徐寶珍・石蘭斌・周興歧・陳海勝等同叩，東（一日）印，』馬發出通電後，並派程志遠旅騎兵、沿齊克路開向黑垣，躡鈴木旅團之後，以牽制其向哈開進，另派步兵苑崇穀旅，自呼海路開向哈埠近郊，為吉軍之聲援。駐黑垣日軍鈴木旅團秋田大隊弘前野砲大隊等千餘人，二日早本已開至東鐵昂昂溪站，扣留車輛，開至烟囪屯，擬駛哈攻擊吉軍之後，比聞馬氏通電，及黑軍張殿九旅拆毀安達以上軌道，準備抵抗，遂中止前進，連夜返黑垣。其洮昂線騎兵千餘，亦與黑垣日軍聯成一線。黑軍駐黑垣者，原有徐全勝，朱鳳陽兩騎兵團，以勢孤恐遭包圍，退於齊克路塔哈爾橋，程志遠旅聞訊，亦遂停止前進。

日軍占寬城子車站

日軍為進占哈埠，謀假道中東路運兵，乃為中東路局所拒絕，將車輛撤至哈埠附近，並嚴令哈長線路工，不許因日軍逼迫，運送任何軍隊，否則以溺職論罪。日軍取直接行動，於二十八日強占中東路寬城子車站，拘禁站長，槍殺路工，扣留貨物車輛，強迫路員開車，輸送軍隊。晚九時，日軍鐵甲車兩列及拖車二十輛，載滿日兵，離長春赴哈，占領窰門以南各站至蔡家溝站，自衛軍陳德才團扼守，日軍不得前進，嗣陳團奉命調至雙城堡，與二十四五旅聯合防線，日軍復續到三千餘，乘兵車九列，迤邐開向雙城，沿途拆毀之路軌，均由滿鐵工人修復，車行無阻。

雙城站第一次劇戰

三十一日拂曉，丁超部護路軍三千人，以刺刀與日軍長谷旅團先發部隊，在雙城堡站搏戰，陣亡四百人，激戰數小時後退却，日軍死二十餘人，傷四十人，日機一架，至米立斯營擲彈示威，經擊走。日軍以三列車載兵一千五百餘，並槍彈糧秣路工，二十九日晚抵三岔河，三十日晨北進，沿途補橋修軌，勢焰甚張。午三時許二十二旅趙毅部，二十六旅宋文俊部，張作舟舊部張廣纕支隊，趕抵雙城，五時即接觸，三十一日六時奪回車站，並擊落日機一架，薄暮日軍據城待援，一日晨十一時許，日機一架飛哈，低飛偵察我沙爾曼砲兵陣地，擲彈多枚。日多門師團，自錦西調來六千餘人，二日晨八時開進東鐵三十三輛，向哈爾濱出動，預定四日以前，全師團集中雙城站，五日晨進攻哈埠。瀋陽日軍，一大隊向長春集中，在錦西之依田田村兩旅部隊，撤回瀋陽，向北推進。

三間堡第二次決戰

日軍多門師團，三日午後三時至雙城堡。第二十五旅張廣喜團，第二十六旅二團因不堪日軍砲火壓迫，向後撤退，日軍乃長驅直進。李杜急電五家站馬憲章旅往禦，馬於四時後動員，至三間堡

地方，(距哈七十里)發現敵裝甲汽車三部，駛近雙井子鐵橋，欲修復該橋，當為擊退，軍隊即止於該方，夜間日兵以輕騎來擾，但無正式接觸。四日早五時，日軍乃分兩路猛攻，一枝沿鐵路前進，以飛機四架掩護，砲火極烈，一枝則沿鐵路旁以裝甲汽車為利器，掩護騎兵，取我軍側面。李杜丁超以戰事緊急，均親往前線指揮，持令督戰，士兵後退者，即於陣地槍決，故戰事極烈，日軍坦克車兩輛，均為我方平射砲所燬。

哈市街第二次搏戰

自衛軍丁超部二十八旅，宋文俊之二十六旅，馬憲章之二十四旅，宮占海馮占海之兩混成旅，人數共在萬五千人以上，皆在火線上，死命抵抗，惟因日方以空軍威脅，致騎兵砲兵失却聯絡，至午後二時，節節後退，後防撤至哈西顧鄉屯，前線退至三姓屯，距市內不過二十里，情勢已屆萬分緊迫，唯丁李仍不怯餒，乞援馬占山，馬命苑旅援助。五日早間七時許，日軍開始猛攻，主力集中於顧鄉屯偏臉子，何家溝新正陽河四處，自衛軍分別抵禦，日空軍復來助攻，投彈多至數百枚，凡我軍隊密集處均遭轟炸，騎兵以無掩蔽，首受重大損害。黑軍范旅在河家溝遭敵包圍，死傷尤重。至十時許砲聲愈密，下午二時半，日軍若松聯隊，由哈西南上號香坊懶汗屯攻入，占據無線電台，二十六旅兵營，大部隊侵入西馬家溝，午後三時已抵南崗西八作市及鐵路局。我軍因飛機在空追擊，弗能立脚，遂紛向埠東北撤退，至午後四時，大隊除乘車退却者外，其餘均步行退往江北馬船口，四時半由東鐵總站馳向江北廟臺子站，裝甲車一列，貨車兩列，載運潰兵，及輜重退往江北。至四時四十分，日軍濱本聯隊，則沿東鐵入據哈埠總站。

李杜電告退哈經過

自衛軍總退却後，市街並未發生騷亂，各部晚八時，集合於江北馬船口，丁超李杜與各將領，於松浦鎮計議終宵，決定大部隊退往呼海路線，與馬占山會合，徐圖反攻，丁超則率一部往阿城整理，李杜率廿四旅回依蘭補充，六日起，各隊陸續開拔，當日即完全退盡。

李杜於八日發出通電，報告由哈埠退守賓縣經過，並謂已在賓組織聯合軍司令部，徐圖規復失地，原電如左，『日人鯨貪無厭，既占遼吉，復窺哈埠，杜分屬軍人，痛外患之日亟，凜東北之瀕亡，爰率所部，星夜馳援，聯合護路軍暨友軍各部隊，共赴國難，業於卅日電陳，諒邀鑒及，雙方交綏以後，哈長路線北進日軍，及雙城阿城一帶逆軍，自上月感日起，分路抵抗，截至卅一日，曾將逆軍三千之衆全部擊潰，俘獲頗多，日軍行至老小溝及雙城車站，經我護路軍截擊，受創極鉅，旋即退却，迨至本月冬(二日)日，日軍由長春增加長谷旅團，由多門指揮，節節進逼，我軍五家站三姓屯前進部隊，迎頭痛擊，敵以鐵甲車衝鋒，我軍遂固守顧鄉屯無線電臺上號一帶，支(四日)日晨，日軍全部進攻，利用飛機坦克車，猛力壓迫，我聯合軍奮勇抵禦，血肉相搏，進退數次，雙方傷亡甚鉅，薄暮已將日軍擊退，入夜敵以少數擾亂，槍聲徹夜不絕，微(五日)日晨，敵復增加兵車三列，砲數門反攻，戰況激烈，至下午一

時，我聯合軍終以轉戰經旬，傷亡盈千，兵力過疲，呼救無援，乃退守賓州巴彥一帶，與護路軍同力合作，組織聯合軍司令部，整飭部屬，再圖規復，總之，爲國犧牲，士皆用命，成敗利鈍，在所不計，區區愚忱，伏祈鑒察，吉林自衛軍總司令李杜叩庚(八日)印。



丁超

北平軍委會成立

北平軍事整理委員會，二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在北平開成立大會，各委員計到有張學良，榮臻，門致中，秦德純，徐世英，何豐林，楊正治，何立中，譚慶林，湯國楨，富占魁，黃臚初，王以哲，朱光沐，陳興亞，劉震東，傅作義(朱錫章代)。于學忠，李俊襄，朱綬光，萬福麟，葉弼亮，劉多荃，胡毓坤，吳秦來，范浦江等五十五人。張學良致詞，略謂北平軍事整理委員會之組織，即根據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擬在北平設立分會而成立，因華北駐軍甚多，頗不一致，如西北軍東北軍及其他軍隊等，故設立一軍事整理委員會，以便整理畫一，俾易於聯絡感情云。張氏致詞畢，該會總務處長門致中起立發言，略謂本會成立後決以中國舊道德來治軍，以國恥教育去訓練軍隊云。該會委員共計二百餘人，各軍將領均爲委員，常委計七十二人，另設理事會，理事長張學良，理事萬福麟，張作相，于學忠，宋哲元，徐永昌，龐炳勛，商震，劉翼飛，湯玉麟，沈鴻烈，韓復榘等十五人。內部組織，分兩處七科，總務處長門致中，副處長榮臻，敎育處長秦德純。





裁軍大會開會

籌備數年之裁軍大會，已於二月二日在日內瓦開會。大會會期爲二月二日至八月二日，二月二日至十七日舉行全體會議，討論一般問題。二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四日舉行各委員會會議。復活節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七日休假。四月十八日至七月七日舉行各委員會會議。七月七日至八月二日舉行全體大會，會長爲前英國外長韓德森，共分政治•陸軍•海軍•空軍•豫算五個委員會，另設一十五人組織之幹部會。此次會議代表世界六十餘政府，人民十七萬萬。英美政治要人除英首相麥克唐納，美國務卿斯蒂生外，皆行出席。半月以來各重要國家之

提案，皆送交大會，主張如何，已可略窺端倪。惟裁軍會議中，一方上海日軍大舉轟炸繁華國際市場，一方美國海軍在太平洋大事演習，所謂裁軍仍有『紙上談兵』之譏。

難題重重

日內瓦二月一日合衆社電，明日開會之裁軍大會有若干棘手技術問題，須先解決，[illegible]軍事之活躍，使會議不定。論及採用裁軍方法之諸問題，必須在討論實際裁軍前，先獲得一致之同意。本日普遍預期其中[illegible]㈠是否所有軍備認為相互之全體加以討論，或陸海空軍[illegible]討論。法人主張相互之原則。㈡是否有訓練之預備軍列入[illegible]之內，應加限制，或單限制常備軍。德國及他國堅持[illegible]為限制歐洲募兵之惟一方法。日、義、法及其聯盟國皆反對[illegible]議。㈢戰事物質應否以數目分量或每年預算來限制。㈣公[illegible]之戰事物質是否已定，或採用國際管理方式。㈤削減軍[illegible]否用直接方法限制各種軍備數目，或用間接方法限制軍費，在各國自由分配其國防費，美國反對間接方法。蓋美國工資兵士薪俸及物質等皆較他國貴。㈥海軍軍備，是否以總噸量限制，及以各艦噸量分別限制，法國主張總噸量限制，令各國在限制內自由建築，其他國主張分類限制。㈦是否需要一永久裁軍委員會及類似機關，監督裁軍公約之執行，美國主張各簽字國忠實自由執行。㈧因民用航空極易變為軍用航空，裁軍公約應否包括民用航空。㈨各國之潛在軍事力量如人力，製造戰爭物品之工業能力，在規定各國軍備時，是否應加以討論。㈩二者不均衡，尤以對於小國應否以公約或互助克服之，此種問題及類似問題之存在。

大會開會

二月二日裁軍會議開幕禮，為國聯行政院特別會議轟動結果所掩。開幕時間延期兩小時，除遠東戰雲籠罩為開幕時一不幸事件外，蘇俄代表又與瑞士政府為新聞代表事，發生爭執。又傳韓德森與德留蒙二氏為開幕演詞亦曾起齟齬。德留蒙氏主張略加修正。裁軍大會正式開幕時主席韓德森演詞，廣播全世界，英國約克大主教在日內瓦大禮拜寺作裁軍演講，主張刪去凡爾塞和約中所列之戰禍責任條款。

英首相麥克唐納氏因目疾須經手術，至早於二月十五日前方能出席裁軍會議。法總理拉佛爾氏莅會期亦未確定。蘇俄與瑞士外交衝突，經會議主席韓德森氏調停，已和平解決。瑞士政府不允維也納著名蘇俄領袖拉達克赴裁軍會議，充任莫斯科「消息報」訪員，韓氏調停後，瑞政府已不堅持。

初步協定

二月三日國聯當局曾列舉所謂能以達到最大限度之初步協定。凡此皆包括於國聯預備裁軍委員會之草約中。該草約有六十餘條，此僅有十一點。實際曾獲得參加裁軍會議各國一致之同意。凡此皆討論實行裁軍之方法，尚未規定各國應有軍備之數量，此為現在會議之主要工作。已獲得各國一致同意之裁軍草約各點如下：㈠締約國同意依公約規定，限制並儘可能削減各該國軍備。㈡限制常備軍，軍用航空，海軍及和平時徵兵之年限。㈢以限制預算間接限制陸軍軍備。㈣以軍艦噸

量及大砲口徑，直接限制海軍軍備。㈤限制海軍軍備預算。㈥限制飛機之馬力數目及飛機之體積。㈦限制每年海陸空結預算及依軍事基礎組織之形式。㈧公佈並交換關於軍備之消息。㈨禁止化學戰爭。㈩設置國際裁軍委員會監督裁軍公約之執行。⑪聽取違犯公約申訴之手續，上述『最大限度之協定』，對其數條，若干國家有所保留。此爲國聯預備裁軍委員會六年工作之總結果。

美軍演習

二月五日美海軍部宣布，六日起，美海軍艦隊將在夏威夷島附近開始演習，陸軍亦將參加。目的在決定夏威夷島能否抵抗敵軍進攻。演習將於六日晨五時開始，至十一日完畢。此項動員係演習之開始，至中夏始能畢事。會操目的在研求海陸軍合作，以及該島海陸空軍防禦之效率。作戰之藍隊將包括戰艦五十四艘，內戰艦八艘，航空母艦一艘。作偵察用之黑隊，有艦七十一艘，飛機二百零八架，及「亞克隆」號大飛船。黑隊中有航空母艦二艘。空防將包括克柯，蘇羅與巴拿馬飛機。法代表謂德國在瑞士阿立根，蘇羅森，羅曼桑，阿爾登罕各處均設有製造廠。瑞士消息靈通方面竭力否認此說，謂係有意中傷瑞士云。義政府除在安薩爾多船廠建築七千五百噸康杜狄爾式巡艦一艘外，並擬另建同式巡艦二艘，六百噸潛水艇六艘，與法國建築程序正相針對。義政府並核准於二十個月內，建築水底艦二十八艘。裁軍聲中，各國仍努力軍備不已，實一極大矛盾。

現悉各國代表對大會提案者有法，英，美，德，義，俄，茲分記如下：

各國提案

法

五日法陸長達迪氏代表法國向裁軍會議各代表提議。內容包括下列，㈠設立國際警備軍與空軍，供國聯指揮。㈡限制戰艦與潛艇。㈢對重砲與戰鬪艦，成立國際協定。㈣強制仲裁。㈤禁止毒瓦斯與黴菌戰爭。㈥陸戰中禁止在距戰線某規定距離外，用飛機或大砲轟炸。

美

九日晨裁軍大會開會時，美國首席代表吉卜生氏提出裁軍議案九大點。㈠美國願考慮裁軍草約目的之大綱，同時完全同意考慮附帶提案。㈡延長華盛頓與倫敦海約效力，儘速促法義兩國參加倫敦海約。㈢按照華盛頓條約，規定比例的削減數字，塡入草約。㈣完全廢置潛艇。㈤規定有效方法，保護平民不受空軍轟炸。㈥完全廢止死氣lekal gases與黴菌戰爭。㈦武裝軍力之計算，應根據維持國內秩序之需要，此外酌量國防軍，前者顯然不能削減，後者可成爲相對問題。㈧對坦克車與重砲加以特別限制。換言之，即限制有侵略特別性質之武器。㈨美國準備考慮軍用材料經費之限制，作爲實現限制之輔助方法。美政府感覺此舉或可防止於量的方面受限制後，各國作質的方面之競爭，德首席代表卜魯寧氏聲稱，德國對任何普遍之裁軍計畫，均願意合作，並願大會能根據平等原則，製成一種計劃，德國不能承受裁軍預備會之草約，作爲討論出發點，該草約不能視作充分，且有若干罅隙。

英

九日裁軍會議開始總辯論，英代表西門爵士所提裁軍程序要點如下。㈠取消潛艇。㈡取消毒瓦斯與化學戰爭。㈢取消徵兵制。㈣削減戰艦噸位。㈤減小砲徑之最大限度。㈥禁止陸戰砲口徑超過某種限度。㈦設立常設裁軍委員會。氏稱按照英國意見，大會應根據華盛頓與倫敦條約規定，起草一普通草約。西門氏於演說時，首稱，有人指陳，在日內瓦討論軍縮問題時，遠東正進行軍事，殊屬一種矛盾之現象。氏鄭重稱，遠東事件並未令裁軍會議之召集為不當。在另一方面，此種暗淡情勢，更可證明處置此項工作為急需云。

義

十日早裁軍大會開會中，義外長葛蘭蒂有一重要演說，氏謂當前二種出路，顯然皆不通行，一為裁軍之奸詐，一為裁軍之詭辯，會議工作之根據，非空洞之理想主義，而為解決實際問題之需要。及與既存國際協定之契合。討論裁軍先於安全或安全先行裁軍，毫無益處。實際歐洲各國軍費，逐年增加。一九三〇年超過八萬二千一百四十萬金鎊，即在現時，各代表在日內瓦討論裁軍問題，遠東且遭大砲轟擊，此誠悲哀的滑稽，吾人採用之權利新的念義之應用與發展，吾人現達最緊要之關頭，現應决定，如吾人所取之道，真能達到，根據所有各國權利平等之國際合作，或吾人退步回至以自己武力各自保證吾人之自由與安全，吾人鄙棄武力，以達到國際正義，否則吾人和平組織，將僅代表無用之欺騙。結果，將更使强凌弱矣。全世界公意皆特別表示接受上次國聯會議討論軍備休戰時義代表之提案，當時法義間進行縮減海軍交涉，義首相一再聲稱，義政府之根本政策為各國權利平等，平等縮減軍備至最低限度，如克里孟梭所云，現存和平條約，明稱對於某某各國之軍事條款，為達到普遍裁軍之第一步。故裁軍為締約國相互之責任，義政府準備接受有系統之裁軍計畫，其中包括㈠海上，取消主力艦，潛水艇，航空母艦，㈡陸地，取消重砲，坦克，轟炸飛機，絕對取消化學及毒菌戰爭，修改戰事法，更保證人民之安全，裁軍非專門討論，必須實際裁減軍備，此舉若果失敗，吾人全社會組織，即受嚴重之威脅。現在一般相信裁軍之人，將受犧牲期望者熱烈之擁護。葛氏演說，常為鼓掌聲間斷，尤以論及義政府準備接受有系統之裁軍時為甚。義國報紙論葛氏演說，謂氏更聲明前墨索里尼之意見，裁軍會議在道德之責任下，應有一結論，及指陳一能實行裁軍之範圍，勿反復於無用之演說與討論云。

十日義大利裁軍提案，由葛蘭蒂提交裁軍大會。主張取消主勢艦，潛水艇，航空母艦，各種重砲，各種坦克，化學及毒菌戰爭。修改法律，更安全保護人民。日本全權代表松平謂，雖遠東發生不幸事件，日本仍熱烈希望與各國合作，起草一永久限制及裁軍之辦法，日本主張縮小主力艦體積及砲徑，限制富於侵略性及建築用費甚巨之航空母艦，倫敦條約中關於潛水艇之使用，限制甚嚴，彼等希望海軍列强，將充分遵守其宣言。日人相信，嚴格限制各等戰艦之使用，應有協定，氏同意禁止化學及毒菌戰爭。波蘭代表柴勒斯基主張真正裁軍之第一步

應限於區域的。

俄

十一日，蘇俄外長李德維諾夫，在裁軍大會提議，防止戰爭之唯一有力保障，為普遍的整個裁軍，李氏請求會議取消㈠坦克車，㈡射長程之超等重砲，㈢超過十二吋口徑之海軍重砲，㈣航空母艦，㈤軍用飛船，㈥大擲彈機，㈦各種飛機用炸彈，㈧化學黴菌戰具，㈨縱火彈，㈩超過萬噸之戰艦。

德

十二日柏林報紙發表德國裁軍提案內容，據總理卜魯寧氏最近聲明，該案不久將提出裁軍會議，德國提案包括之範圍頗廣，將由德代表那多奈大使加以說明。德國提案請求㈠完全廢止一切主要戰爭武器，包括無畏艦，坦克車，潛艇，擲彈機，毒瓦斯與化學戰爭用具，㈡取消一切強迫軍事服役。㈢削減標準軍備至最少限度。㈣削減實際軍額。㈤大量削減戰爭所用一切物品。㈥德政府並願討論關於航空之一切提案。此項提案中將不涉及政治問題，因總理卜魯寧氏在其近頃之裁軍大會演詞中，已提出同等待遇之要求云。

西

十二日，裁軍大會開辯論會，由西班牙外長尤魯達氏首先發言。氏提出具體提議多條，最可注意者為主張取消或修改裁軍草約第六十條。該條係關於通知脫離裁軍草約之規定。氏並要求㈠大會宣布凡屬具有侵略性質之任何武器為非法。㈡嚴格限制戰事用品之準備。㈢國際管理武器之販賣。㈣禁止戰艦與巡艦超過一萬噸，並不得裝置口徑超過二十生的之重砲。㈤禁止將商船改作補助巡洋艦，㈥完全廢止武裝飛機隊，並認為非法。㈦商用飛機國際化。氏稱會議目的必須取消戰爭。

洛桑會議延期

德國對歐戰賠欵，已正式聲明無力償付，而各國在歐戰期間所借美國戰債，亦因之發生問題。英法美三國國家銀行與國際清算銀行，對於德國國家銀行債欵一萬萬馬克，已允延期至三月三日償付。英財長張伯倫氏在下院主張，取消德國賠欵與各國戰債，認此為解決世界財政問題之最有力方法。但美國對於取消賠欵一事，因間接與各國戰債有關，極力反對。英，法，德，日，意，比各國，原定於一月廿八日，在洛桑開會，由各國財政專家列席，討論解決方法。近因各國對於討論範圍未能一致，亦非在法德兩國政選後，始能舉行。乃由在日內瓦之各國代表議定，將洛桑會議延期至本年六月舉行，以解決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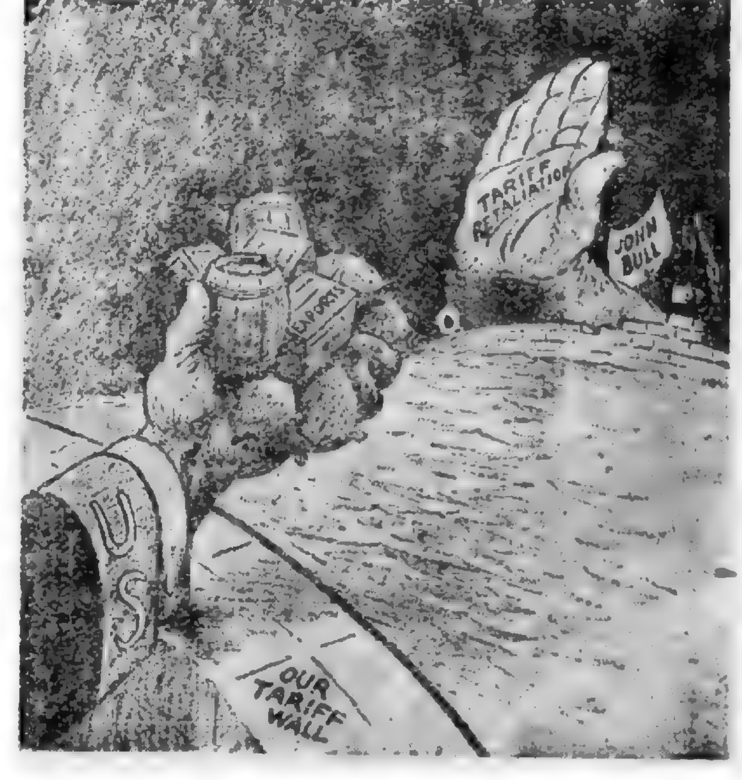
德人說：賠欵的利劍高懸頭上，我如何能工作，如何能生產？

徑調查團報告，及其他國際經濟問題。據英外部聲稱，英法財政專家，對賠款問題幷簽訂一初步協定，此項協定在德國宣布不能償付後，在巴黎經長期談判方完成者也。專家等決定一具體計畫，擬提交六月中召開之賠款會議，本日將此案提交刻在日內瓦之德，意，日，比各國代表，繼續談判將在瑞士舉行。德賴爾爵士與法總理拉佛爾在長時間會商後，將協定內容電達英外長西蒙爵士。此項協定在英國正式照會法政府表示接受提議後，即行公布。協定內容已電告在日內瓦各關係國之代表。並於二月十三日，本日發表下列聲明，『原定一月召開洛桑會議延期之結果，英法政府曾經討論該會開會之情形，交換意見之結果，兩國政府獲得協定基礎，請外長西蒙爵士通告各重要關係政府，現時可作下列聲明云。比，法，德，義政府接悉貝式爾專家報告後，同意提議將洛桑會議延至六月，會議目的為對貝式爾專家報告所引起之問題，協商一永久解決，及解決其他造成或延長現在世界恐慌之經濟財政困難。上述各國政府作此次決定，希望能緩和現在國際情形。

英國保護關稅

二月四日，英財長張伯倫氏在下院發表政府用廣汎關稅制度均衡貿易政策，提案根據對一切輸入從價徵收百分之十，惟列入免稅項下之食糧，小麥與茶葉等除外，烟，糖，麥甘那稅則與保障稅則以及花木稅等，仍照常徵收。政府指派一顧問委員會，以全時間研究關稅問題，委員人數自二人至五人。對於各自由領方面，在沃大瓦會議舉行前，將不增稅，各殖民地保護地與委任統治地完全免稅。據倫敦二月十一日電，進口稅法案內容已公布，規定凡不免稅之進口貨物，課以百分之十之從價稅。列舉之免稅貨物，主要者如下：金塊，銀塊，錢幣，肉類，活的四足畜牲，英人所捕之魚，棉花等，皮類，新聞紙，書籍，生橡皮，礦石，生鐵，生鋼，硫磺，玉石，及錙錠化合物等。該稅法優待自由領，印度，南魯德西亞，委任統治地，及殖民地，凡再出口之進口貨物亦免稅。

英國採用保護關稅政策，徵收入口稅，頗惹起世人之注意。目下在日內瓦開會之裁軍會議國際代表團，對英國關稅案，較裁軍問題尤為重視，法代表達迪與英自由領大臣杜瑪斯氏對



英美各增高關稅壁壘。

（美報）

此事曾作長談，準備獲得一英法商務諒解。德國各報批評，一致承認此事對英帝國與全世界在歷史上之重要性。惟英國匆驟採用保護主義，無人可表樂觀，即英人自身亦係受世界經濟危機之壓迫。英國此次政策之改變，令各國間之經濟戰爭，更呈嚴重現象，尤以德國遇一新障礙，令其對外貿易少一出路，令私債更難償付云。

日前財長井上被刺

日本著名財政家，民政黨選舉委員長井上準之助二月九日晚，出席東京本鄉區民政黨選舉演說會，下汽車時，被二十三歲青年名小沼正者刺死，凶手小沼當時被捕。被刺原因，據小沼在警署供稱，因出身農家，現下陷於生活窮境，皆由井上充藏相時所取緊縮政策釀成，激於義憤。挺身出此云。但警廳方面，以現在正進行議員選舉，井上又充在野黨選舉委員長，難免其中不含有政治黑幕，仍竭力偵查，務期真相水落石出。一方面將小沼送法院審訊，十五日已收監押，尚未正式開審。



井上



小沼正

周漢故都之洛陽

暴日攻滬，首都受脅，國民政府暫移洛陽辦公，設日閥威信不已，則洛陽將爲中國之安哥拉，而今日之播遷，亦猶土耳其之由君士但丁遷至安哥拉也，我全體國民應記取顛沛流離之苦，共矢發憤雪恥之志，中華民族之復興，指顧可期！洛陽爲我國名都文化發祥之地，今六朝金粉之鄉，重建周漢故都，在歷史地理上均有甚深之意義。考洛陽爲禹貢豫州之域，周之舊都也。秦置三川郡，（以河洛伊三川爲名）漢置河南郡，俱在洛陽。東漢都於此，魏晉相繼都於此，並置司州。劉宋初，亦置司州，後魏改爲洛州，太和十七年自代徙都之，亦曰司州。東漢復曰洛州。後周曰東京。隋初罷郡曰洛州，煬帝徙都於此，曰豫州，復曰河南郡。唐初又爲洛州，顯慶二年建東都，開元初改洛州爲河南尹，天寶初定爲東京。五代，梁謂之西都，後唐都此，復曰東都，石晉亦曰西京。宋仍爲西京，置河南府。金廢西京，而府如故，兼置德昌軍，興定初號中京，改爲金昌府。元曰河南路。明曰河南府。清因之。民國廢府爲洛陽道。國民政府廢道爲洛陽縣。洛陽河山控戴，甚饒形勝。武王謂周公：「南望三塗，北望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此言洛陽之形勝也。史記：吳起謂魏武侯：「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漢高祖初定都，羣臣謂：「洛陽東有成皋，西有崤澠，背河，嚮伊洛，其固足恃。」及光武中興，定都於此，稱爲全盛。山川巖壑之奇，都邑宮闕之盛，並世無兩。迄宋靖康之變，金人南侵，徽欽蒙塵，西京破碎，蒼鵝銅駝，俱沈荊棘；黍離麥秀，悲慨猶深。今以暴日憑陵，復置政治中心於河洛之上，此輝煌故都，其將與中華民族重現光明歟？端視我四億大衆之堅苦奮鬭矣！



（洛陽西宮練兵場）

國內三週間大事日記

記者

自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起
至廿一年二月十八日止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晨六時日機轟炸滬閘北，大火，商務印書館半燬，夜八時閘北又激戰。

△十九路軍通電誓死捍衛國土。

△外交部宣言自衛，中政會決定對暴力抵抗。

△汪就行政院長，任蔣馮閻張等組軍委會。

△美軍艦四艘由菲律賓駛滬。

△日軍占寬城子車站，北進佔窰門南各站，日機飛哈投彈示威。

△錦西日軍轟炸醫巫閭山，義勇軍死千餘人。

△吳佩孚離包頭赴綏遠。

一月三十日　星期六

△國府宣言，暫移洛陽辦公，軍政外交兩部留南京，林森，汪兆銘，蔣中正，馮玉祥，李濟琛，李烈鈞，朱培德，及國府各院部人員，晚北上赴洛。

△顏惠慶在國聯行政院，提出援用第十五條，主席宣布，日代表撓阻無効，決定照章由駐滬各領作緊急調查。

△蔣通電，全國革命將士，應與暴日周旋。

△外部通牒各國公使，中國不得已自衛，望各國迅阻日本違法行爲。

△孫科李宗仁通電，望全國準備抵抗。

△國府令，禁軍隊截提國稅。

△北平政務委員會成立。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英美第一次對日抗議滬事。

△滬英美領斡旋停戰未生效，日機十七架轟眞茹國際電台，晚十一時，閘北又開火。

△外部抗議，日軍憑藉租界作戰。

△在滬中委孫科等電何應欽，請迅速增援。

△林汪等晚抵開封，汪談移洛爲謀長久防衛。

△哈爾濱大戰起。

△日使重光抵滬。

△錦西義勇軍，與日軍相持於醫巫閭山

△夜十一時，京下關日艦開砲，我未還擊。

二月一日　星期一

△日援軍到滬，仍攻閘北，敗退。

△美對日再抗議，英美均派兵來滬。

△蔣晨抵汴。

△在滬中委孫科等，組留滬中委辦事處

△丁超軍與日軍在哈長線雙城堡血戰。

△吳佩孚抵平。

二月二日　星期二

△滬日軍於下午三時開砲轟擊閘北，晚十一時始止。

△日海軍編制第三艦隊攻滬，野村任司令。

△英美對日再提嚴重抗議，法義勸日停戰。

△北京無衝突，外部對日開砲提抗議。

△李杜等成立吉林自衛軍。

△大通線戰極烈，義勇軍退熱邊。

△美使抵京。

二月三日　星期三

△國際調查團自巴黎出發。

▲英美法對中日提具體要求，共停戰，撤兵，劃中立區，開具體交涉四項，德義亦照會請停戰。

▲日海軍轟吳淞砲台，日機炸閘北，砲戰竟日。

▲滬市府對工部局及日領分別提抗議，日軍憑藉租界作戰。

▲蔣汪抵洛陽。

▲馬占山再通電抗日。

▲彰武義勇軍亦退集熱邊。

▲覃振到平。

二月四日　星期四

▲我國對五國調停，全部接受，尤望國際參加東北交涉，日政府覆五國牒，拒絕調停，反對干涉東北事件。

▲日軍砲轟閘北，衝鋒失敗，陸戰隊攻淞，遇伏大敗。

▲滬組地方維持會，史量才任會長。

▲滬商務印書館宣告停業。

▲攻哈日軍已抵哈郊。

二月五日　星期五

▲日本答復後，英美提第四次抗議。

▲英美義艦隊開滬。

▲日機轟吳淞眞茹閘北，被我軍飛機擊落二架。

▲我軍激戰一週，士氣愈振，京滬義勇軍參加作戰，日軍言華軍不可侮，野砲射擊準確。

▲蔣赴開封，汪馮過蚌南下。

▲國府令。官吏停薪，發生活費。

▲日軍抵哈，李杜丁超各部力抗巷戰。

▲義勇軍反攻大通線，折斷鐵路，日軍失援。

二月六日　星期六

▲國聯行政院開緊急會，討論遠東形勢

▲外部爲日陸戰隊殘殺華民，對日抗議，並通牒英美，禁日軍憑藉租界作戰

▲日陸戰隊撲攻閘北被擊退，日機被我軍擊落一架。

▲滬市府對工部局抗議，日軍由租界登岸。

▲汪馮何會於滁州，商對日外交軍事。

▲何應欽電慰十九路軍，電促各委集行都。

▲英使抵京。

▲哈爾濱被日軍攻陷，李杜等退賓縣依蘭。

二月七日　星期日

▲日軍變戰略，攻吳淞江灣，淞鎭市場盡燬，竟日砲擊閘北，各路均敗退。

▲滬工部局覆市府，對日方無力制止。

▲十九路軍通電，望各領袖集行都，應付危局。

▲汪馮赴浦口，與在京各中委商外交軍事，令顏堅持十五條，反對東北與滬事分動，汪宣稱决心自衛，刻苦救國

▲中央電晉將領，準備實力禦侮。

▲河南成立豫南撫綏委員會，負剿赤責

▲孫連仲聯合朱毛組僞政府。

▲日機轟炸賓縣。

二月八日　星期一

▲日海陸軍總攻吳淞，受重創，日軍死傷千人，西寶興路殺傷日軍七百，爲滬戰第一次大勝。

▲英海軍提督凱萊，提議休戰，無結果

▲市府又通告各領，禁日軍據租界作戰

▲國聯已收到滬各領滬變調查報告。

▲法上院外交委員會，抨擊日本攻滬行爲。

▲日外務省擬就方案，提議在滬漢津粵青各通商口岸，劃不駐兵區，寬十五至二十英里，向各國探詢意見。外長羅文幹發表談話，駁斥日議。

▲宋子文通電，各省勿截國稅，軍費由部平均分配。

△李杜電告退哈經過。

二月九日　星期二

△國聯行政院開全體會，顏報告日軍暴行，主席宣布盼成立緩衝區，晚特別會議討論滬領團報告。

△美政府對日方各通商口岸及東北不駐兵提議，表示不能接受。

△英美對日暫不提調停，俟有新形勢發生，使日本較易接受。

△日本拒絕英美調停，用飛機砲火轟擊，仍不得逞。

△顧祝同部出發援滬。

△守滬三將領通電求援助。

△中執委會電慰勞滬將士。

△蔣返洛，與林商定，對日外交，不能局部解決。

△國府令，任馮玉祥為內務部長，汪兆銘暫兼鐵道部長。

△伍朝樞電洛，辭粵主席。

二月十日　星期三

△閘北平靜，日軍砲轟吳淞，我軍仍堅守。

△日軍在匯山碼頭屠戮華工百餘人，斬首級運日，證明勝利，滬商會請工部局禁止。

△粵贛空軍出發援滬。

△美使牒復外部，已請日政府令日軍不得利用租界作戰。

△蔣晨赴鄭。汪午到京，晚仍回浦口。

△韓復榘部戴鴻賓發明以野砲改造高射砲。

二月十一日　星期四

△日軍仍砲轟吳淞，日機在各處擲彈，永安紗廠吳淞各大學均受損，持志大學全部燬滅。

△英美法三使赴滬，將調停息戰。

△吳鐵城牒覆日領，我方力求防止戰禍擴大，希日方勿重起糾紛。

△蔣抵徐州，汪馮離浦北上。

△中執會令軍委會，堅持到底。

△北平軍委會成立。

△晉綏編抗日軍，閻草誓詞。

△魯籌大批給養運洛。

△十九路軍通電，擁護宋子文理財政策。

二月十二日　星期五

△外部電顏，根據第十五條，請國聯召開大會。

△英美領事提議，十二日晨八時起，停戰四小時，淞滬難民，救出五千餘人。英美領事要求延長至晚七時，日軍拒絕。

△晚八時起，閘北戰又起。

△日軍司令向美領道歉，永安被炸事。

△汪蔣馮集徐州，會商大計。

△中法考察團抵平。

二月十三日　星期六

△顏惠慶依據國聯盟約第十五條，請求召開大會，討論中日糾紛。

△日援軍到滬，仍在淞滬擲彈，晚敵三千進襲張華浜曹家橋。

△滬市府對日抗議，日軍毀持志大學事。

△在滬中委會電中央，請迅定大計，澈底抵抗。

△洛府電滬商會，已令京鄂防日軍。

△汪發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主旨。

△首都各界開代表大會，通過應付國難提案十九條，滬國難會議成立上海會員會。

△于右任到杭，劉湘抵京，張繼周亞衛等赴西安。

△國際調查委員團由紐約抵舊金山，乘輪東行。

△營口河北發現義勇軍二百餘，準備進襲。

二月十四日　星期日

△日第十九師團一萬二千人，由植田率領赴滬。

△滬戰趨重江灣，襲張華浜日軍，被我包圍，幾全滅。日艦對吳淞，未開砲

△外部第三次照會英美兩使，抗議日軍在租界碼頭登岸。

△英美法三使在滬斡旋休戰頗力。

△滬市府答覆法領抗議，日機轟炸，應由日負一切責任。

△胡漢民表示，對滬戰切實應援，集中民衆抗日，收復東北失地，整頓沿海戰備四項。

△張發奎部抵株州，今日赴武昌。

△韓復榘請恢復鞏縣兵工廠。漢陽兵工廠，亦正籌備開工。

△粵空軍第二隊經南昌飛京。

△馬福祥抵津轉平。

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吳淞江灣終日砲戰，閘北夜戰。

△滬美副領事，被日人侮辱，美方提出抗議。

△滬日浪人擾公共租界，向南京路商號開槍。

△滬租界工部局聲明，對日軍行動，不負責任。

△漢日僑向領署請撤防禦物，以重貿易

△軍委會電粵桂，令出兵監視共匪，便抽調贛中兵力。

△汪夜赴浦口，馮患病留徐。

△于右任由杭到京。

二月十六日　星期二

△日訊，滬日領對市府，提通牒要求我軍撤退三十公里。

△滬各戰綫僅有小接觸，日軍在準備總攻中。

△美政府對日軍依據租界作戰，再提抗議。國務部准上海軍事外交人員，可自由作緊急處理。

△粵空軍第二隊由京轉杭。

△日陸相荒木表示，將再增軍赴滬。

△府院及軍委會，通電全國，準備長期抵抗。

△汪蔣與留京中委，在浦口會議。

△北平政分會開三次常委會，議平救款事。

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

△國聯十二國代表，昨會議，照會日本，促其注意第十條責任，不承認日軍行爲正當。

△晨，江灣激戰，我軍大捷。日陸軍飛機十二架到滬，在楊樹浦闢飛行場，今晨，日機十八架，飛眞茹南翔偵察，被我擊落一架，其餘各處，終日無何大戰。

△行政院會議，汪參加。

△伍豪（即周恩來）等二百四十人，在滬報登事，脫共黨籍，增抗日力量。

△臧式毅，張景惠，馬占山，熙洽，于冲漢，袁金凱，趙欣伯在瀋陽集議，討論建立僞國問題。

二月十八日　星期四

△日軍提最後通牒，要求我軍於二十日上午七時前，撤退二十啓羅米達，並撤吳淞獅子林砲台守兵。

△滬各陣綫，無大接觸。僅閘北方面有小戰。

△宋子文聲明，日軍對十九路軍提通牒，爲毒惡宣傳，日軍對十九路軍作戰，不啻與全國作戰。

△國聯警告日本，詞極嚴厲，日仍強辯。

△英下院議員，有人主張對日絕交，英外長西門答，決與國聯及美密切合作

△汪仍留浦，指示外交。

△中常會准汪辭國委職，以黃紹雄補。

△北平軍整會開第一次會，議決各軍不得增添。

△臧士毅等在瀋議建立僞國，已閉幕，定三月中旬成立。



論評選輯

東亞大危機之過程

上海問題，華方全部承認日領要求，簡言之，市府已屈服日本最後通牒。日本之得意，與中國國民之憤慨，皆不待論，雖然，吾另有說。

由中國論，昨日之屈服，並未得使問題終了，不觀日方聲言，此後尚須監視其實行，苟實行不充分，仍將自由行動！夫條條照辦，而謂不充分，然則如何能充分？豈須剖腹挖心，證明中國人民無反日情感，衷心承認滿洲之應被併吞，方爲充分有誠意乎？故日本之態度，乃斷無解決之可言者也。上海之最大問題，自在排貨；然吾人前既言之，假令排貨必待反日會，則排貨運動，根本即不能發生。昨日之屈服，市府之屈服，進言之，政府之屈服而已，中國國民，初未承認。抑屈服之表現，爲抗日會等之解散，然中國之廣土衆民，無從解散，則對日本侵略行爲之抗議，無從中止，是以可斷言日本高壓之結果，雖能解散抗日會，斷不能征服中國人心！是日本在其着着勝利自鳴得意之時，今後必仍多造口實，謂中國屈服之不充分；武力脅迫，有進無已。是以僅就上海論，日本之威脅，並未告一段落也。

華方當局，事實上陷於必然屈服之運命。蓋上海與南京，不可分視，日本攻上海，勢必迫首都。一方搖殘其經濟中心，一方威脅其政治組織，是整個問題也。由澈底的遠大的意義言，此本毫不足畏，然政府負責者，在此民窮財盡之時，事實上自不願任此絕大之冒險，故昨日之屈服，實有必然之運命。雖然，前既言之，雖屈服而問題未了，日本之直接壓迫中國政治中心也，此僅爲其第一步。轉瞬重光回任，將即開始談判，而所談者，只是取銷抗日，幷不討論滿洲。易言之，乃爲要求整個的屈服，聽日本之吞併滿洲。事態至此，任何當局者，雖欲屈服而無可屈服矣。無論現政府不能，即國黨卸政，他派上場，任何人亦不能矣。是以充日本近日得意冥行之極，現政府必有不堪壓迫無從苟全之一日現政府若一旦不支，其他北洋舊派或異黨政客，亦斷不能代起而維持一苟全的統一局面，此或爲日本理想中之步驟，而實皆東亞大危機之過程。

日本今日，得意殊甚，在最近期內，或尚能更進一步得意。雖

然，其忠實不可及也。日本近日所最得意者，莫若其發明之新語曰：「中國未具備近代國家之實質」以為如此可以減弱中國在國際之發言，可以破壞引用九國公約之趨勢，可以為其各地武力行動之飾掩，此種居心，根本可笑。夫中國之未具近代國家實質，本公然之事實，何足為諱。假令為具有實質之近代國家，則九國條約，根本即不能成立。世安有一國之主權獨立行政完整而許各國特立條約以為保證者！中國近代之願望，正為建設充實其國家，採各國經濟制度之長而去其短，使中國大陸，成為世界赤白鬭爭之緩衝，以貢獻於世界眞正之和平，其本身缺點，初無意掩諱，亦並不因此而損減其志氣與地位也。日本今日，拚命欲摧毀此建國初期之新中國，同時則號召於世界曰；此不得以國家論。豈不謂如此可以制中國之死命乎？然寧知日本愈如是暴露野心，各國愈感覺危機重大，今日世界大勢在太平洋，太平洋大勢在中國，中之能否建設成功，直接關係世界未來之全局。假令日本侵略摧毀之手段，充分發揮，則世界各國，皆須對遠東縮手，僅在日本保證之門戶開放之乞求需若干餘瀝而已。況日本今日，充分發揮武力高於一切之主義，是對華愈侵占，武力愈擴張，日本軍國主義者之野心，孰能知其限界？況日本之侵略慾，事實上絕無限界。最近其陸相荒木就任之時，人問之；滿洲如何？曰：「儘能做到之範圍去做」。此言可代表日本一切之政策。能占滿洲，便占滿洲，能關上海，便關上海。他日武力再增，則侵略範圍，當然隨之擴大。豈日本之最後通牒，只中國適於承受乎？若干年內，定有主張太平洋為其生命線之一日矣！是以日本迄今為止，可謂不戰而勝世界，不特中國敗也，國聯敗，美國蘇俄無不敗，此誠躊躇滿志之時。然吾人敢斷言曰：各國愈屈，則大危機愈近。日本得意之武力劇，請多演。請大演！中國屈服再屈服之結果；政府威信掃地，中堅社會。日失其統制機能，然而具有五千年歷史廣之大民衆，不能不生存，不能不雪恥，終必整個的化為一大抗日會。非日本國民恢復常識，熟察利害，制止軍國主義之盲動，再建兩國平等友善之親交，則此一大鬭爭，事實上斷不能終止。而世界之改造，必需此廣土衆民，故中日鬭爭，當然變為各國對日之鬭爭，最後如何，知之者知之。吾人極不願東亞化為不幸之修羅場，然而導演者之日本，乃必向此途邁進，則誠未可如何也已。由此言之，滬局僅大問題中之一小過程，國民須一致認識眞正未來之大危機而有所決心，不可為一時現象所蔽也。

（錄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為公理人道抗議！！！

九一八以來中國受日本萬般欺凌，宛若剝盡衣履，擁諸鬧市，豈僅國家之奇辱，實為人類之慘劫，凡我國民，稍有情感知覺者，靡不憤恨塡膺，不可終日。然而，憂深思遠之士，鑑於國內天災人禍，財盡民窮，與夫國外之擾攘多事，鮮授奧助，故多主忍辱持重，力求和緩。乃日本得意忘形，愈逼愈緊，既逞兇於東北，復示威於青津，今更輸艦聯翩，飛機逐隊，進擾

六十年來繁榮興盛之遠東萬國公共市場之上海，此其兇橫悍戾之氣，誠足以震駭世界！

查日本之欲有事於東南，吾人慮之久矣！蓋交涉遷延，和戰不決，政府無力負責，民衆激昂過久，日人在東北之暴行已告一段落，今後惟務以實力干涉中國人之愛國運動，故藉口壓迫排日，不惜對東南經濟中心，出以破壞，以期消滅中國人之抵抗力，此其一。彼邦侵略中國，本出傳統國策，反對統一，尤其素志，今雖東北軍權，被其摧毀，而南北一統，局勢依然，如一破壞上海市場，即不啻摧殘南京政府，中樞不存，全局瓦解，東北問題，誰復顧及，此其二。東北之事，阻礙尚多，國際糾紛，不能無慮，擾亂長江流域，打擊外國商務，對中國可以移轉華人視線！對外國可以壓迫承認其東北之特殊利權，用心狠毒，計劃周到，此其三。有此三端，故自錦州陷落，即着手準備占領上海之『預定計劃』。觀於前日突對上海市府，提出最後通牒，中國已經屈服，全部承認要求，限期係下午六時屆滿，二時即已先將覆牒送出，而日方要求中之解散反日會一條，更於前晚業已下令執行，此如肉袒請成，掌頰自摑，其爲屈辱，實達極點。駐滬日本總領事，對於覆牒認爲滿意，見之公表，惟稱：『仍將注意其實行』。夫實行之事，須視將來，誠意有無，不容懸揣，今復牒甫發，而當晚十一時日本海軍陸戰隊即取軍事行動，國際信義，果何在乎？日本海軍宣言，又稱：『自衛措置。』此固日本侵略行爲之習慣語，任何人聞之，當知價值幾何？日人又聲言，北站有華軍四千人之威脅，應行撤去，實則據外國記者證明，北車站並無一兵。觀於該站曾被日人占領，復經華軍奪回，蓋已在戰事發生之後，中國軍隊，被迫而取正當防禦。此其責任，當然日本負之。夫一面由領事表示滿意；一面由海軍實行攻擊，利用租界，掩護暴行，上海爲國際都市，日本即悍然不顧公理，其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事實具在，無可掩飾何？不特此也，中國紳商各界，意在保全市場，前日泣求蔣蔡部隊，撤退眞茹，避免衝突，其意已屬卑屈萬分。日本果有和平保商之意，自應約束陸隊，稍緩登岸，俾華軍撤退，雙方有利。乃日軍祇知戰備已齊，必欲一顯身手，突出閘北北面，切斷華軍去路，我軍本已憤不欲生，至此進退兩難，演成決死鬥爭。凡此尤可證日本存心挑釁，志在必戰，中國全部屈服，適以促進其掩襲之舉動，蓋非亟亟擴大局勢，不能達到本來目的也。此事情節顯然，乃日本海軍宣言獨責難華方無力制馭軍隊，夫豈公理所許？抑上海本爲萬國商場，四百萬市民，多數習於平和，安於所業，況在華方業經一切屈服，羣認問題已了之時，商民漫無準備，乃日本飛機，低徊空際，擲彈放火，累及非戰鬪員之一般民衆，甚至中國民間最大文化出版機關，遠東珍籍薈萃之商務印書館，亦受炸彈之厄，損失達千萬元之鉅，此從人道的見地上言之，亦不能不喚起世界注意，共同抗議！

日本野心無窮，儼與世界爲敵。在東北方進兵濱江，扶植白俄，以與赤俄挑戰，在東南則侵犯上海，暴厲恣睢，以向英美示威。其於中國，久已視同無物。故從前尚有屈辱可言，今則欲

屈辱且不可能。今後局勢如何擴大，如何推演，任何人不能預言。所可據以判斷者，陸軍不大來則禍或可小，而其出兵至何程度，則當隨形勢之演進，故其禍終不可測！南京國民政府，擁破碎不全之黨，當窮困危急之衝，藉令取消黨治，業已無裨實際，即使一切屈服，亦終無以善後。故今日之事已非國民政府，國民黨之事，而為整個的國家民族問題。日本軍閥，已鑿太平洋大戰之吊鐘，中華民國四萬萬民衆，惟有應此鐘聲，冲開血路，效士耳其戰後之自拓運命耳！我忠勇戰士，於忍無可忍之時，已與日軍肉搏，中日大鬬爭之前途歸宿，惟『時』與『神』可以知之。所敢斷言者，此公理與人道之光輝，經日本所抹殺，各國所漠視者，終必以我五千年和平偉大忍耐持久之民族，為之拂拭而重光之，此我國民所應接受使命，橫刀向天，長笑自勉者也！

（錄一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轟毀上海之極端的暴行

上海日本陸戰隊攻襲閘北之暴行，迄昨未停，並揚言今日將以飛機三十架，明日以四十架，大舉擲炸彈。而公共租界日陸戰隊所謂警備段內，任意搜殺行人，概稱為便衣隊，又放火縱燒北四川路毗鄰華界之一帶民房。查日本此次在滬之行動，原謂反對抗日排貨。自九一八以來。上海排貨，原極猛烈，日本商業，影響重大，乃彼不還滿洲，而高壓排貨，方法荒謬，固不待論，然自日本言，則猶為其無理中之一理。獨至市府屈服四條，日領聲明滿意之後，而忽夜攻閘北，轟炸街市，則足證日本所謂要求取締排貨，仍係藉口之詞，其決心乃必欲毀上海，脅南北，以遂其侵略支配之大慾者也。舊年將屆，商業正忙，抗日會解散之後，一部分因封存日貨受窘之商人，可想像其將有人買賣日貨，故排貨運動雖根本存在，而一部之流通，若干之緩和，當可期待。故假定日本果為商業之計，當然樂予利用市府之屈服，以鼓勵日商，恢復貿易，乃其計不出此，在日領聲明滿意數小時之後，仍悍然開始軍事行動，且以飛機轟炸人口密集之市街，我閘北繁華，盡付一炬。居民不及逃避而死者，至今不詳其數，商務印書館，為純粹文化事業私人財產，乃竟悍然轟擊起火，使損失數百萬。此種慘酷滅絕人道之手段，縱在正式交戰國之間亦極罕見，今乃於其最後通牒獲滿意承認之後而行之，此當然非為反對排貨也，乃製造排貨也。上海為中國第一國際通商口岸，今乃毀其市街，阻其交通，中外商業一齊損失，而平和滬民，忽罹兵劫，目擊殘暴，痛切肺腑，此較之什百抗日會之宣傳，尤為普遍而深刻。故究極言之，今日已充分證明日本軍國主義者所指導之政府，其目的不在阻排貨，而在毀中國，上海之事，其最兇狠之一步而已。

上海非戰場，中國軍隊，尤處於無法作戰之地位。故謂華軍決心與日本戰，絕非事實，連日閘北華軍，特抵拒侵犯而已，此不得以戰論也。蓋戰之定義為進攻，而對日軍無可攻，因日軍在租界，攻日軍即為攻公共租界，華軍不能攻租界，即不能攻日軍。況日本在滬者，刻僅為海軍陸戰隊，一部華軍，在所駐

守之區域，抵抗日陸戰隊之來侵，此不得以戰目之。中國軍隊之行動，實祗表示抵抗背約行殘之日軍，不甘於屈服最後通牒之後而復受武力之侵犯。此誠哀軍憤兵，奇悲奇慘。況日軍所轟毀之財產，皆吾民產，所殺傷之人，皆吾人民。中國旣承認要求，而復罹此慘刼，況侵犯尙未已，今明兩日，尙將大舉轟炸，充其極，非使上海華界盡成焦土不止！此誠有史以來兇殘無理之極端的暴行，英報所稱「上帝欲懲罰之人必先使其狂顚者也。

數月以來，歐美輿論，關於東省問題，評論不一，竟亦有操袒日之論者，蓋東省歐美人較少，日本猛烈宣傳，眞相有時被蔽。今上海事發，日本暴行，各國人士親聞親見，故抨擊及惋惜之聲，不崇朝而遍於世界。國際聯盟，原擬以空洞之宣言，宣告閉會，今因滬案，淸議再起。行政院已宣告依中國請求，援用第十五條之規定，開始處理。法代表彭古主席，侃言正論，折服日本，秘書長德留蒙氏，以决定辭職之人，徹夜工作，有所盡力。夫將來結果雖不可知，但世界反對日本暴行之輿論，因滬案而再達高潮，與夫日本軍國主義所界與世界人士之獰猛的印象，日益深刻，則目前已顯然可知。吾人將暫保留對於國際形勢之評論，而願先以數語告世界人與日本人。曰：第一：各國如要國聯，應助國聯，應使國聯能依法爲有力的動作。否則裁軍大會速關門，世界和平休提起！第二：各國如要遠東商務，必應保護上海，應阻日本暴行，應共同抗議破壞經濟文化背棄人道公理者！第三：各國如不願中國大陸陷於大戰亂，不願第三國際支配大破壞後之中國，則必須有以阻日本之侵略與殘暴！以上三點，皆極明顯之至理而關係世界全局，異常重大。夫中國人非自諉其責任，一切責任，當然中國自負，然各國道義上利害上，實亦各有應負之責任，故不得不言之。且並願問日本不癲狂之人民，究竟將聽令軍國主義者引導日本國家至如何地步，到幾時爲止？自種者自獲之，日本最後所獲者，畢竟爲何物也？

此文旣付印，據京電，國府已宣言爲免暴力之脅迫，移洛陽辦公。日禍之猛烈，時局之重大，益可證明，吾深信全國國民，定與顚沛流離之政府，抱同一之悲憤，努力報國，而世界輿論之震動，將更有强烈之表現也。

（錄一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願與國聯努力制裁公敵

日閥猖狂，目無世界，旣侵畧我之東北，復進擾我之東南，日來在上海之暴行，窮極狠惡，華人固忍無可忍，外人亦勢難再作壁上觀，故國府西移，决心悲壯，英美抗議，辭旨正嚴，而最足表示道德上之權威者，厥惟國際聯盟接受我方提議，援用盟約第十五條。姑無論效力幾何，事實是否有濟，要之，就國聯地位言：日本旣已一再蔑視决議，抹殺誓約，憑恃武力，肓進無已，國聯爲維持和平，發揮正誼，保存公道計，義難袖手，否則國際的道義結合機關，儘可就此關門，而明日開會之所

謂軍縮會議者，根本上爲毫無意義之工作。

查中國爲日本暴行，對國際聯盟，向來係根據盟約第十一條主張，即認爲有戰爭之危險，而請聯合會採取認爲敏妙有力之辦法，以保持和平。開會三次，勞而無功。上月二十六日會後，由顏代表惠慶要求援用第十條，即『聯合會會員担任尊重並保持所有聯合會各會員之領土完全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以防外來之侵犯。如遇此種侵犯，或有此種侵犯之任何威嚇或危險之虞時，行政院應籌履行此項義務之方法。』已由國聯接受。主席保彭考氏並擬在宣言中，據以表示態度。嗣以上海事起，顏復奉政府訓令更進一步，提出第十五條之適用而聲明保留援用經濟制裁之第十六條。國聯過去數次爲滿洲問題開會，每開會一次，日軍暴行即有一度進展，如攻齊齊哈爾與攻錦州，是其例也。核其情形，不啻對世界批國聯之頰而公然侮辱嘲弄之。各國熱心和平之士，懷痛久矣！今因上海事件，使國聯生氣虎虎，若有復活之象，觀於保彭考氏之慷慨負責，西錫爾氏之贊助正義，於以知日本在上海之飛機擲彈，軍艦示威，直不異天奪其魄也！

按國聯盟約第十五條規定，聯盟會員間發生足以決裂之爭議，而未提交公斷或法律解決者，應將該案提交行政院。其手續爲將爭議事由，通知秘書長，秘書長即籌備一切，以便詳細調查及研究。行政院接受聲請，應盡力使得解決。如其不能，應經行政院全體或多數之表決，提出認爲公允適當之建議，公布說明書。如行政院報告書除相爭之一造或一造以上之代表外，該院會員一致贊成，則聯合會會員約定：彼此不得向遵從報告書建議之任何一造，從事戰爭。又如行政院除相爭之一造以上之代表外，不能使該院會員一致贊成其報告書，則聯合會會員保留權利，施行認爲維持正義與公道所必需之舉動。由此要點觀察，會員國一經提出援用第十五條之要求，行政院應即依照法定程序，調查研究，初無通過與否之說。日代表佐藤前日會對主席『無權決定援用該條是否具有適當理由』之解釋，表示疑問。然保彭考氏仍毅然執行所信，著手進行調查，此其忠實勇適，有足多者。此條建議辦法，無需乎包含當事國在內之全體一致的決議，故較第十一條之運用爲簡易有力。中國此外更保留適用第十六條之要求，尤有意義。第十六條者，有名之平時經濟封鎖方法，乃國聯最後制裁之武器也。此項武器，向未見諸實施，故其本身可能性之有無強弱，乃另一問題。然而，國聯本爲裁抑強權，促進平和而設。依日本迷信武力，逕情直行之態度，豈特侮辱國聯，直是仇讐世界，如聽此公理之敵，永久橫行，則中國主權固大犧牲，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歐戰犧牲之各國戰士，其死也，更有何意義與價值可言？由此觀之，國聯之責任，公理之信用，適與中國之利害，融合一片。吾人自來持論，以爲此次中日問題，中國不應倚賴國聯，而國聯自身實當努力完成其使命，即此意也。

世人以國聯屢次決議，日人悍然不顧，遂認國聯爲無價值之組織。吾人所見，殊異於是。以爲；國聯乃國際道義之集合，世界大同之試驗，期之不可太苛，責之不可太重。從事於國聯工

作者，類多有高尚之理想，誠摯之情緒。即以中日紛爭事件言，白里安之努力斡旋，西錫爾之曲意調護，保彭考之慷慨主持，德留蒙之熱心不懈，此皆發乎信仰心，出乎責任念，非尋常政治家處理事務可比。第十五條之適用，今後於中日問題實際有何裨益，非所敢知，要其能影響日本若干行動，喚起其相當顧慮，則過去現在，迭有明徵，彼日本官方，大言不慚，聲稱：『或將退會』，實則依照國聯盟約第一條第三項：『凡聯合會會員經兩年前預先通告後，得退出聯合會，但須於退出之時，將其所有國際義務，及爲本盟約所負之一切義務，履行完竣。』據此，日本即欲退會；亦須在兩年之後。且須對盟約上應負之義務，一概履行完竣，方許脫離。然則國聯果有公允適當之建議，固不患日本不終於就範。方今日閥披猖，中國與國際聯盟，殆成風雨同舟之誼，中國願痛自策勵，與國聯共同制裁公敵，尤望愛護國聯之主要國家，擁護國聯建議，有效制止暴行，勿令此猘狗公法與正義者，橫行到底！

（錄二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全國同胞只有一條路

上海形勢，在此文撰稿時，尚不能知昨日一日之詳狀。或者暫停戰而成英美之緩衝，或竟激戰大起。雖然，有可絕對斷言者，則問題斷不能解決，且時至今日，已無所謂局部問題之解決。我全國同胞從此只有一條路！死裏求生！上海問題，忽焉形成全國國民精神上之統一戰線，國民政府之暫遷河南，即爲代表統一的國民決心開始長期奮鬭之象徵！此非以上海地位特重之故，乃因滬案而證明數點，遂使我國民不得不統一，不得不奮鬭耳。夫九一八以來，三省淪陷，創鉅痛深，然而政府方針猶不能決，政治糾紛猶不能已，致令青年灰心，軍士喪氣，世界主張公道者亦以中國內政無辦法爲憾。此無他，敵強民困，顧忌本多，且猶存平和解決之微望，不易爲孤注一擲之決心，而因對外無策，遂益使內部渙散，此數月來之大勢然也。惟至滬事發生，證明整個的危亡即在目前，平和的希望，全付泡影。中國民族至此，除整個決心死裏求生之外，已別無活路。夫東省問題之任何解決，必爲屈辱，屈辱固所難堪，而爲國圖存，策無萬全，苟不危害國本，能忍猶應儘忍。獨至滬事之起，則第一：證明日本政策，在整個摧毀現在中國之政治經濟組織，至少使中國成半亡國無政府狀態，步步控制，處處尋釁，將桎梏其四肢，並擊破其心臟，使之宛轉就死而後已。第二：證明日本政策並不接受中國屈辱的解決，乃使其步步屈服至不能作交涉對手而止。此滬案所最易證明者。世安有既承諾最後通牒之要求，而仍不免於受攻擊燒殺者乎？換言之：滬案證明中國雖欲對日本屈辱求免，亦不可得，上海且然，滿洲無論，中國雖欲以屈辱的條件解決滿洲問題，亦絕不可能矣。第三：日本政策，至少對東南一帶，加以長期的威脅，或破壞，使之無暇亦無力再索還滿洲，觀最近東報載芳澤荒木等會議滿洲爲獨立國問題，荒木等陸軍方面，主張獨立國一成，日本即立時正

式承認，芳澤有難色，謂國際須先疎通，否則日本在外交上將再陷窮地。其通篇中最可怪者，滿洲爲中國領土，日本之國際宣傳，動云願與中國直接交涉，然於此割地建國問題之會議，則所顧慮者，惟歐美如何疎通，絕不提中國一字，可見日本已決心不承認中國在東三省之領土權，故不承認中國政府爲交涉之對手！以上三者爲滬案起後關於日本外患性質程度之新證明。夫外交到屈辱喪權止矣，然屈辱亦不能圖全，喪權亦不配交涉，且其摧毀我政治經濟中心組織之進行，極爲猛烈，是則四萬萬中國民族，已到生死主奴之最後關頭，當然喚起渙散之國魂，共圖緊急之自衞。凡人有所瞻顧或惜戀，不易下決心，今則事實逼迫，欲瞻顧而不容，欲惜戀而不得，此政府移豫之心理，抑即國民一致之心理。事態至此，即全國心理不期而定於一矣！自此以往，已無復枝節之討論，及政策之選擇。我全國國民之前，只有一條死裏求生之路！所有階級利害，黨派感情，思想派別，個人愛憎，事實上已完全一掃。蓋整個民族，將被摧毀，受蹂躪，左傾右傾，皆成廢話，資本勞工，同受犧牲，此種眞相在閘北慘刼發生之一剎那，立時爲全國同胞所認識，渙散頹廢之中國社會，立時一變而爲沉着緊張。此誠理有固然勢所必至者也。吾人茲望第一：政府本移豫之決心，奮鬭到底，前擬開之國民救國會議，此時應速開，使如一九一九年新土耳其奮鬭復國時代之國民大會，使政府得廣大之後援，並植改造政治之基礎。而目前大計，應速使國難會議開會，集中智識，期無遺誤。第二：所有軍隊，宜一致絕對服從國府軍事委員會之指揮，忠勇服務，但勿有鹵莽之行動。第三：社會各界除積極各盡所能，以爲貢獻之外，消極的並須維持各地之秩序治安，鞏固金融商業，勿信謠，勿自亂！全國國民於此，有應切切牢記之一要義：中國之興國禦侮，絕對有把握，日本軍國主義者，斷不能亡我。東三省寸土，亦不容喪失。凡任何犧牲，必得代價。國民須知！中國不孤立，正義不滅亡！日本在上海等處之暴舉愈繼續，則其軍國主義之末路愈近。世界輿論動員矣！惟視我國民之智慧勇氣如何耳。

（錄二月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三國提案

英美法於本月二日共同向中日兩國要求速決糾紛，提出具體案，停戰撤兵，劃中立地帶，開全般交涉。同時英國請求國聯行政院開臨時緊急會議，該院乃於二日裁軍大會開幕之前，先開臨時會。英代表即報告上述對中日雙方之要求，謂係由英美同意提出者。報告畢，法義德代表，俱表示贊成，而是日下午，東京英美大使即訪芳澤提出該項公文，未幾法大使亦至，故英美案變爲三國案。而義大利已聲明贊同，故實亦在共同行動之列。又裁軍大會行開幕禮時，主席韓德森致詞，首述遠東時局爲悲慘之事實，鼓勵與會各國，一致爲擁護國聯約章非戰公約而努力，以上爲日本占領滿洲攻打上海最近造成之國際新形勢也。

自歐戰結束後，除蘇聯別論外，所稱世界強國爲五，即英美法義日。今日之事，日本爲當事國，故英美法義之共同提案，即不啻代表世界整個的勢力之要求。而國聯所屬一切會員國及國聯本身，當然同情此提案，故此三國案，事實上精神上皆足代表世界，而又適於世界人類所企望之裁軍大會開幕日宣布之，更不啻對於日本侵略中國武力萬能主義之一大示威與抗議也。中國對此案，當然接受，聞國民政府，已有所表示。蓋中日問題之簡單說明，日本爲侵略者，我爲被侵略者。侵略者之目的，在征服中國，而被侵略者之要求，爲終止侵略。故就中國言，無時不願早了，且除恢復中日通常合法的關係而外，對日本毫無繼續紛糾之意。至反日排貨，乃人民爲日本侵略中國之抗議，故爲問題之果，非問題之因。日本澈底悔禍，則兩國即可復好。是以在中國方面，一切不成問題，而擾害世界和平，破壞各種公約精神之責任，全在日本，尤其在日本之軍國主義者。事實如斯，無待繁言解釋者也。自九一八以來，日本採極端侵略政策，棄二千年來中國文化上扶持敎導日本之舊誼，忘兩國現在對於各項國際和平條約之共同責任，且乘我大災之危，而悍然爲領土之侵。由秋徂冬，陷我三省，口稱須直接交涉，實則不認我政府爲交涉對手。其在三省，任意殺戮，流血千里，今哈爾濱猶在戰鬪中。日本在條約上之權利，南滿東內蒙止矣，乃近者不惟占盡三省，且已不要條約。竟決心欲割我三省，而造一僞國家，名爲獨立，實成併吞。日本亦知我政府國民之斷不能承認也，故三省之占領粗終，而上海之攻打遽起，蓋既裂我手足，進而攻我心臟，將一舉攻破中國政治的經濟的組織，使之陷入無政府半滅亡狀態，然後覓三五不肖漢奸，造一政權傀儡，使我全國皆化爲遼吉之狀，帖首屈服，以聽其宰割而後已。此誠世界近世史上空前未聞之侵略，一切帝國主義者望塵莫及之壯圖也。且也日本軍國主義者之行動，又殘酷絕倫。夫東省遼闊，消息難知，上海則國際雜居，共聞共見。如近日外電所傳，虹口一帶，隨意殺傷平民，甚至十餘齡少年亦不免。積屍漂流，皆尋常行路之人也。閘北轟炸，火燒千餘戶，昨日又大起火，數里市街一片刦灰。東方圖書館，爲中國私家藏書之精英，今日軍乃故焚之，自隋唐間，日本文化大啓，而皆學自中國，不惟學問文字藝術宗敎之事，即關於衣食住之一切技藝，凡日本先民利用厚生之技能，要皆傳自中國，今所以報之者乃如此。華夏衰微，誠哉召侮有自，然此所謂黃種之強國者，又何苦作此無必要之殘酷與破壞？故無以名之，亦惟效歐洲報紙所稱「上帝所欲懲罰之人必先令其癲狂」而已。而日本九一八後之行動，不惟危中國，並且危世界，蓋癲狂之極，其目標絕不僅爲中國，侵略愈擴張，是武力愈增大，有二千年深厚交誼之中國，既因武力不敵之故而可以被侵，則僅僅有數十年交誼之歐美國家，武力有遜色之日，即當然爲受日閥侵略之日，不觀澳洲前首相休士氏已屢作澳洲危險之悲鳴乎。是以中日之問題，當然爲世界之問題，尤自滬戰勃發，各國生命財產，直接受脅，長江商務，完全梗塞、因日本一國侵略慾征服慾之發揮，使凡與中國有經濟重大關係之國家，皆受絕大損失。

事態至此，故英美法義，遂不得不起為有力之抗議或勸告，其最近之具體案，即如上述。中國處此政府播遷人民塗炭之時，凡在不危害我國主權範圍以內，對各友邦之調停，自可接受，苟能藉世界公論之力，使我强鄰朝野得恢復清明之意識，而就軌道焉，豈不甚善，然察形勢，恐尙不易也。試觀東京答覆三國，尙絕對反對滿洲交涉之開始，蓋彼認為滿洲問題，早已與中國無交涉，然則中日間尙有交涉可言乎？是以三國提案之意雖善，但事實上尙不足促日本覺醒，日本拒絕後三國如何，顧更拭目俟之矣。至於中國國民，則迫於其生存之必需，自將挾世界正義而奮鬬到底也。

× × × × ×

東北問題成世界對日問題

（錄二月四日天津大公報）

自前日國聯行政院特別會議，議決條件，決由英法義三國，向中日兩國分別提出，中國代表，當場聲謝，其後英法義及美德共五國，先後根據同樣意旨照會中國，政府已表示完全接受。日本則悍然不顧公意，反益加緊轟炸閘北，砲擊吳淞。其意殆欲儘最短時間，占領中國東南重要地方，以保障其在東北之暴力收穫。日政府一方面更就各國所提條件，加以修正，最要者；對於第三國參與滿洲問題，强烈拒絕。此事完全暴露日本對中國有領土野心，對世界無和平誠意，此任何人所應表示抗議者也。查現在裁軍大會，方在進行，前日國聯行政院於裁軍大

會開幕之臨小時集會，實為極有意義之暗示，予人以深刻嚴正之印象。以為；世界之和平與戰爭，互助與破壞，將視日本此次能否服從公理以為斷。易辭言之；世界六十餘政府十七萬萬人民所託命之裁軍會議，其成敗之鎖鑰，實握於日本人之手。吾人恆言：中國之東北問題乃世界問題；時局演進，由東北牽到東南，條理一貫，其性質愈益變成世界對日本問題，決非單純的中日關係所可說明。外人曾謂中國國民，今日祇有屈服與抵抗兩途，實則現在各國對日本，即是如此，非日本屈服各國，即各國抵抗日本，其間幾無他道可循，此又各國愛護和平之士，所應明瞭認識者也。

中日兩國，皆為國聯會員，又同為凱洛克公約簽字國家；日本且受華府九國遠東公約之束縛。其應尊重和平，奚待多論？乃日本自九一八突然占我遼吉，迄今海陸交侵，東南並進，衡以任何神聖的盟約，無所往而不受其蹂躪。方事之始，中國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一條，訴之國聯行政院，日本代表，巧言諱飾，一則曰：『局部的事件』。再則曰：『日本願與中國直接解決。』九月二十四日日本閣議且通過聲明書，二十五日公布於國內外，就日本軍事行動，再三申辯，一則曰：『係為警戒』。再則曰：『非軍事占領之性質』。更從而為之辭曰：『日本政府在滿洲並無持有領土慾的望。日本所期待者，乃係日本臣民得以安心從事於各種平和的事業；以其資本及努力而獲得參加開發地方之機會。……日本政府從來尊重善鄰之誼，茲為確守既定之方針，故對此次不祥之事件，不至於破壞國交，且欲更

進一步；爲斷絕將來之禍根而講求建設之方策起見，具有誠意的與中國政府協商之覺悟。』九月三十日國聯行政院第一次議決，限令日本儘速撤退南滿鐵道線外軍隊，並將『國聯行政院認明日政府聲明在滿洲無領土企圖之重要性』一節，列入決議書內，以昭信誓，詎中國於會畢後，一面指派張作相王樹常二人，接收退出地方，於十月二日照會日本，十月七日復下明令保護日僑。乃日本不特不遵議撤兵，反更擴大行動，十月八日起，迭以飛機轟炸錦州等處；海軍並分派軍艦示威於長江一帶。十月九日更答覆中國照會，拒絕中國接收，聲稱：『目下急務在於緩和國民的感情，以是兩國應速協定可爲確立通常關係之基礎大綱數點。』明示其不能撤兵。國聯行政院因於預定開會之前一日，即十月十三日特開會議。會中對於美國代表列席，頗有爭執。對於解決滿洲問題，日方堅持直接交涉，拒絕規定撤兵日期，我方則堅持先撤兵後開談判。如此相持至二十一日，迄無具體辦法。二十二日舉行行政院公開會議，白里安提出決議草案七條，大要係令日本於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在第三者監視下將南滿鐵道線外日軍一律撤退，然後開始直接交涉。二十三日續開會議，日代表提對案五條，堅持條約上之既得權利，及所謂根本原則。英西代表，嚴厲質責，辯論激烈。二十四日兩次會議，日本固執基本原則，先以日案付表決，贊成者僅日本一國，次表決行政院提案，反對者亦僅日本一國，日本顯然孤立，猶復不知悔禍，冥行獨邁，以爲依照盟約第五條規定，未得理事全體同意，該決議案不生法律的拘束力。會後日本復於二十五六日閣議決定再發聲明書，二十六日發表，內有：『日本軍之少數部隊，尚留於滿鐵附屬地外數個地點者，實乃爲保護帝國臣民之生命財產，萬不得已而出此者也。但帝國政府之出此，並非爲強制中國承認解決紛爭條件之一種手段，此種以兵力的威壓而望與中國交涉之事，帝國政府毫無此豫想』等語。並將所謂基本大綱者明白聲敘。即（一）否認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動。（二）尊重中國領土之保存。（三）澈底的取締妨害相互之通商自由，及煽動國際的憎惡之念之有組織的運動。（四）對於滿洲各地日本臣民之一切平和的業務，與以有效的保護。（五）尊重日本於滿洲之條約上的權益。文內更聲明：願與中國開始直接交涉之意，至今未改。然而事實上軍部決議：排除第三者參與滿洲問題之交涉；增兵南滿。自是唆使張海鵬圖黑，而向四洮路大舉進兵，黑龍江之戰爭，因以爆發，所藉口者，即修理洮昂路鐵橋也！其在中國方面，在接受行政院二十二日所提出之決議案時，已向行政院聲明：『中國政府甚願以極端友好精神，在此即行考量任何提議，擴大中立國官員之組織，或由國際聯合會之協助，籌定其他就地辦法、擔保接收地方內日本人生命財產之安全，以期打消日本政府所稱，若遵照行政院決議案辦理，或將危及日本人民之一切隱憂。』復於十月二十七日照會日本，請進行撤兵接收交涉。三十一日，日本駁復，根據二十六日聲明書，希望中國就日本所謂基礎的大綱協定問題，開始商談。十一月一日國府另派顧維鈞等爲接收東北各地事宜委員會委員。三日再牒日本，仍請遵守國聯議決，

派員與中國人員商訂交收細目，日迄不理。其陸軍省反於十一月十三日訓令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向我代理黑龍江主席馬占山提出五項要求。卒致國聯行政院於十一月十六日開會，而日軍即於十八日入據齊齊哈爾。所謂建設「新政權」，「滿蒙獨立國」稱運動，露骨急進。自是之後，日本行動，愈益橫暴，且在漢口福州等處，醞釀暴動，復在新民增兵，擬攻錦州。白里安等幾經研討，無如之何，巴黎開會匝月，原有錦州中立區之議，亦經打消。十二月九日日軍戰鬥機二十三架，大舉炸毀營溝路，十日國聯閉會，於百無聊賴中，決議祗增添一旅行團性質之調查委員會，而一切回復到九月三十日決議案之原狀。關於調查團之權限，且一則曰：「若中日兩國政府，開始任何交涉時，調查委員會不得過問。」再則曰：「該團亦不得干涉雙方軍事之行動。」質言之：一切的一切，惟日方意旨是尊耳！日本於此，猶不滿足，乃以芳澤口頭演述，為所謂「剿匪權」之保留。關後日本於十二月中旬，藉口「剿匪」，決將三路西進，實行攻取錦州，風聲所播，各國震動，十八日美國再提警告，二十三日英法亦致同樣牒文，乃日本殊不之顧。時日本內閣已易，政友會之犬養毅，代民政黨之若槻秉政，以少壯派軍人領袖荒木氏長陸軍，政策加倍辛辣。十二月二十日，前任陸相南次郎，突赴瀋陽等處視察，商討久據滿蒙之計劃。二十一日日軍即派多門各軍，分批出發，二十五日起遼西戰雲大起，至三十日我軍由錦退灤，而日本統一東北之慾望幾遂。方二十六日日本答復英法美質問之照會，竟稱：「現在滿洲地方之治安維持，已為日本帝國政府之責任。」蓋視歷來對外擘逃之辭，驕妄不可以道里計矣。即南次郎亦曰：「錦州政府解決，今後祗餘一政權問題」。果也，錦州攻下，而張景惠遂赴黑龍江接收政權，日閥益認定「滿蒙建國」，不成問題，既以大軍進取熱河，以固滿洲門戶，更助熙洽平定反側，遂有哈埠戰事。此在日閥心目中，初已不甚置意。惟以為；東北之事，中國人已無過問資格，今後惟不許爾華人再言反日抗日與宣傳排貨耳！因是乃有上海之事，而海軍司令之鹽澤少將，欲以「水上之本莊繁」自見，遂激成軒然大波，中國被迫而提出國聯盟約第十條第十五條之適用，卒將日本置諸國際法庭之被告人席，受世界公理之裁判焉，此日本橫衝直撞，由東北而東南之一齣連台大戲也！

由以上問題演進之經過觀之，日本欲將滿洲問題，與上海事件，分截為二，不許他國干與，實屬絕對無理。蓋上海問題乃東北問題之延長，無可分割，且中日糾紛，原以遼吉黑三省受侵略為起點，如不將此根本原因解決，則任何時，任何地，皆有再三發生新事變之可能，其危害於遠東和平，永無已時。矧國際聯盟主持中日問題，本起於日本之侵畧遼吉，中國根據盟約，訴諸公道，日本服從決議，曾見於第一次開會之時。今日形勢擴大，危機更迫，豈有拋卻原題，舍因問果之理？更無脫離國聯而私相妥協之可能。窺日本之意，經營遼寧，統一吉黑，進取熱河，久已自由行動，肆無顧忌，不特不許他國干與，並主人翁之中國，亦已屏不與商。方將久據不歸，利用奸民，進

行偽國家，自居保護者，使永遠與中國脫離關係。此觀諸從前日本之聲明，與其最近之行動，得寸進丈，如見肺肝，如令實現，則中國領土喪亡，所失固大，而任此一羣野心勃勃之日本軍閥集團，占據兩三倍於日本之沃壤大陸，為世界和平計，其為危險，曷堪設想？且此事即令各國不加干涉，中國亦斷不能聽其攘奪，觀於義勇軍之人自為戰，哈爾濱之各軍奮發，於以知中國人心不死，日閥斷難躊躇滿志。今英法義德等國合力調停，美國又與之取同一態度，亟應更進一步，共同聯合，以有效方法，迫日本以實行。目前最急之務，為依照『兩國間此後不再有動員或準備任何敵對行為。』一條，不僅上海為然，即熱河哈爾濱，亦應令同時停止侵略行動。至所謂『兩國一經接受該項條件後，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據非戰公約及十二月九日國聯議決案之精神，在第三國觀察者或參與者協助之下迅速進行商議，以解決一切懸案之爭議。』一條，尤應忠實履行。蓋中國對於日本，向有非撤兵不談判之條件，今日情勢迫切，自不能如前固執，有負友邦好意。其在日本方面，從前迭經表示，願與中國直接交涉，近則絕口不提，毋寧以不與中國交涉為利。往者中國兩次派員接收土地，均經照會日本，請予派員接洽，乃日本復文謝絕，胥以先議基本大綱為言。近則壹意進行偽國，不復再提撤兵還地之事。而重兵壓境，感情奇惡，談判之時，自以經友邦之參與，居間周旋為安全。憶去年十月十四日白里安曾向施肇基代表言：『現在行政院中日處於一堂之談話，亦可稱為中日直接交涉，』此種精神，今日固可沿用，蓋雖由第三者參與之下，仍無礙於直接交涉也。要之，中國乃受害者，日本乃被告人。中國所求不過消極的排除侵害。雖有自衛權利之決心，而日本是否終能服從法律，殆非告發人性質之中國所能強其就範，要視執行國際的公訴權之國聯，有無力量強制之耳，故吾人曰：東北問題非中日關係，已成世界對日本問題。

（錄二月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贊成取銷召集國難會議

武漢大學校長王世杰等五日通電，請政府取消召集國難會議原議。謂：『當此時期，政府動作，應求敏捷，從容討論，已非其時。』其說頗切時機，吾人願表贊同；更願政府，速即宣布定期召集國民救國會議，通令籌備選舉，使民意有正當表現之機會，政府得廣大之後援，得以早日解決國家政制根本大計，期於補救既往，創造新機，與土耳其遷都後之國民大會，同其功用。比較僅僅救濟一時之國難會議，較有實力亦較有實效。

查國難會議計劃，發動於上海粵寧會議以後，決定於四屆一中全會。自從召集，一度延期，今二月十一之期，轉瞬又屆，而中樞播遷，國難益亟，吾人前曾希望政府於遷都之後，從速使之開會，集中智識，對目前大計，期無遺誤。惟現在形勢愈益迫切，誠所謂「從容討論，已非其時。」其將愆期，固無可疑。而一再延展，又何以解於共赴國難？該會會員，悉由聘任，羅致甚宏，人選普遍，更經一再添加，數逾二百，果如原案，

會之黨部委員，國府官長，集會時至少當於四百人之數。值此事機萬急，諸待立刻處置，當軸者向如數百人地位不同，歷史攸異，職業各殊，思想不侔之諮詢機關，決策問計，則發言盈庭，難期一致，勢所不免，理有宜然。且會員出自徵辟，職僅獻替，既非代表人民，發言殊少後盾。反對則實力不充，贊成則為效甚小，言分謗則情或有所不甘；言監督則其力又屬不逮。況被聘之人，多數各有專業，現在國都遷往中原，東南方遭兵禍，上海會員占三分之一以上，丁此危難多事之日，任勢不能棄其所事，遠道赴會。再者，今日之事急救國難，殊病迂緩，籌及遠謀，又嫌苟陋，故不如取消原議，別用選舉方式，召集國民救國會議，籌議制憲，發揚民治，釐正黨治之流弊，確立國家之制度，比較僅僅成立一諮詢機關，為效殆遠過之。

夫今日國家最大緊急難題，不外外交，軍事，財政。外交之事，貴在運用刻刻變化之國際形勢，當機立斷，殊不宜於數百人之會合取決。況查現有之外交委員會，本係特設機關，義等集思廣益，政府苟能羅致黨外專家人才，儘可得其獻替之益，殊不必諮詢於緩不濟急之國難會議。軍事問題，現在哈埠又告淪陷，熱河日受侵偪，上海已增加日本陸軍，實有海陸空同受壓迫之象。加以共黨軍事行動，近亦活躍，皖鄂贛閩，形勢緊張，亦有待於規畫防禦。凡此內外軍事問題，即問之國難會議，亦難負起責任。財政問題，與外交軍事，息息相通，現在庫空如洗，軍無宿糧，財政上之贊助與監督，皆非有專門智識，實際力量，不足以有為。往者上海會議，曾定財政委員會之組織，南京亦嘗開會一次，今乃應完成其組織，充實其機能，使以特殊之智識實力，對政府緊急狀態，有以援助而糾察之，此亦非國難會議，所能濟急。以上三端，皆係事實問題，決非可以訴諸理論空想，故國難會議，實際上在緊急關頭，不易發生作用，是不如其已也。夫國難會議會員，大多數為智識分子，即令中止開會，仍可以言論批評時政得失，對當局進其忠告。故自事實言，開會與否，無關大局。更就人事言，被聘之人，泰半為職業界領袖，如用選舉，儘可獲得代議資格，比較受聘任，備諮詢，其背後之力量，實大不同。

要之，吾人感覺：國難日益急迫，政府權力，應當集中，國家來日大難，根本大計，亟待改定，惟其權力需要集中，故不必添設無實力之機關，徒加牽掣；惟其大計需要改定，故必須以民意代表，正其步趨。語云，惡法勝於無法，民意機關之成立，選舉終勝於指派。現在中國法團組織，大致完備，職業選舉，尚不甚難，政府如果誠意召集，尅日籌備，期月可成，既無礙於目前之當機立斷，又有利於未來之改造全局，一轉移間，功用大異，愛國之士，幸共圖之。

（錄二月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

上海戰事之重要性

日本不顧英美法之抗議與勸告，悍然於海軍陸戰隊進犯上海受挫後，又復派遣陸軍，希圖再逞，前昨兩日，海陸會攻吳淞，

重告失敗，人心稱快，今後數日內戰鬬情形，益堪注目。查我軍捍衛國土，慷慨奮發，一週以來，在滬沉著應戰，已足以振作國民之精神，喚起國際之重視。今雖敵方實力增加，迄未能動搖我軍之抵抗力，尤足爲中國吐氣。此雖一隅之戰事，而關係東北全部之運命，與世界和平之局面者，實極重大，統觀全局，竊有不能已於言者。

按日本自九一八以來，在東北之軍事行動，實採得寸進尺，逐步加緊之態度。方事之始，公告世界，一則曰純出自衛，再則曰儘速撤兵，立言可謂審愼。其後因時推進，勢愈兇橫，吉林之外，而齊齊哈爾，而錦州，而哈爾濱，鐵騎所及，遍於三省，所占地域之廣，兩倍於日本，又適爲法德二國領土之和焉！今野心方熾，志在久占，一面進行僞政權之創造，一面則挑戰於東南以冀問題擴大，移轉中外視綫，使我先其所急，無暇顧及東北之領土主權，且使遠東利害關係之主要諸國，實偪處此，祗能亟求保全長江商務，而默認其在東北之自由行動。此際中國軍隊，如在滬敗挫，則日本將利用各國之調停，放鬆東南之交涉，而引致東北問題於極有利之解決，使中國在勢不能不屈服，各國在理不能多干涉，此日本起上海無名之師，掩護其東北侵略行爲之深意也。由此觀察，上海諸將士，數日來抗日守土，直接保全東南，間接即所以維持東北，其功誠不可謂小。今日本亦知在東南使用武力爲不可以久，因又欲誘致各國，劃開上海天津廣州等處，禁止中國駐軍，以便其隨時自由派兵，實施壓迫。此種干涉內政之動議，出自日本外務省之否人，自非中國所能承認，而況藉此訂明東三省不許駐兵，是不啻明認日本有權可以自由侵犯我國領土，彼不撤兵而反迫我爲不駐兵之協定，更非公道所宜有。故今日之事，舍以實力與日本決戰於淞滬，以赤血保障公道外，實無他路可走。頃據滬電：英國方面，爲保全上海商場計，昨又提議調停，幷無結果。本來我方認定上海戰事爲東北問題之延長，故單獨解決上海事件，在我國立場爲不可能，英方調停，不克有成，理也！亦勢也！抑中日問題，爲世界問題之一部，任何人不能否認。日本自來輕視中國，任意欺凌，決不稍存顧忌，惟對關涉各國之事，則甚爲愼重。東北問題初起，英美譁然，美尤露骨。日本近日極力和緩英國，希圖遮斷英美聯合之局。月前日本各報，甚至宣傳日英同盟復活之可能性，謂爲政友會田中內閣以來之宿願。且從而爲之證明，謂：美國曾邀英國共同作戰，對日經濟絕交，英國拒之，具徵日英友誼。及此次上海事件發生，直接打擊英國利益，英美一致，勢不可掩。日本於此，猶謂係出美國主動，並指中國在國聯提議援用盟約第十五條，亦受美國影響。大角海軍大臣前日爲派兵赴滬事，向路透社記者談話，完全爲求英國諒解，辭卑而意深，其欲拆散英美協調，如見肺肝然。更觀美國情形，則十二月二十七日華盛頓政府突將美國關於滿洲問題之公文全部發表，僅對日照會，已有六十五頁之多，據傳內中言辭，頗爲嚴重。民間及上下議院議員，對日更多激昂之言論。美國亞細亞艦隊派艦赴華，內有輕巡洋艦，航空母艦，尤徵對遠東局勢之重視。要之，美國公私方面，對日感情與

奮，不可爲諱，其最後態度，則至今似尙在不可測度之中。前者英美勸告五點，中國表示全部接受，日本則幾於完全拒絕，以理言之，勸告者勢不能就此作罷，今主動之英美兩國，迄在沈默，是亦一極可注意之現象也。

夫中國立場，爲自衛的，防守的，不特無意正式與日本宣戰，尤不願見世界和平之局，因中國而破裂，此在中國方面，已迭有表示。然而，中日相持，演進至此，在勢惟依國際有力之干涉，乃有和平解決之希望，中國之奮勇自衛，實即喚起同情，打破外交僵局之必要手段，故吾人認定上海戰事，直接影響東北外交，間接影響世界大局者，理由在此。現在日軍海陸空進犯淞滬，國際最後情形，尙不可知。凡我國民，在此千鈞一髮之時，益不可不奮起爲守軍之後援，其法：(第一)督促政府，多派援軍，優予接濟，使守土各軍，再接再厲，不屈不撓。(第二)犧牲一隅，所全者大，國民宜鼓勵上部各界，忍痛抗戰，勿輕聽外人調停，漫言妥協，以致東北無救，前功盡棄。(第三)監督政府，堅持正義，力挽國權，非得有力之保證，有利之條件，不能開始爲東北問題之交涉。方今世界輿論動員，日本已感於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我方如再忍痛持久，使彼在東南連受重創，在東北則步步荊棘，軍閥漸曉然於侵略之不易，商人愈痛感夫市場之毀滅，然後和平商洽，乃有曙光，收回失地，方可著手，時不可失，願我政府與國民堅決處之也！

(錄二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否認一切摧毀中國之計畫

在五國勸告日本拒絕之次日，即本月五日，日相犬養氏發表談話，謂日本若一步走錯，將遭遇日俄戰爭以上之危機，而表示日本此時亟須與中俄改善關係，須與中國握手，並自謂在中國有友人，故適於解決此問題者，自信爲日本之第一人。按談話全文，尙未及見，以上只電文轉述之梗概，惟當此國際形勢重大之時，而犬養氏忽作此談話，以理論言，自値注目。

犬養個人，與犬養內閣，實質上爲兩事。今之日閣，精神上乃荒木內閣，非犬養內閣。故犬養氏個人之意見，實不能指導日閣之行動。大抵正因國際形勢重大，而犬養氏始能發此個人性質的談話，不然，並此而不敢談也。抑查日政府最近之行動，與犬養所談，實完全背道而馳。如滬戰起原，由於日海軍之起釁進攻，毫無半點疑問。蓋日本各報，俱載二十八日之滬電，鹽澤決定是日夜半進占閘北，不論中國承認日領要求與否，海軍自己決行其預定之行動。故攻占閘北者，預定計劃也。其意在摧毀中國行政，截斷京滬，威脅首都，而非爲排貨問題。不然，是日下午四時，日領方聲明滿意，數小時後，何至進兵華界。至於日本詭辯，謂租界戒嚴，故日軍出動。寧知租界宣布廿八日午後四時起戒嚴，乃是日上午所發表，當其時，日本已提限期答覆之要求，而中國尙未答覆，故租界預布戒嚴，乃恐中國拒絕後之日本開戰，非中國承認後而租界始戒嚴也。是日晚十一時餘，日本海軍，一面通牒市府，要求華軍退出閘北，

一方同時向閘北進兵，故此完全爲挑戰問題，所有責任，全在日本。今激戰一旬，中國淞滬間之實業文化機關，被日本砲火毀壞者數十處，損失以數千萬計，人民房屋被燬者萬千家，平民老幼，無端被殺害者，不計其數。最近復增派陸軍，積極攻戰，且至今毫無悔禍之心，更新定亡我之計。謂將提議中國各大都會禁止駐兵，使中國麻痺不靈，自卸武裝而後快。是以就現在論，日本對華整個的政策，東三省則實際吞併之，而對於其外最大部分之中國，則若國際形勢與日不利，寧慫恿各國共管，務使中國政府不能行使主權，更不能過問東三省。事實如此，日本亦理上，乃必欲中國滅亡而後快！與犬養氏所謂願與中國握手者，實整個相反。犬養氏固無權，而畢竟爲總理大臣，奈何其政府領袖之言論，與其政府之行動，相去縣絕竟如此之甚哉。

吾人敢斷言：中國從此絕無人能以代表中國之名義，與外國新簽訂損害中國主權之任何條約或協定。不但日本一國之脅迫無效，縱令全世界贊成日本，亦絕不能強中國政府以承受，況世界各國，皆不贊成日本乎？日本最惡之推料，爲釀成數國聯合對日之嚴重行動，中國最惡之推料，爲日本大舉攻略，各國事實旁觀，最後致中國現在政治組織之危殆。然中國一般，今雖痛恨日本政策，但並不願望世界大戰，因中國犧牲過大，無所取得。獨不解日本如此仇視中國，肆行蹂躪，其最後究竟何所得？其預想中之效果，畢竟是否足償其未來之損害？夫縱令不至演成世界對日之大戰，而日本此種行動，畢竟有何利益？犬養內閣或者荒木內閣，何以對此顯然之形勢，熟視無睹，則誠大惑不解者也。夫中國今日，無第二途徑者也，亡國或自衛！此外無路，日本則坦途自在，而必不肯行。倘令一念轉移，對東北不造僞國，對東南停止破壞，一切危機立消，而日本地位仍在。何以必向摧毀中國之途盲進？其行動，結民族之大仇，其結果，則無論如何，乃爲他人做飯。犬養內閣或荒木內閣以及目前日本一般之所謂輿論者，何以昧於此點？誠百思而不明其故者也。

雖然，歷史之如何推演，非中國一國所能左右。中國今日，無苟全之路，亦不畏摧毀之謀！全國惟有擁護政府，以死中求活之決心，否認一切摧毀中國主權之武力的行動或外交的詭策！使世界明白認識中國國民，決心要生存，要自衛！不但在此國際形勢良好之時當然奮鬭，縱令退一步，國際軟化，日本伸張，中國亦必奮鬭到底。至日本如何，惟有聽其推移而已，將來結局如何，日本會當自見之耳。

（錄二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勿忘暴力下三千萬同胞！

連日淞滬激戰，我軍忠勇殲敵，譽滿中外，足爲『中國兵能戰』之明證。然而上海問題，乃東北問題之延長，今滬戰無歸宿，外交無進展，我東北三千萬水深火熱中之同胞，翹首南天，不知如何馳系，而彼等悲慘之刼運，漸爲上海風雲所掩蔽，又

至足慨也。

查自九一八瀋陽失陷，迄今瞬將五月，吉林黑龍江省城，先後受日本鐵騎之蹂躪，近則丁超李杜諸軍，喋血死守，白刃肉搏之雙城哈爾濱等處，亦終不勝暴日甲車重砲之攻擊，宣告失守，北滿殆已與南滿同其運命，此誠中國空前之損失，歷史上未有之奇辱也。方日軍占領吉黑兩省城，所謂『建國運動』之空氣，盛極一時，錦州既陷，形勢尤亟，其日期且傳定為二月十一日之今日。乃至近日，情形緩和，宣傳稍殺。一方固由國際形勢，監視甚嚴，不容彼邦任意橫行；一方亦由地方多事，經營匪易，不容其逕情吞併。日人某氏，近游南北滿歸國，著論為軍閥辯白。謂：日本內地人士，頗不慊於在外軍人之專橫，實則彼等此次，一舉而得三省之土地，固始願不及此，初非有全盤之計劃，周到之準備。蓋『第一步決不料得之如此其易，第二步又決不料治之如此其難』。此言殊近於眞相。由此更可見吾國當局，平時漠視國防，漫無佈置之罪惡，而我忠勇將士，愛國義民，就地抵抗，人自為戰，其牽掣日閥陰謀，挫折彼方銳氣，功績蓋眞不可沒也！

本來東北土著，多為冀魯移民，體質強壯，任俠尙義，武力自衛，夙具組織，民族意識，養之有素。自日軍入境，驅逐軍警，縱容浪人，民衆憤激，共謀抵抗，日軍憑恃蠻力，一味壓迫，益增敵愾。近聞遼河東西，揭竿而起者，不下三十萬衆，而吉黑各地風起雲湧之義勇軍，尙猶不可稽計。此中儘多正式軍人；豪富之家；中產之士，或生路斷絕，或迫於義憤，激而抵

抗，日本則一概以匪目之，殺戮之慘，波及無辜良善，旁觀之外人，亦為之憤慨不已。此事因通信斷絕，詳情知者甚少。記者昨得本報讀者陳銓君自柏林譯寄德國通信員報告一則，特錄於次，以見日人殘暴兇惡之一斑，並以見東北民衆處境之危急。

（陳君原文）一月十五日柏林午報載該報在奉天通信記者波斯哈爾德親眼所見日本軍燒埋中國居民情形。此間人士，無不痛恨日人之殘暴，蓋日本軍此等舉動，實屬三等野蠻不入文化的民族之行動，不獨為全中國人民之敵人，實為全世界人類之敵人，凡屬人類，均應起而打倒此殘暴之人也。玆將原文譯下：

『記者現在正從在內蒙古通遼七天的旅行後回奉天。通遼這一帶，現在正是日本軍所號稱為『土匪』而攻擊之不遺餘力的中心。

實際的形勢，可以簡單一句話形容，就是因為日本軍隊的前進，而中國軍隊的歸路截斷。這一些沒有歸路連飯都沒有吃的中國殘留之軍隊，都藏匿在鄉村裏，赤手空拳地去同全副武裝的日本軍打杖，然而日本軍隊却因為這種出乎意外的抵抗，鬧的手忙脚亂，於日他們就藉「打土匪」為名，實行對無辜的中國居民，作最殘酷的屠殺，例如日本的飛機在通遼的正街拋擲了十八個炸彈，結果擊死了二十個居民，炸毀了十間房——這些舉動，都是在中國全部軍隊已經撤退五天後發生的事情。

一月十日，在一個已經完事的「大虎山土匪」攻擊之後，日本軍把十九個從市場回家的無辜居民，通通槍斃！

記者還可以證明，在同樣的情形，大虎山有三個平民被日本軍活活燒死。我曾經親自到過刑場，燒過的頭頂骨，我曾經親眼看見。

記者還可以證明，十一月十七日在通遼有五個人是裝在體緊的沙袋裏活埋了的。

對於道一種慘無人道的舉動，惟一的解說，我們只可以從日本軍自己所口稱的「强盜心理」纔能發生』記者瓦爾武波斯哈爾德署名。

以上，德國記者躬親目擊署名負責之報告，類此者尚不知有若干事。我東北同胞生活於暴力支配之下，誠非水深火熱，所可喻其困苦也。

抑日人在東北各地，不特以武力壓制民衆，使其生命自由，刻刻不安，且於精神上予以重大之壓力，使其閉聰塞明，併讀報通信之自由，概行剝奪。查中國與日本同爲簽約於國際郵政公約之國家，且於民國十三年訂立互換郵件協定，雙方協助，便利郵傳，本有不可推卸之責任。從前關外發生事故，日本郵局，對於中國出關郵件，無不特別照料，力求便捷，以示日本郵務人員之能率。此次之事，態度大異，平常轉遞郵件，種種刁難，而各地日軍對書信報章之檢查扣留，又萬分嚴峻。錦州既陷，檢瀋車停，所有郵件，須經大連，制限益嚴，遞送愈少，華文報紙，大捲固絕對不爲代轉，零份則動遭查扣，最近關內各報，經由營口轉遞者，亦在當地郵局，悉被日軍焚燒。破壞郵政條約，侵犯書信自由，悍然不顧，實堪髮指。邇以哈爾濱失守，關內報紙，與東北地方更完全失其接觸之可能性。我三千萬俘虜中之同胞，精神上益與關內隔絕，其爲慘痛，蓋不在砲擊機炸之下，可斷言也。

要之，東北同胞，五個月來，事實上已成亡國之民，乃以人心不死，掙扎厮拚，使日閥感於吞併之難，致將新政權與僞國家之運動，躊躇不敢決定，其爲捍衛國家，功在民族，視第十九路軍之死守上海，難易殆不可以道里計，故吾人敢於全國注意上海問題之時，喚起我政府與民衆之注意曰：『勿忘暴力下三千萬同胞！』務於軍事外交，統籌併顧，速收失土，拯此刧餘之民！

（錄二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日本已戰敗矣！

吾人謂『日本已戰敗矣！』非指形式言，乃指精神言。不僅對中國言，乃包含對世界言。自九一八以來，日本自恃其有軍艦，飛機，甲車，重砲，以爲用『戰而不宣』之法，盡可制中國之死命；詎意其力雖能壓迫中國之武裝軍隊，而不能屈服中國非武裝之民衆，反抗四起，風鶴頻驚，飛馳應援，疲於奔命，其精神固早已戰敗矣！滬事起後，日本海軍宣言：四小時即可解決；詎意遭遇頑强抗戰。兩週間來，雖用盡科學利器，使盡破壞力量，亦終未能卸除我吳淞砲台之青天白日旗，其精神之

挫敗，更可謂達於極點。然此猶單就對中國言也；其對國際，更爲慘敗。夫立國於世界，須有國格，猶之私人在社會生活須具有高潔之人格。乃能博得公衆之崇敬。九一八以來，日本國格，墜落殆至零點，國際對日，鄙薄殆至極點，此非吾人之空言也，有事實爲證！月之九日，國聯行政院討論滬事，日代表佐藤聲稱：彼希望滬事能在當地迅速解決。又稱：新任艦隊司令野村氏奉有設法停止戰事訓令。方其陳述此點時，會場中譏嗤之聲，喧然四起，主席至於拍桌干涉，始克維持秩序。此誠各國對日本鄙薄不信在之活寫眞也！本月十一日日內瓦日報，曾有社論，題曰『破腹自殺』謂九日之國聯會議，使參加者皆受到一種不舒適痛苦之印象。因是毋寧以爲行政院應發表莊嚴的宣言，以無忝夫擁護正誼之責任。藉令日本因此退會，各國儘可視其『行矣勉旃！』蓋寧可使國聯無日本，不願見國聯因優容日本而自絕於世界。其言沈痛之至，又不啻爲歐陸輿論厭惡日本之新證言也！夫日本自歐戰以來，忝列世界大强國之末席，海軍僅居英美之次，陸軍則幾過之，然而瀋吉之役，繼以滬事，赤裸裸表現其爲原始的武力萬能之國家。英國工黨領袖蘭斯布論之曰『海賊』快人快語，足以代表歐美開明人士之『日本觀。』故吾人就日本對世界言，敢爲之下一斷語曰：『日本已戰敗矣！』

抑日本之『戰敗』。乃自取之咎，於人無與。試觀九一八事變以後，九月二十二日國聯行政院特別會議，日代表芳澤聲明：日本政府，切願尊重非戰公約及顯解決懸案。二十四日日政府電覆國聯，接受行政院決議，一則曰，『決定努力防止事件擴大』。再則曰：『現在日本軍隊，業巳回歸原駐地。』而中國方面則鄭重聲明，願負保護鐵路線外日僑生命與財產安全之責任。自國聯言，日僑之安全既得保證，宜可以悉日本之望矣。乃日本不惟不撤兵，反於十月五日派驅逐艦至上海，以陸戰隊在京滬示威。二日占通遼，三日占牛莊，五日本莊繁宣言否認遼寧中國正式省政府，八日以飛機炸該行署所在地之錦州。其後國聯再開會則日本所持之論點，擴張至中國不履行條約之問題。後又變爲先議基本原則問題，追問以何爲基本原則，日本代表乃竟茫然不知所對。當時英國與西班牙代表嚴辭詰責，而芳澤代表善能運用其冗闒不得要領之答辯，繼纏永無了斷之手段，游泳於國際險惡空氣中，予其本國軍閥以充分橫行之機會。及至南北滿全部到手，於是撤兵之約，擱起不談，基本原則，不復再議，第三次國聯行政院會議中，日本所努力以爭者，惟在『剿匪權』之保留。自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九日，往復糾纏，頑强狡辯，以白里安之老辣，亦苦舌敝唇焦，窮於應付，有時每日僅得睡眠二小時，卒如日本之意，聽其聲明保留，不加駁難。自形式言，日本外交似大勝利，實則千夫所指，惡感叢集，謂非失敗，不可得也！

由上述觀之，日本在精神上實居戰敗地位，姑無論中國軍事上最後勝負，尚難逆覩，藉令戰敗，而憑其不屈不撓之精神，吾人確信必有報復雪恥之日。惟日本精神上之敗績，失國際普遍同情，種中國永久怨毒，其得失之比較，蓋不易遽下斷語。殊

如蘇俄近來之沈默注視。澳洲要人之昌言自衛，益足見日本爲世界和平危險分子，已成赤白共忌之共同目標。且日本資本主義，已到崩潰階段，惟一出路，祇在海外發展，自需和平合作。今以落伍的軍國主義，咬牙怒目，攫奪商權，敢斷言其不能强平和性質的工商事業以發展。蓋武力與企業，不能並立，謂予不信，請觀日軍所到之處，日僑事業成何光景？滿洲自經日禍，秩序不安，工商農礦，舊者已難維持，新者更無從說起。華北日本商業，以天津爲巨擘，自經兩次便衣隊之亂，日本租界喪失繁榮。上海乃日本在東南方興未艾之工商根據地，今以海軍之鹵莽滅裂，又告摧毀，而揚子江珠江流域，內地有無數消費者，創痛鉅深之餘，其對日反感，沒世不忘，將見排日運動，深入民間，自動抵制，有貨不買，任何巨艦重砲飛機炸彈，固不能强內地華人以購用日製品也。是則排日巨頭，蓋無如日本之陸海軍人！其爲對中國對世界之戰敗，至此乃真徹底！雖然，固自取也，與人何尤？

（錄二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對於滬戰之認識

中國從未預料在吳淞上海間與日軍作戰，即至發生戰事之上月二十八日，中國猶未預料，亦未準備竟與日軍作戰。其最大證據，即上海市政府向國府請示，國府經愼重會議之後，決由滬市府承認日本總領事限期答覆之四條要求是也。是以上海戰事，中國全爲被動，爲不得已。爲既屈從之後而不獲免，爲日本欺人太甚，煎迫而成。此爲第一點。

鹽澤告各國，四小時內可取閘北，其輕視華軍如此。然事實上今已半月，日本陸戰隊，增派凡四五次，合計約七八千人，最後增派陸軍一師團，本月七號到滬，今亦歷一星期矣。然竭其海陸空三方面之攻擊與破壞，亘時半月之久，雖中國公私損害以萬萬計，然彼攻占吳淞閘北一帶之軍事的目的，迄未得達。在我雖爲意中，在彼已爲意外。中國軍隊，砲火顯遜於彼，況有海上之威脅，及空中之爆擊，物質條件，異常不利，但隊人數，亦非過多。然而人人懷必死之決心，前仆後繼，堅守却敵，壯烈勇敢，譽滿中外。使日本及世界各國，知中國軍隊有爲國犧牲之勇氣與至誠，不敢復鄙夷中國之非國民。十九路軍及其外援滬軍隊，功在民族矣。此爲第二點。

日本之攻上海市街，本爲毫無必要之殘酷行爲。上海爲東亞第一國際市場，日本在彼，亦有重大之經濟關係，今乃於抗日會旣解散之後，而攻打街市；至淺言之，亦完全爲破壞世界一部分重要經濟商業之一種嗜殺好亂的行爲。所以滬戰一起，世界震動，國聯遂接受援用第十五條之請求，三强乃提出五條調停之辦法。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在世界輿論之前，最遭憎恨受惡，莫若今日。蓋活現一猙獰嗜殺之東方古代封建性的軍國主義者於世界各民族各階級之心目中，而聯帶使世界人明瞭東三省之性質，更痛切感到將來日本軍國主義橫衝直撞之可畏。此爲第三點。

中國人久慣於屈辱的平和，居上海者，更不感外患破壞殺戮之可畏。乃此次竟證明雖屈辱而換不到平和，及痛感個人與國家之安危相關，休戚與共。無數文化實業機關之平和事業，此次竟被日本轟炸毀壞，資本心血，蕩然以盡。而平和之市民，雖居租界者，亦不免於無端被殺，至於顛沛流離逃難避兵之苦痛，尤不待論。此誠悲慘之浩刦，但換得深切之教訓。國民由此覺悟非國家强盛平安，則我之一切，皆非我所有，即最貴重之生命亦然。從此勿再自私自利！因自我根本不能存；勿再苟安偷惰！因禹域之內無可安。誠逼迫中國人從此不能不向上進取，不能不團結發憤，不能不澈底改革國民公私生活之樣式方法，以求生存。此爲第四點。

以上四點，爲滬戰性質及其影響之認識也。由此四點言，中國實質上受大損害，而精神上得大利益，故十九路軍將士之壯烈犧牲，及工商市民之重大損失，自立國之道言，絕對有代價非徒然。雖然，尚有一點爲國民所必須認識者。淞滬之戰，慘矣烈矣，然由純軍事上言，則雖爲戰鬥而非戰爭。我軍堅守善戰，使全國民氣發揚，此好現象也，然勿認爲此便是正式戰爭。蓋倘爲正式戰爭，則彼我之作戰規模，決不止此，亦絕不僅在上海，而中國亦絕不僅在上海爲決戰地。是以現在之滬戰，爲局部戰鬭，而非正式戰爭。此役也，日本爲行凶，爲逞暴，爲無理由，無結果，而中國始終爲被動，爲不得已，爲無可躱避之自衛行爲，然同時非戰爭，亦非決戰。前昨京電：政府意旨，倘各國有公平辦法，中國將應允停戰。此由本案性質上言，

爲當然之事。誠以對日之全部問題，不能脫離國際形勢，上海更以國際問題占最大部分。而中國對日之最大問題，爲東三省而非上海。自國府遷洛，中國決心保衛領土主權，長期奮鬭，業已大明。而在此長期奮鬭中，一方須準備己身一切應具之準備，一方則須永挾國際輿論爲背景。且既曰長期，是其間張弛動定，自有許多段落。上海問題，世界同情，確乎在我，然在現時之階段中，各主要友邦所汲汲圖之者，惟如何調停息戰，而無進一步之企圖。因其熱望息戰，故日本不能大舉動員，因其別無決心，故日本尚不停止逞暴。中國處此，一方當然自衛到底，一方自亦不能不在可能範圍內，接受友邦調停。故吾曰政府原則上贊同調停者，當然之事也。上海今日失業者數十萬，而商業停滯，影響各省，財政脈絡，亦盡杜塞。半月以來，幸賴十九路軍等之壯烈堅守，使滬土不被侵占，然此僵局勢不可長。除日本之共管毒案，絕對反對之外，倘英法美三使有公平之斡旋，則吾料國府將不辭接受。苟調停不公，損及主權，當然否認，然各國勢不能袒日本之荒謬要求，以壓中國，故若調停不成，其責必在日本。中國將永遠立於國際公論之方面，以爲奮鬭。此亦對滬戰性質應有的認識之一點也。

（錄二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答秋岳　吷庵

別君倏五年長夜那曾旦著枕尋夢事中已千百變吾
髯白如雪見恐不識面糾紛疲心目奚似抱一硯人生
墮地初即持賦命劵甲子甯無說不辰丁世難顧我尤
畏水洪流今及見乃知陸沈人於俗無幸追邇嘗晝淸
濟貫河作一線覺茲有形波尙可覓涯岸人情勝洶浪
涉足心滋憚在野士爭名傾險若巧宦誰云學山深能
推小人遠作崇憑城社不免狐鼠患勞君詩見憶譬我
稽康鍜竹林有王戎甯不玷羣彥梁君初南來一笑謝
詩案有時酬渴羌商量到茶串投詩入保社吾意誠厭
倦寒惟恃藍縷愧少美服炫縱筆寫荒率聊用米鹽換
亦非盡能事豈曰丹青擅念君索居北等是傷離亂雖
薄術家言詩好仍貧賤發憤且著書詎無褚生歎安得
聞吾語騞然作譏訕

哭古微同年　石遺

同舉五十年相知三十載跡疎意獨親交淡晚不改覶
我避兵來詠諧託每每談言常微中語妙紛旋解徵起
不還朝俄頃變桑海療飢聊粥字南國共模楷稜朮時
爲帝動偵珠百琲蒼茫家國事造物良我給悽涼絕筆
詞忠孝兩何在是非與恩怨平等可相待梅郁固天壤
迦陵僅瀟灑即此足千秋上訴泣眞宰

二十一年元旦休沐湯山偕默君　翼如

寒煙媚疏林大地迴春曙出郭逐幽悰靈泉一容與道
爲蒼生勞塵豈元規汙羣芳信搖落相期葆貞素邈然
荊茨間遠嶂散重霧

寄散原老人　叔通

踏遍匡山幾屐穿此心安處得天全建安風骨尊詩體
元祐聲名付史編黃菊橫秋滋嫵媚角張成運任推遷

法中龍象人師子（陳簡齋句）借獻先生一瓣然

重和味公秋草　擬禪門四詠　昀谷

萬里雲山寸寸秋蓄疑還似積茅留途中密語盧徵鵠
沙際微光錯覓鷗日暮每憐蘭若滅霜嚴稍覺草鞋優
黃花參徧了無得冷處時時夢趙州　行脚
坐見四山青又黃往來秋徑十分涼蜘蛛解網禮殘塔
蚱蜢懷馨隱廢牆古剎重新微恨晚老農相約共鉏荒
佛門那用金鋪地苔蘚幽寥意最長　住山
茫茫塵刼久無師此日拈花倘未遲山色溪聲早留識
木人石女乍軒眉斷霞隨喜參玄境遠籟將秋報勝期
枝蔓刪除渾剩語心空始是到家時　開堂
老嬾相依七尺笻尋幽更不問西東禪龕久負供花鳥
梵筴誰搜篆葉蟲澹月多情訪深院涼雲幾點補疎桐
鬧中難得秋光助報答秋光有睡功　退院

十二月十三日會祭任公先生於快雪堂畢獨從海子冰上步歸作此寄印昆　秋岳

刼罅藏哀歷四年有懷未敢告沈泉垂天北斗知長在
不雪西山亦黯然覆國世方思篤論憂生我正涉冰川
長城句法周夫子酹酒應成憶舊篇　印昆主祭

壬申元日病中　釋戡

歲歲元辰總有詩淒涼掩抑寫深悲今朝烽火連南朔
末刼蟲沙靡孑遺爆竹無聲春豈死辛盤不辦我何辭
病聞營洛承開寶四戰難完世未知（洛陽自趙宋開寶置爲西京後無都者所謂四戰之地也）

一月十五日移居霞飛坊作　庚白

四年逆旅作家居今向淞濱賃此廬逸豫終爲吾族懼
艱貞未信一身孤行看世亂金同盡坐嘆民勞黨亦殂
風物當前成異國末流質勝已區區

除日立春　什公

競道春來矣春來歲亦辭偸閑時誦佛任運嬾觀棋老
尙與童近天寗於我私東風掃餘雪惟有醉相宜

洞天歌　得蒼虬津門書感賦郤寄　蘉庵

狂花輕薄歷亂春如霧偸嫁東風定誰誤看黃蜂酣蜜
紫蝶迷香都不管夜夜啼鵑自苦蛾眉終見嫉舊約
分明好夢驚回頓無據窈窕送行雲旅燕飄零更商畧
何人院宇算只有依依故巢痕判斷送年涯耐寒留住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張刻元遺山集跋

遺山先生集據李治王鶚序跋言東平嚴忠傑刻之。其時爲中統壬戌歲。然此本久不傳。各家目錄。咸未著錄。其次爲弘治李瀚先刊詩集二十卷。嗣又刊全集四十卷。據儲太僕手簡言得秘本於禮部程公。錄而藏之。李氏即據以墨版。是所得亦鈔本。仍未見中統本也。第弘治本傳世極稀。康熙時無錫華希閔據以覆刊。自云重加校訂。然原本中之缺葉缺字亦未能補完也。張石洲以州里後學。銳意釐正。訛文脫簡勤加蒐討。缺者補之。誤者訂之。更據他書增輯集外詩十九首文四首。益以遺山所著續夷堅志四卷。新樂府五卷。及翁氏淩氏施氏三年譜附於後。其附錄一卷補載一卷。迭經儲氏華氏施氏先後采輯。石洲更爲增補以附益之。稿成獨力自任剞劂。凡五年蕆功。時爲道光庚戌。蓋遺山遺著五百年來至此乃蔚然萃爲鉅觀。其致力可謂勤且卓矣。第有不可解者。石洲自序稱近日坊肆有新刻遺山集本。乃某太守從臾坊賈。據華氏本刻之蘇州者。舊缺御史張君墓表陽曲令周君墓表鄧州新倉記各半葉。葉各三百餘字。皆補完之。微勞亦不可沒云。余別藏有道光丁未刻本。爲定襄李鎔經所刻。即石洲所稱爲某太守者。檢李氏原序。言百餘年間。華氏版已不存。友人勸余捐俸重鋟。適余去官。携華氏本至京師。壽陽尚書祁淳甫先生。命速刊刻。平定張君石舟。藏有元人刻本。覆取其書重加讐校。以百金畀坊間。助其費而授之梓。石舟

尙藏有年譜及施氏詩註續夷堅志嘗嗣刻云以此觀之似李氏翻刻時曾與石舟相聞且石舟久客祁氏幕中自謂元集輯訂後曾有募商版行之舉不審當時李太守何以不取石舟校本而必以翻刻委諸坊賈耶抑石舟鄙夷其人不屑與謀耶且李氏重刻實在京師文貴堂又非蘇州也又石舟謂張御史墓表等三首缺文各補三百餘字余取而觀之則大謬不然三文中惟陽曲令周君墓表補碑首君諱鼎至遷陽曲令凡三百十七字此文幸得完成其中順大夫張君墓碑原缺一葉又銘詞末行依然如故至鄧州新倉記自弘治以來並無缺文以李太守本對核之與李華兩刻無一字差異既無脫佚何所庸其補耶今觀石舟自刻之陽泉山莊本於中順張君碑脫葉亦於何下注明下缺設李太守既經補完石舟寧不采取之耶余頗訝石舟生平於元集校輯勤蒐博采可謂翔實淹賅於鄧州新倉記有無缺文寧有不悉而貿然以補佚之功歸之太守抑又何耶以余揣之太守取石舟元本覆校之說要是讆言以石舟既未藏有元本且序文更明言中統本不可見也太守所翻華本石舟亦祇据傳聞未得親見故其所刺舉舛謬至於如此也李太守本刻於道光二十七年陽泉山莊本刻於道光三十年相距祇三年兩人自序皆互述及之然其事乃若相謀若不相謀殊令人索解不得也至光緒七年又有讀書山房翻石舟本前有知郡事方戊昌序言石舟刊板今三十年訪之平定詢之京都已無存者因捐錢二百萬刻置秀容書院中其附錄補載三年譜皆仍其舊新樂府夷堅志亦附刻焉然其行款已非陽泉山莊之舊矣（石舟本十二行二十三字李太守本十一行二十字方氏本十行二十二字）

按遺山集弘治李瀚刊四十卷本爲後來華氏張氏各刻之祖近時影印流傳廣遠人多見之無煩贅述矣惟李瀚同時別刻有詩集二十卷寫刻視文集爲工余曾藏有一帙不知者咸以爲元刊余頗疑施國祁所言暝琴山館藏元至正本即是刻也至遺山樂府余收有高麗明弘治本分上中下三卷朱古微前輩曾假校焉刻入彊村叢書中嗣陶氏涉園又就原本翻刻其字句視五卷本殊有異同因述元集源流附及之俾後來得以考見焉

明鈔本播芳大全文粹跋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卷。明鈔墨格棉紙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語涉宋帝空格。是以宋版鈔出者。前有紹熙改元庚戌南徐許開仲啟序。書爲鉅鹿魏仲賢南陽葉子實所編。首卷爲名賢總目。凡五百十五家。次雜文之目。次門類。即文目也。凡爲卷七。各卷內卷一至七。又各上中下三卷。卷八分上下卷。

按此書四庫總目提要爲一百十卷。此祇一百卷。實屬殘佚。賈人挖改卷第。成一百卷。以充完帙耳。今逐卷檢閱。知所缺者爲卷四十九上卷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卷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凡缺卷十。又子卷一。取各卷標題一行覕之。其粘補之迹猶可尋也。然此書挖改紊亂由來已遠。余曾見宋刊本爲季滄葦舊藏者。即以殘缺之本改爲一百卷。又慈谿李贊侯藏明鈔本楷書鉅册。其挖改卷第。亦同百卷鉅編。流傳渉遠。其遺篇脫簡。事所恒有。特因冒全帙索高價。而令其篇次淆亂。使後之讀者非悉心討索。無可追尋。斯足恨耳。茲帙邢君贊庭得之肆上。本屬殘編。旋由宋星五坊中搜求篋底。復得半部。取以相較。實爲原書。樂昌鏡圓。豐城劍合。遇緣之巧。疑有冥冥主持其間。然非贊庭之勤搜博訪。何以得此。精誠之至。鬼神來告。附志於簡端。亦書林之佳話也。贊庭曷訪取舊本。補其所佚十一卷。則拾遺補缺之功。當與媧后煉石爭烈矣。辛未十二月藏園居士記。

濮州志跋

濮州志六卷。明萬歷刊本。九行二十字。題賜進士尚寶司少卿郡人李先芳編次。前有嘉靖丁亥郡人李廷相舊序。次萬歷壬午順陽李蓘序。次凡例十二則。卷一爲疆域圖表、星野、古蹟、河渠、諸攷、帝系表、帝紀、世家、年紀、諸篇。卷二爲賦役、學校、兵防、各志、職官、貢舉、科第、各考及表。卷三爲名宦、鄉賢記。卷四爲孝友、明經、及貨殖、仙釋、各傳。卷五爲藝文。首以王言。次詩。卷六文。附北山野史傳。則先芳自傳。仿史記自敘例也。

按此帙余得殘本三册於臨清徐氏。爲卷三卷五卷六。嗣於文友堂架底搜得二册。爲卷一卷四。審其册式、簽題。正一書而分析者。惜卷二一册無從尋訪矣。余畧事瀏覽。私意以爲未安者有二焉。卷一帝系表一門列顓頊帝嚳堯

舜帝相。而附以漢文帝之竇后唐肅宗之吳后。實爲非體。蓋都邑。陵墓。宜列之地理古蹟中。不得以一代帝后與地方人物相提並論。繩以史例。頗嫌於褻尊。核之事實。亦隣於夸飾也。又藝文之首。冠以王言。其中皆官吏勅書及誥命之文。此類文字千篇一律。陳陳相因。且無關典故。何取乎濫收以充卷帙。設各名都劇邑。其豪家世族。簪紱相承。不絕。若援此爲例。則累牘不能盡矣。愚謂王言一門。要當取有係於地方興革。如水利兵防倉儲之詔旨及名公鉅儒褒論祭葬之碑記。且爲茲地所專有者。而後爲宜。昔章實齋永清縣志最爲有名。然余嘗取而觀之。其宸翰一門。亦取官吏誥勅以充之。心竊以爲非。蓋自明以來相承而莫知其失也久矣。自餘列傳諸篇。文字頗爲簡淨。要不失爲佳構。州邑古志傳世本稀。況萬歷初元距今已四百餘年。故詳述其大概於此。倘就海內外官私藏書之府。訪得此志以補其缺卷。俾北山野史之著。垂絕而復續。俾得與武功朝邑並傳。庶或不負區區網羅放失之意乎。

又按此志各家書目不載。惟千頃堂書目有之。前此有侯文度所脩。後此有鄧黻所脩。皆十卷。然咸不見有傳本。則此帙雖殘缺。要爲廑存。彌足珍矣。



凌霄一士隨筆

清末出版陳大燈陳家麟所譯之英小說家科南達利「遮那德自伐八事」及「後八事」寫拿破崙軍中壯士遮那德。任俠驍勇。頗絢爛生動可作尚武之氣。其奇譎處尤饒趣致。當時國人慨於國勢之陵夷。多主力矯文弱之弊。言論家文學家鼓吹尚武之文字。大爲讀者歡迎。如梁啓超之「論尚武」。楊度之「湖南少年歌」。黃遵憲之「出軍」「軍中」「旋軍」三歌。最以發皇振厲令人神王著稱。小說譯品中如「遮那達自伐八事」之類。嗜讀者亦甚夥。與啓超等鼓吹尚武之文字。在思潮上有息息相通之關係也。自伐八事第七章。寫拿破崙遣遮那德及坨賁特寄書其弟西班牙王事。因詼詭。拿破崙各示以途程。皆穿敵陣而過者。而戒以勿自作聰明。擇徑而行。實欲書落敵手。以行其誘敵之計。坨賁特默喩其意。而遮那德不喩。歷奇險。賴智勇自脫以達其書。此欣然歸受預約十字架寶星之賞。乃爲拿破崙痛斥而深嘉俯首被俘之坨賁特。寫來興會淋漓。頃偶翻閱及此。以爲雖小說家虛構之詞。而與嘉慶間名將羅思舉自撰年譜所述。有適相類似處。羅譜云。「德侯爺甚爲焦燥。將各營將領傳至帳內曰。賊逆竄龍安一路。勢必向陜。計一月以外。定從陜西陽平關一路而出。我兵如跟蹤追剿。該處盡係崇山老林路徑崎嶇。糧草實難運解。爾等有何妙策。能誘賊仍從此路出來。方好攻打。各將領皆無人答應。余上前曰。某有一策。能將賊誘出山來。侯爺點頭。讓各位回營歇宿。令余近坐細談。余曰。請侯爺繕函給額二侯爺暨帶兵提鎮大人請安。囑二侯爺帶兵在陽平關防守。侯爺曰。未知二侯爺兵在何處。又差何人投進。余曰。二侯爺之兵。亦不知行至何處。請侯爺將書繕就。余單身一人遞送。其

中自有誘敵之法。若差別人往遞。不但定計不成。仰且洩漏軍機。德侯允准。將各書繕就交余。余隨自改裝。頭戴氈帽。身穿小袄。足穿草鞋。將書包好。藏於懷內。携帶包袱。親身向賊營而去。一見賊匪。隨誦白蓮教靈文。混入賊營。僅過五卡。約有二十餘里。天色已晚。又走數里。見賊幾人睡熟。當殺斃三人。俱將首級割下。復砍一賊。砍去頭首半邊。賊尚未死。大聲叫喊。賊衆驚慌。羣起躁亂。混擾之際。余乘時將包裹書信盡行拋棄。即脫逃。折回大營。侯爺曰。爾禀請親身下書。何致中途折轉。余曰。此係假書誘賊。不使竄往陽平關之計。現割獲首級三顆獻上。侯爺曰。如何混入賊營。余答曰。素知白蓮教靈文。始得混入。乘賊匪驚亂之時。已將書信拋棄。如賊獲者。知陽平關有兵阻攔。必由別路逃竄。請分兵跟蹤追勦。當時侯爺半信半疑。復差探知賊匪將書拾獲。送大頭目冉天元閱看。知二侯爺帶領官兵在陽平關防守。難以逃竄。天明時。即率賊衆由龍安之西折回。向江油馬蹄崗而竄。德侯爺一見大笑。即令官兵分路追勦。痛加撲殺。」思舉之穿敵營。良肖遮那德。惟遮那德不喻其秘。思舉則定謀之人。而主帥反不甚了了耳。遮那德既爲拿破崙所怒詈。懊恨欲死。而拿復仍以十字架寶星賞之。以奬其勇敢。亦與羅譜另節所述德楞泰對彼者相似。羅譜云「侯爺怒喝曰。爾今冒險冲鋒得獲勝仗。雖然勇幹。究係輕生。何致一人生擒賊匪六十八名之多。如賊將你戕害。豈不寃枉。自後務須自重。以全大事。勿再如此輕生。余見怒即行叩頭。半刻時。始令出帳。遇見各位將領。齊來賀喜。余曰。侯爺剛才申飭。自思謁見侯爺。大發雷霆。何致有喜。衆人笑曰。取頭上帽子。看看。當將帽子取看。始知侯爺已給換戴花翎」均於發怒之後。行賞使受者喜出望外。而德楞泰所爲。爲尤譎矣。羅譜文字質俚而敘事酣恣。亦可作小說讀。其中近於神話處。蓋視遮那德自伐八事。更富於小說之意味。謂之羅思舉自伐若干事可也。

思舉起家羣盜。以剿教匪屢立奇功。洊膺專閫。當時目爲異人。而同時立功之劉清。則著靑天之譽。流俗於二人競傳其軼事。遂多附會不經之談。爽良「野棠軒摭言」云。「劉羅之說。流傳甚夥。一說羅爲劉之輿卒。壯

勇入覲請訓。上問曰。爾即行乎。奏曰。聞劉淸將至。擬一見之而後出京。上頷之。乃逆於通州。羅冠服磬折。迓之升輿。劉笑言。爾尙能抬轎乎。公即揮其打頭者。扛輿疾行。將至齊化門矣。劉與中大呼。羅乃上。猶冠服也。說甚新奇可喜。而實讆言。（穆丈竹村說）一說。公爲四川提督時。總督勒公會公校兵。勒曰。吾帳下一健兒。能爲公超乘之技。公觀之乎。羅曰。甚善。即呼一弁冠服止。勒曰。提臺觀爾技。好爲之。弁欣然領命下。免冠解衣脫靴。一躍而登。瓦聲鏗然。勒曰。何如。座上顧。無人。問之。曰提臺上房矣。再問之。提臺由廳後入。就座矣。勒驚曰。公何爲者。羅曰。爲語健兒。軍中無解衣脫靴時也。此亦讆言。（馮丈子哲說）羅初擢貴州提督。移四川。未任。調雲南。又移湖北。勒公去川督時。羅猶爲副將也。羅本奇人。人喜以異事歸之。漢之桓侯。唐之尉遲。明之常開平。皆然。猶之文詞敏捷之事。在宋則蘇。在明則解縉。本朝則紀文達。藉爲談噱。不足信也。」所論甚允。凡有所謂箭垛式人物之資格者。皆杜撰家所不肯輕輕放過者也。（劉羅關係。奭良亦辨明之。以徵輿卒之說之妄。

光緒初年。京官中張之洞陳寶琛張佩綸等。伉直敢言。主持淸議。會慈禧遣閹往其妹醇王福晉所。違例舍旁門而直出午門。護軍阻之。相爭。閹遽返告慈禧。謂爲護軍毆辱。慈禧方病。不視朝。即請慈安臨其宮。泣訴其事。謂不殺此護軍。不願復活。慈安憐而諾之。命將護軍交刑部。而面諭兼南書房翰林之刑部尙書潘祖蔭。必誅護軍。祖蔭素守正不阿。而見慈安詞色甚厲。弗敢諍也。歸與主管司員商之。司員廉得其情。謂案既交部。卽應依法。不能迎合太后。枉殺無辜。祖蔭以爲然。而東朝堅持必誅。苦難兩全。事爲寶琛所聞。即草疏欲上。佩綸與寶琛過從最密。知而告諸之洞。之洞曰。吾亦欲上一疏。作同聲之應。惟均祇可稱引祖制。泛論裁抑近侍。使太后自悟。萬勿點明本題。恐反激怒。則無益有害矣。既而聞寶琛疏稿。果同己恉。惟正疏外附一片。則仍以本題爲言。亟致一箋阻之。謂「附片萬不可服。」蓋以藥名作隱語也。翌日相晤。詢知疏已上。復問曰。附片入藥否。寶琛曰。然。之洞頓足曰。誤矣誤矣。兩疏既入。値慈禧病痊。怵於淸議。乃杖閹四十。而護軍亦得末減。之洞喜

而謂寶琛曰。吾輩此次建言。居然獲效矣。請問附片中究係如何說法。寶琛爲誦數語。之洞乃大贊其詞令之妙此爲光緒五六年間事。時之洞官左庶子。寶琛官右庶子。（均兼日講起居注官。）憶翁同龢日記。稱許陳張。而謂「吾輩九列愧死。」蓋隱譏祖蔭也。高樹「金鑾金鎖記」謂嘗見己卯（光緒五年）庚辰（光緒六年）間舊檔冊有一目錄。謂左庶子張之洞摺一件。下摘事由曰。抑近倖以防後患。尋原摺不見。而斷爲之洞上疏論醇王與李蓮英同往天津閱兵事。按連英偕醇王奕譞巡閱海防。是光緒十二年事。之洞正在兩廣總督任。焉能仍以庶子在京。論此。疑即爲護軍案與寶琛同時所上之疏耳。



社會長篇小說 大街（三十一）

美國 Sinclair Lewis 著　白華 譯

第二十九章

（一）

星期日下午，甘莉帶着黑兒沿鐵路散步。

伊律克正迎面蹣跚地走着，用手杖敲着鐵軌。她有意想躲開，但是脚下仍舊向前。伊律克也看見了她。互相打了招呼。

「黑兒，和瓦伯先生招呼。」

「啊，親愛的，你的扣子掉下來了」，伊律克蹲下去，替黑兒扣上。

「陪你們走走好嗎？」

「有些累了。在枕木上坐一會也得，再慢慢地走回去。」

他們坐在一堆亂枕木當中，那上面有剝蝕的地方，還有一溜溜地鐵鏽。黑兒所說枕木裏有印第安人躲避着；他四處在尋找着，讓兩個大人在談些沒味的話。

電線在頭上面嗡嗡地響着；鐵道蜿蜒地一望無際；鼠尾草透出香氣。在鐵道的那邊，生着侏儒的丁香，草地上面有黃牛踏過的痕迹；草地以外，有遠接天際的麥田，一堆堆割下來的麥參差地放着，遠望倒好像一隻大風梨。

伊律克談到看書的事，滔滔地舉出許多書名和作家。并且問甘莉看過那些書沒有，并且評論各家的作品。

她不十分注意他講的話。他問，「您管理圖書館，您想，我看的小說多嗎？她給他些獎勵，但是表明，他並沒有子細地去研究。他應該注意拼音，不應當隨便去猜測；有疑惑的時候，還得檢查字典。

「我講的這些話，倒有些像老夫子」，她嘆息着講。

「不！我決定去研究！把字典讀過一遍。」他叉着腿，把身子向前，用手提着雙踝。「我懂得你的意思了。我好比一個小孩，初次去油畫院，對於繪畫，一張張胡亂地瞧着。您知道，我近來纔發現一個世界——注重美的一切。十九歲之前，我還是在鄉下。爸爸是一位很好的農人，但是除農事以外，一些也不懂。他叫我學手藝的原因，爲的是我喜歡繪畫，有一位長輩在達柯大做成衣，很發了些財，爸爸講，縫紉和繪畫是差不多的，所以他把我送到柯斐地方學手藝。到那時止，每年我只進三個月的學堂——踏着齊膝蓋的大雪，要走兩英里，纔能到學校——爸爸除了課本以外，不叫買一本書。

「後來在當地圖書館，借到幾本小說，我想，它們眞是世界上最可愛的東西了，會看過蒲伯譯的荷馬。在兩年前，到了明尼市，又知道有羅塞蒂，巴爾扎克那一班作家。哼，我還要研究下去，我應該丟掉手藝去研究嗎？」

「我想見異思遷是可以不必的。」

「但是倘然我眞正能學會繪畫和設計，到過紐約或者支加哥，大概不會再情願

來還裏工作吧！」

「倘然你不能不同來，又怎樣呢？我們大半都是這樣，我們不能夠都成功藝術家——譬如拿我自己講，也得補襪子，但是並不拿這個當知足。我要求一切所能夠得到的——不論我做那一件。對於生命不要太虛心了！前進！你現在是年青，還沒結婚。去做各種的嘗試吧！別聽信希克斯和克拉克那班人，幫他們掙錢。你還是天眞爛漫，儘管散着心！」

但是我不願散心，我喜歡做成一種美的東西。我還嫌知識不够。您懂嗎？了解嗎？沒人能了解我！您能了解嗎？」

「是的，」

「我煩惱的，就是因爲生成單喜歡一些精緻的有走；繪畫和美麗的辭藻。但是看那廣闊的田地，那是怎樣底偉大，蓬勃！要離開這裏，到東部或歐洲去，蹈襲旁人已做的工作，是不是屈沒？」

「做田地上的工作，固然很好。但是不是你這種人做的。我們美洲有一種常提到的話，廣大的平原可以培養廣大的心胸，崇高的山岳，可以形成崇高的理想。初到草原的時候，我心裏也這般想。怎樣的偉大蓬勃啊！我並不否認草原的將來。它的前途固然很是光明，但是我決不受它的恐嚇，不願爲了大街去參戰，我們不能崇拜麥棹，說這是上帝的國家，無論怎樣你不是屬於此地的。這裏所出的人才是克拉克和希克斯。走吧！不要太晚了，像我們這些人。年青底人，到東部去吧，和革命一同的生長！將來你或許能够回來，告訴我們對於這些土地應該怎樣辦——倘然我們願意聽的話——」

恭敬底，他瞅着甘莉。她想着他講，「我時常願意有一個女人能對我這樣講」。她的聽覺是錯誤了。他並沒這樣講，他道：

「爲甚麼對耿大夫不高興呢？」

「我——你——」

「他不能領會你「天眞」的處在，是嗎？」

「伊律克，不要——」

「你先叫我走開，叫我得着自由，現在又叫我不——。」

「我很明白。但是你不能——不應當這般地講到個人的事！」

惴怯地，「最沒別談這些了！」

他心裏想，「你的年紀比我輕。你的唇應該讚美着凌晨的溪色，暮靄的湖光。不明白有誰能傷害你，……對呀。我們最好走開。」

他在她的旁邊走着，把眼光避了開去。黑兒握着他的大指。她很注意底瞅着黑兒。他講，「對呀。我就這樣幹。我住在這裏一年，弄些積儲下來，不把錢耗費在衣服上。到東方去，進一個美術學校。我看到底能够幹點什麼，」他不帶一些笑容底瞅着她。

「你能住在這裏一年嗎？」

「有你在這裏嗎？」

「別這樣講！我意思指，不怕人家嘲弄你嗎？」

「不知道，向來不注意這個。他們常嘲弄我不參戰——尤其是一班年老的軍人。還有白喜兒和希克斯的兒子——一個淘氣鬼。大概他對於他爸爸的雇工，有說笑的權利吧！」

「眞討厭極了！」

他們走進鎮，經過貝舅母家。她和白孃站在窗口，廿莉看見她們注視着她，對於她的招手，只輕微底回答。在第二座大樓，有西大夫的太太在院子裏瞅着。廿莉忸怩地說道：

「要去瞧瞧西太太。再見。」

她避開他的眼光。

西太太很溫和地和她講話。廿莉覺得有說明的必要：

「黑兒在鐵路旁邊碰見那瓦伯。他們頑得很好。我和他說了一些話。聽說他是個很怪的人，但是看起來還靈巧。倒很喜歡看書，有些像西大夫。」

「那倒不錯。知道他爲什麼留戀在這裏？聽說和茂姑娘很好。」

「沒聽說。他是這樣嗎？我想他不！他講他是很寂寞的！况且茂姑娘年紀太輕了！」

「她今年已經二十一歲！」

「啊——今年 秋天西 大夫準備 打獵嗎？」

（一一）

因爲要說明和伊律克同走的原因，叫她又發生了疑竇。他雖然很用功閱讀，度着很熱烈的生活，終究脫不了是一個鄉下孩子？他的手是粗糙的。她喜歡斯文人的手，像她父親的那樣，細膩的手和堅決的意志。但是這孩子有一副硬手，和泄沓的意志。

「像他那種軟弱，是不能引人注意的，歌佛原需要一種健全的力量。不過——這有什麼意義嗎？我做了秀紋的應聲虫嗎？世界上常有一種强力的政治家和軍閥當權，但是那些傢伙做出一些什麼事嗎？强力是什麼？

「人類當中有這許多階級！我想縫工和小偷或是帝王都是不同的吧。

「很怕伊律克瞧我。當然他沒有別的用意，但是不能夠讓他這般親暱。

「可驚底莽撞！」

「但是他並不是有意。

「他的手很有力。奇怪雕刻家是不是生成厚手掌嗎？

「當然我願意帮助這孩子一些——

「很蔑視那些纏繞他的人們。應該讓他獨立。」

（一二）

在一星期後，伊律克獨立地計劃舉行網球比賽，沒有和她商量，她心裏很有些不得勁。他曾經在明尼城學習過打球；他發球的技術，除去汪妮妲以外，可算是歌佛原獨一的人才，歌佛原的人們，對於打網球也常談起，但是不大有人打。全鎮上只有三處球場：一處是海篤克設備的，一處在湖濱避暑別墅旁邊，還有一處在鎮外，那裏的場地，高低不平，是從前一個網球會築成的，已經荒廢了許久。

有人看見伊律克穿着佛蘭絨的褲子，帶一頂假巴拿馬草帽，在那廢場上和銀行職員伍德福打球。突然他想到組織網球會，在一本拍紙簿上開了許多人的名字，他跑到廿莉那裏，說起他發起網球會的事，請她介紹些會員。廿莉點點頭答應了他。

他提議舉行一個非正式的表演賽，吸引會員；他提議舉行男女雙打，他自己和廿莉做一組，此外由海篤克，伍德福，和狄隆夫婦並成三組。他邀請海篤克做臨時會長。據伊律克講，海篤克已經答應。他計劃星期六下午，在那鎮外球場上舉行表

演。伊律克與匆匆底，以爲這是他第一次參加歇佛原的活動。

甘莉在一星期當中，常聽見他講起，參加的都是些有名望的人。

耿尼柯喚他不願意去打球。反對她和伊律克一組？

不；的確不；她是需要運動的。

甘莉到球場很早。球場在安東尼路一個草料場旁邊。只有伊律克一個人在那裏，用耙子在耙地。他講對於招待這一班來賓是很有些徬徨的。伍德福和狄隆夫婦都先後到場。

甘莉和他們一班人周旋着，覺得有些不自然。

大家在等候着。

比賽本定三點鐘開始。在觀衆方面，只有一個年輕的雜貨舖店員，把送貨汽車停在路旁，坐在車上瞧着，還有一個小孩帶着他的妹妹在旁邊。

「不知道海篤克夫婦怎樣？至少他們是應該來的，」伊律克講。

甘莉微笑着，瞧那通到鎮上的大路。只有一股熱氣，塵土，和很高的蔓草。

三點半還沒人來，那開汽車的店員覺得無聊，按按車上的喇叭，把車開走了。那兩個小孩，也只顧他們自己去耍了。

大家假裝着練習，但是每次看見汽車的飛塵，就驚視着。但是並沒有汽車走進球場——一直等到三點三刻，纔看見耿尼柯開着汽車過來。

甘莉心裏很高興。想縱然旁人不來，還有他來撑一些場面。

耿尼柯幷沒有下車。他嚷道，「甘莉！海篤克打電話給我，說他們決定在湖邊球場上打球。海篤克，達雅，克拉克夫婦全在那裏。海篤克問我們去不去？我想可以抽空去一趟——晚膳後就回來。」

在甘莉回答之前，伊律克咕噥着，「海篤克幷沒有通知我。搬場子的話，他雖然是會長，但是——」

耿尼柯瞪了他一眼，「我一些不明白……甘莉，你去嗎？」

「我不去！本來說是在這裏比賽的，就應該在這裏！我要告訴海篤克，說他失禮！」她想替五個人出口氣。「好吧！讓我們拈鬮，究竟那四個人比賽。」

「不干我的事，」耿尼柯講。「那嗎我們在家晚餐嗎？」他坐着車走了。

他對於他那種從容的態度，心裏很是氣憤，狄太太和伍德福沒有拈上鬮。其餘的人就沒精打采地比賽起來。還是，只有兩個小孩子在瞧着，比賽完了，大家滿覺得在等候着旁人的恥笑。

他們走回去。甘莉和伊律克挽着臂。大家勉强攀談着，但是沒人講到比賽的事。甘莉在門口，和伊律克握握手。

第二天星期日的早晨，甘莉在院子裏，海篤克夫婦坐着汽車來了。

「親愛的！並不敢得罪你，」汪妮妲懇求着講。「請你不要在意。我們打算請維爾和你到我們那裏晚餐。」

「知道你對我沒什麼意見。」甘莉很親熱地講。「但是我想你應該對瓦伯打個招呼。他心裏是異常的懊喪。」

「啊。瓦伯！管他咧，」海篤克講。「他是一個混小子。我和汪妮妲想他對於網球會太起勁了。」

「不過是你叫他布置一切的。」

「不錯，但是我不喜歡他。絕不會傷他的感情的。他穿的衣服，好像一個什麼

似的——，其實他不過是一個瑞典農夫的兒子，這一班人天生一種臉皮，比犀牛皮還要厚。」

「可是他的確有些不痛快！」

「哼——那纔活該，樂得拿他耍耍。我給他一支雪茄。他要……」

汪妮妲舐着嘴唇，拿眼睛瞅着甘莉。她擱着海篤克道，「對啊，你應該對他賠個不是。甘莉，你悅意他，是嗎？」

甘莉楞一楞。「悅意他嗎？沒有的話。不過他似乎是一個很好的青年。他那樣熱心地籌劃比賽，我們似乎不應該耍他。」

「這也許是對的」，海篤克咕嚷着。

耿尼柯正拿着灑水的皮帶走過來。海篤克嚷道。「大夫，您在幹麼？」

耿尼柯擰着臉，講他怎樣澆草地的時候，汪妮妲裝着親密的微笑瞅甘莉的臉。

（四）

她想瞧伊律克。她想有人和她頑耍！但是找不出一個正當的因頭。她看見希克斯很高興地在酒排間打賭，伊律克一定一個人在舖子裏了！她趕緊跑到裁縫舖裏，剛想起一個因頭。

伊律克坐在後面一間屋裏，叉着腿坐在一張長桌子上面，在縫一件胸衣。

「喂。能替我裁一身運動衣嗎？」她講。

他瞅着她，抗議道，「我不情願！我不願意做你的成衣匠！」

「伊律克，爲什麼不？」她像是一個驚詫底母親。

她明白過來，並沒有做運動衣的需要，而且在耿尼柯面前，也不容易解釋。

伊律克從桌上跳了下來。「我有點東西給你看」，他從希克斯有屜蓋的桌上，抽出一張紙版遞給甘莉。那是一件袍樣。畫得並不十分高明。但是領口很低，配上一掛珠串，倒很覺得稱合。

「太時髦了。克拉克太太看見要怎樣地大驚小怪！」

「對呀，大概她要！」

「你對於畫樣子的功夫，還要研究」。

「不知道能不能進步。學得太晚了。知道我這兩星期看了些什麼？差不多看完一本拉丁文法，還有二十張的愷撒。」

「好極了！你是很幸運。你沒有一個教員把你弄呆板了。」

「你便是我的教員。」

在他說話的音調當中，含着有危險性的親暱。她覺得有些突兀。背過臉去，她瞧瞧後面的窗戶，外面骯髒的可怕，這算是代表大街的特色。

「和一個剛滿師的縫工，串演後院的浪漫劇本？」

她恨恨地回過頭來對伊律克講，「這外面真髒極了。」

想了想。「那外邊嗎？不常去注意。學習着向裏看。不過是不很容易的！」

「是的——要走了。」

在回家的途中，她想起小時候十歲的光景，她爸爸曾經對她講，「一個人以爲他能超出外表以外的，固然是個傻子，但是專門注重外表的，還要加倍的傻。」

（五）

想起了慈父，她心裏猛然的吃驚。

她奇怪近來爲什麼時常高興唱歌，時常碰見許多悅意的東西——凉夜透出的林隙燈火，樹梢上熏染的一抹斜陽，晨間廠

雀的啾咭，屋頂在月下映射的銀光。快心的事，友誼的事。舒適的處在——一片生鼠尾草的荒地，一所溪邊的牧場——和許多可意的朋友。秀紋待她很親熱；茱苕時常恭維她，問她的康健，她的孩子和一切。茱苕似乎能對伊律克不存一些偏見。更奇怪的，逵雅也很悅意他，因爲他喜歡聰明和文雅一派的人。

（六）

她要做些新衣服。耿尼村曾經答應過她，「秋天到城裏去，可以隨你的意添做。」她打開衣箱瞧瞧，把黑色佛蘭絨的舊袍扔在地上道，「你看，這些衣服都可怕極了。我的一些衣服，全破爛不堪了。」

鎮上新來一個女裁縫，施薇芙。據人講，她那種瞧男人家的眼光，有些不大正派；據她說已經嫁過人了，但是沒有人知道那施先生是誰！她替葛大夫的太太麗姐做了一身衣服，大家都講做得太時髦一點。她住在花街，以前逵孫住的房子裏，一些太太們到那裏去的，時常很注意裏面的一切。

廿莉走到施薇芙舖子裏講，要買一頂帽子，和斗蓬。

施薇芙在衣架和帽架當中很悄靜地走着。她拿了一頂紅黑色的小帽出來，她講，「您看這頂帽子眞是够出色的。」

「這太鄉氣了」，廿莉心裏想。她嘴裏說道，「這頂帽子和我不大稱。」

「這是最高的貨，帶上了包你稱意。不妨您試試看，」施薇芙講。

廿莉仔細瞅瞅她。她的模倣性，正好像一顆假鑽石似的。越是想做效城裏的派頭，越是顯出鄉氣。她穿一件高領子的衣服，有一排黑色的小鈕，和她瑩潔的胸脯，倒很稱合，但是她的裙是棋盤格的，太嫌火了，雙頰臙脂上得太紅，嘴唇也畫得太鮮。她很明顯的像一個被遺棄的女人，分外裝扮的年輕和窈窕。

廿莉勉强把帽子在頭上試一試。她拿了下來，搖搖頭，帶着笑講，「這帽子不大合式，但是在這裏也可算出色了。」

「這是眞正地道的紐約式。」

「哼——」

「您瞧，我很知道紐約式，我在那裏住了好多年，而且在亞克隆也住過一年！」

「啊，你住過那裏？」廿莉很客氣地走出舖子，快快地走回了家。她想她這副神氣是不是和施薇芙一般的鄉氣嗎？她戴上耿尼村新近替她買的一副眼鏡，瞧着雜貨舖的發票。她跑進房在鏡子裏照照。

一副光邊的眼鏡，一頂像老年人戴的草帽底上，壓着一頭的烏髮，兩頰白靜靜地，不透一些紅色。高高地鼻樑，薄薄地弓形的嘴唇，穿着一身樸素的衣服。一種甜靜羞澀的神氣——但是沒有輕快，城市，音樂，和倩笑的意味。

「變成一個鄉下婆子了。絕對的。可以代表的，慷和，敦厚！這是村毒——還是村莊的道德？是眞老了嗎？

「不，不一定。但是因爲有些不講究，所以讓自己蹧踏到這模樣。

「烏髮和秀靨——是和西班牙舞裝稱合的。」

她拿起臙脂棉來，在頰上搓揉着，把雙唇也痛痛地染紅了。敞開了肩，擺出漫舞的姿態。「不，我的心上不在跳舞，」她講，她搖搖頭，臉上紅了。

「至少比芬要俊俏些。

「天呀，初從城裏來的時候，人家模仿我，現在卻要去模仿城裏的姑娘們了。」

（本章已完）